

在
黑
暗
中

丁
玲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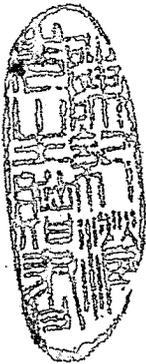
MG
I246
28

在黑暗中

丁玲著

開明書店

1932



D 391006



目次

夢珂·····	一
莎菲女士日記·····	七三
暑假中·····	一三七
阿毛姑娘·····	二〇三
最後一頁	

夢

珂

這是九月初的一天，幾個女學生在操坪裏打網球。

「看，鼻子！」其中一個這樣急促的叫，臉朝着她的同伴。同伴慌了，跳過一邊，從荷包裏掏出小手絹，使勁的往鼻子上去擦。

網那邊正發過一個球來，恰恰打在那喊叫者的腿上。大家都瞞着她那彎着腰兩手抱住右腿只哼的樣兒發笑。

「笑什麼，看呀，看紅鼻子先生的鼻子！」

原來那邊走廊上正走來一個矮胖胖的教員。新學生進校沒多久，對於教員還認識

不清。不過這一個教員，他那紅得像熟透了的櫻桃的鼻子却很惹人注意，於是自自然然把他那特點代替了他的姓名。其實他不同別人的地方還夠多如同眼呢，是一個鈍角的三角形，緊緊的擠在那很浮腫的眼皮裏，走起路來，常常把一隻大手放到頭上不住的搔那稀稀的幾根黃髮。還有那咳嗽，永遠的，痰是翻上翻下的在喉管裏打滾，却總不見他吐出一口或兩口來的。

這時他是從第八教室出來，滿臉緋紅，汗珠擁擠的在肉縫中用力的榨出，右手在禿頭上使勁的亂搔，皮鞋也便在那石板上大聲的響；這似乎是警告，又像是嘆息：『唉，慢點呀！不是明天又該皮匠阿二呪我了。』

氣衝衝的，他已大步的走進教務處了。

操場上的人都急速的移動，打網球的幾個也就隨着大眾向第八教室走去。誰不想知道是不是又鬧出了什麼花樣呢。

『是怎麼一回事呢？』一個女生搶上前把門扭開。大家便一哄的擠了進去。室內三

個五個人一起在輕聲的咕咕着，抱怨着，咒罵着……靠帳幔邊，在鋪有絳紅色天鵝絨的矮榻上，有一個還沒穿好衣服的模特兒正在無聲的揩眼淚；既至看見了這一羣闖入者的一些想偵求某種事實的眼光，不覺又陡的倒下去伏在榻上，肌肉是在一件像蟬翼般薄的大衫下不住的顫動。

「喂，什麼事？」扭開門的女生問。但誰也沒回答，都像被什麼駭得噤住了的一樣，只無聲的做出那苦悶的表情。

挨牆的第三個書架邊，站得有一個穿黑長衫的女郎，默默的楞着那對大眼，冷冷的注視着室內所有的人。等到當她慢慢的把那一排濃密的睫毛一蓋下，就開始移動她那直立得像彫像的身軀，走過去捧起那模特兒的頭來，緊緊的瞷着，於是那半裸體女子的眼淚更大顆大顆的在流。

「揩乾！揩乾！值不得這樣傷心喲！」

她一件一件的去替那姑娘把衣穿好，正伸過手去預備撐起那身軀時，誰知那人又

猛的撲到她懷裏，一聲一聲的哭了起來。

「好容易才又扶起那亂蓬蓬的頭，雖說止了哭聲，但還在抽抽咽咽的喊：

『這都是爲了我啊……你……我真難過……』

『嘿！這值什麼！你放心，我是不在乎什麼的！把眼淚揩乾，讓我來送你出去。』

當她們還走不到幾步，從人羣裏便搶上一個長髮的少年，一面打着招呼，一面便向她述說他不得不請她慢慢走的理由，因爲他很傷心這事的發生，他能理解這事的內幕，所以他想開一個會議來解決這事。同時又有六七個人也一齊在發表他們個人的意見。聲音雜鬧得正像爆豆一樣，誰也聽不清誰的。但她却在鬧聲中大叫了起來：

『好吧，這時你們去開什麼會議吧！——我，我是無須乎什麼的。我走了！』於是她

挾着那淚人兒擠出了人衆，急急的向教室門走去。
教室裏更無次序的混亂了。

『喂，誰呀？』

『三級的夢珂』

兩個男生夾在人聲中也這樣的低語着。

以後呢，依舊是非常平靜的又過下來了。只學校裏再沒見着夢珂的影子。紅鼻子先生還是照樣紅起一個鼻子在走廊上蹬去又蹬來。直過了兩個月，才又另雇得一個每星期來兩次，一月拿二十塊錢的姑娘，是代替那已許久不會來的，上一個模特兒的職務。

夢珂她是一個退職太守的女兒。當太守年輕時，他生得確是漂亮；又善於言談，又會喝酒，又會花錢。從起身到睡覺，都耽樂在花廳裏。自然有一般時下的詩酒之士，以及販古董，字畫的捐客們去承奉他，終日鬪雞走馬，直到看看快把祖遺的三百多畝田花完了，沒奈何只好去運動做官。靠了曾中過一名舉人，又有兩個在京的父執，所以毫不困難的起始便放了一任太守。原想在兩三年後再調好缺，誰知不久就被革了，原因是受了朋友的欺騙，在不知不覺中做了一點被牽涉到風化的事。於是他便在怨恨，悲憤中灰起心來，從此規規矩矩的安居在家中，忍受着許多不適意的節儉。但不幸的事，還毫不容情接踵的

逼來，第二年他妻子便在難產中遺下一個女孩死了。這是他在十八歲上娶過來的一個老翰林的女兒，雖說也是按照中國的舊例，這婚姻是在兩個小孩還喫奶的時候便定下的，但這姑娘却因了在母家養成的賢淑性格，和一種自視非常高貴的心理，所以從未爲了他的揮霍，他的遊蕩，以及他後來的委靡而又易怒的神經質的脾氣發生過齟齬。他自然是免不了那許多痛心的嘆息和眼淚，並且終身便在看管他那唯一的女兒中，夾着焦愁，憂憤，慢慢地也就蒼老了，在那所古屋裏。

這幼女在自然的命運下，伴着那常常喝醉，常常罵人的父親一天一天的大了起來，長得像一枝蘭花，戰蓬蓬的，瘦伶伶的，面孔雪白。天然第一步學會的，便是把那細長細長的眉尖一蹙一蹙，或是把那生有濃密睫毛的眼險一闔下，就長聲的嘆息起來。不過，也許是由於那放浪子的血液還遺留得有在這女子的血管裏的原故，所以同時她又很會像她父親當年一樣的狂放的笑，和怎樣的去煽動那美麗的眼。只可惜現在已缺少了那可以從揮霍中得到快樂的東西了。

她在西陽家裏會念過好幾年書，也曾進過西陽中學。到上海來是兩年前的事。爲了讀書，爲了想借此重振家聲，她不得不使那老人拿嘆息來送別他的獨女，叮嚀又叮嚀的把她托付給一個住在上海的她的姑母，他的堂妹。

這天當夢珂把那當模特兒的姑娘送出校後，自己也就跳上一輛人力車。直轉了十來個彎，到福煦路民厚南里最末的一家石庫門前才停了下來。開門的是個三十多歲的娘姨，一見夢珂便滿臉堆下笑來，仰起頭直喊「小姐，小姐，客來咧！」樓窗上便伸出一個頭來：「誰呀？夢妹，快上來！」

這是夢珂最要好的朋友勻珍。她倆在小學，中學都是同在一塊兒溫書，一塊兒玩耍。當夢珂到上海不久，勻珍的父親也把勻珍同她的母親，弟弟一股兒接到上海來了，自然是因爲他的薪水加多了的原故。勻珍搬來後，夢珂也就照例的每星期六來一次，星期下午才又回校。至於她姑母家裏却要間三四個月才去打一個轉。所以她來上海兩年了，還不很能同表姊妹們廝熟，而勻珍家却已跑得像自己家裏一樣。

勻珍是正在替她父親回一封朋友的信，聽着門響便問夢珂今天怎麼會有空來，不是學校又放假，並請她坐，還接着說：『只有兩句了，等一等好嗎？』既至沒聽到答聲，於是趕忙丟下筆，一面把頭擡起：『不寫了。怎麼，你不好過嗎？』

夢珂始終沈默着。

『哼，不知又是同誰嘔了氣。』照經驗是瞞不過她，只要一猜便猜中，心裏雖說已明白，口裏却不肯說穿，只逗着她說一些不相干的閒話。

把臉收到手腕中靠在椅背上去了，是表示不願聽的樣子。

明白這意思，又趕快停住口不說。

勻珍的母親也走來問長問短，夢珂看見那老太太的親熱，倒不好意思起來，也就笑了。到晚上喫麵時，老太太看到那綠色的，新榨的菠菜麵，便不住的念起故鄉來。是的，酉陽的確不能拿上海來相比，酉陽有高到走不上去的峻山，雲只能在山腳邊蕩來蕩去，從山頂流下許多條溪水，又清，又亮，又甜，當水流到懸岩邊時，便一直往下倒，一倒就是幾十丈，

白沫都濺到一二十尺，響聲在對面山上也能聽見。樹呢，總有多得數不清的二三十人圍攏來，還不夠大的古樹。算來裏面也可以修一所上海的一樓一底的房子了。老太太不住的說，勻珍的父親撚着鬍子儘笑。毛子，勻珍的弟弟，却忍不住住了：

『酉陽哪裏有這樣多的學校呢，並且也沒有這樣好……』

老太太還自有她的見地。本來，酉陽是不必有那樣多學校的，並且酉陽的聖宮——

中學校址——是修得極堂皇的，正殿上的橫梁總有三尺寬，柱頭也像桌子大小。便是殿前的那一溜臺階，五六十級，也就夠爬了。『哼，單講你那學校的秋千，看是多麼笨，孤另另的站在操坪角上，比起我們祠堂裏的來，像個什麼東西！未必你們忘記了？想想看：好高！從那桐子樹的橫枝上墜下來，足足總有五六丈，上面的葉子，巴斗大一匹匹的，底下從不會有過太陽光，小孩子在那裏蕩着時，才算標致。你大哥在時，還常常當打到東邊就伸手摘那邊枝過來的桂花，只要有花，至少也可以抓下一把來，底下看的人便搶着去檢花片。勻兒總該記得吧！』

勻珍眼望着父親，含含糊糊的在答應。

夢珂因此却湧起許多過去的景象。彷彿自己正穿着銀灰竹布短衫，躲在岩洞裏看西廂，一羣男孩子，有時也夾些女孩在外邊溪溝頭捉螃蟹，等到天晚了，這許多泥濘的脚在洞外便跑了過去，她也就走出洞來，趁着暮色回去。么姑娘——看名稱總夠年輕吧

——小孩們有時是叫么媽的，這么媽是曾在她家做個三四十年的老僕，照例是坐在朝門外石磴上等着她。

『快進去，爹在找你呢！』

先要把書塞給么媽，是怕爹看見了罵人。爹一聽到格扇門響，便在廂房裏問道：

『是夢兒吧，怎麼才回來？』

於是么媽就忙了起來，喊三兒——么媽的孫女——去給姑兒打臉水，四兒去催田大的飯，自己就去燙酒，常常把酒從酒罈裏舀出，沒倒進壺裏去，却漏滿了一地，直到喝的時候，才知道是個空壺，父親和夢珂都大笑，三兒四兒也瞅着奶奶好笑。被笑的就快活，

咕着嘴跑到外面坪上去喚雞，三兒才又舀一壺酒來燙着。

喝酒的時候，兩人便說起夢話來。父親只想再有像從前的那末一天，等到當日那般朋友又忘形的再向他恭維的時候，然後自己盡情的去辱罵他們，來一雪這許多年來所嘗的人情的苦味……夢珂是只願意把母親的墳墓修好，築得正像在書上所看見的一樣，許多遠便應排起石人，石馬，一對一對的……末了，父親發氣了，專想找別人的錯處好罵人。有時態度也會很溫和的，感傷的，把手放到他兒女的頭上，摸那條黑油油的長辮子，啞聲的說：「夢，你長得越像你母親了。你看，你是不是近來又瘦了……」夢珂於是便把手遮住眼睛，靠在父親的膝蓋上動也不動。

一到雨天，夢珂便不必上學校去。這天父親就像小孩般的高興，帶着女兒跑到花廳上——近來父親一人是不去的——去聽雨。父親又一定要夢珂陪他下棋，常常為一顆子兩人爭得都紅起臉來，結果，讓步的還是父親。

想到父親緋紅着臉只朝着她搶棋子的樣兒，她不覺得微笑了。勻珍輕輕推了她一

下：「笑什麼？」

望着勻珍更兀自好笑。那梳雙丫髻的勻珍的影兒在眼前直晃。還有王三、袁大，自己二伯家的二和大，幾人在一塊時，總喜歡學那些男孩子跑到後山竹園裏接竹尖。常常自己接到半路便在一棵大樹上溜了下來，却竄到桃樹上去，並且檢起大桃子去打勻珍的丫髻。尤其好欺侮豬八戒，這是她給袁大的渾名，但袁大却頂同自己要好。這自然是因為又常護着她的原故。頂有趣還是瞞着么媽，偷一籃芋頭，幾人跑到山嘴上一棵大松樹下燒來喫。檢毛栗，耙菌子……現在想起這些來，都像夢一般了。還有那麻子周先生，講起故事來多麼有味，鬚子在胸上拂來拂去的……

越想越恍惚，什麼事又都像明確在眼前一樣，連看牛的矮和尚，廚房田，長工們也覺得親熱了起來……

最可憶的，還是么媽，三兒，四兒……爹爹的鐵青緞袍，自己的長辮，銀灰竹布短衫……
剛剝她和勻珍兩人時，她便把脚伸到勻珍的椅欄上去，先喊了一聲「勻姊！」

『夢，想起什麼了？』手慢慢伸過去，握着。

『勻姊！』

『……』只把手緊了一下。

『我厭倦了學校生活。』

『果然是同人嘔了氣。』口裏還是不說出，只默默地望着她。

『我想回去，爹一人在家，一定寂寞得不像樣……還有袁大她們都要念我的。』

勻珍心裏却想：『你也常常忘記了你爹的。哼，袁大，人家都快有小孩了，誰還會同你玩……』

既至她聽了勻珍勸她不要回去的許多話，她又猶豫不決。真的，現在回去是再也沒有人同她滿山滿壩的跑，誰也不會再去搗魚，誰也不會再去採映山紅。至於爹呢，現在有五叔家兩個弟弟搬到這邊來念書，想來也不會很寂寞。么媽也還康健，三兒，四兒，想都長大了——但，但是……學校呢……

想到這裏，忍不住又憤怒起來：

「勻姊！無論如何我是不轉學校去。」

於是她訴說：怎樣那紅鼻子當大眾還沒到的時候欺侮那女子，那女子駭得亂喊亂叫，怎樣自己聽見了跑去罵他，惹得那人惱怒了她，反在許多人前面去誣蔑她，雖說那許多同學都像很能理解她，但那無用，那冷淡，那事過後的奮勇，都深深的傷了她的心。她真萬分不敢再在那裏面住下去。無論如何得換個學校也比較好點。

兩人商量了一夜，還是決定得先寫封信告訴姑母，她們在上海住得久，對於學校的好歹也知道些，並且早先進這個學校，也是姑母的意思。

二

第二天下午從衙巷口上，車鈴馬鈴便一路響了進來，這是姑母來接夢珂的車子。表哥曉、澗親自也來接她。這是一個剛滿二十五歲的青年，從法國回來還不到半年，好久以

前便常常在雜誌看到他的名字，大半是翻譯點小說。這天穿灰嗶嘰袍，非常謙卑的向珍說了幾句感謝的話，便扶着他表妹跳進馬車。穿制服的馬夫把纏繩一緊，馬便的得的走了起來，鈴聲又不斷的響出去。街巷兩邊門裏的婦女都隨着鈴聲半開着門來瞧。車剛走出了里門，表哥便起始向她送過許多安慰的話；她寫給她姑母的信，是被大眾都看了，並且都能理解她，同情她，歡迎她去。『你是知道的，我家還住得有四個頂有趣的朋友。』最後他又稱讚她的信寫得非常之好，滿含有文學的意味，令人只想一口氣讀完，捨不得放下，完了時，又希望還能再長點就好。

這是她第一次聽到這樣不傷雅致的讚語，想起在酉陽中學時，那些先生們的什麼『……如行雲流水……』過火的批語，以及『第一名』的喊給別人聽的粗魯聲音來，這真是使她不覺的眨起那對大眼驚詫的望着表哥。於是他也望着那濃密的睫毛驚詫起來：『呵，竟還有如許的一雙美麗的眼呵！』

馬車走進了大門，便慢慢的踱着，繞過一大片草地，在臺階邊停下。樓上涼臺上有個

黃毛小頭伸出來在喊叔叔。走廊上也正走出來表姊：

『我剛想總該到了吧。』

微微的又感到了些不安，當自己被一種濃豔的香水，香粉氣緊緊的擁着時候，手指不覺的有點跳動在另外一隻柔膩的纖手中。

客廳中有個亂髮的男子，穿一件毛織的睡衣，蜷在屋角裏的一張沙發上。

夢珂認得他。他還是她在小學時一個上一級的男生。是如何的頑皮呀，常常被先生扣留着要在喫晚飯時才准回家的一個孩子。

她把頭側過去，注視的想考察那一張已不像從前骯髒而是洗得乾乾淨淨的臉。

『呵……是……』當他忽然認識出她是誰來的時候，嘴裏如此結結吧吧的喊着，雜亂的短髮便在沙發上魯莽的搖了幾下。但表姊已攜着她的手走出了客廳的門。表哥才走過去拍着他的肩：『喂，好了些嗎？』

在屋後的走廊上才找着姑母，一個已正在稍微發胖的四十多歲的太太，打扮得還

很年輕。頭頂上已脫了一小撮頭髮，但搽上油，遠看也就看不出什麼，兩邊是攏成鬍頭形，蓋住一大半耳朵。拖着一幅齊腳的緞子長裙，走路時便會發出一種纏纏沙沙的響聲。這時是剛從廚房吩咐怎樣的作法去做玫瑰鴨子轉來，微帶點疲倦把眼皮半垂着，騎在一張搖椅上，椅子便在那重的身軀下緩緩的，喫力的搖着。走廊那端，有四個人圍着一張小圓桌在玩撲克。

夢珂一看見姑母，却裝成快樂的樣子一路叫了進來，這大約是由於她明白，她懂得她父親的囑託，懂得自己一人獨自在上海時，一切是必得依着姑母的話，雖說自己是只想暫住在勻珍家裏。

姑母也給了她許多安慰的話，要她不要着急，等明年再去考學校，這裏件又多。就是要練習圖畫時，等下還可以給介紹一個教習呢。

大表哥倆口子早就丟了撲克跑過來。表嫂非常湊趣，接着姑母便說：

「可不是，我們家又更熱鬧了呢，（扭過頭去）哼，楊小姐！我可不希望你，你儘管回

去。」接着又得意的笑。那穿黃條紋洋服的少年，從桌邊踱過來也附和着笑。

可是楊小姐呢，正狂熱的在搖着夢珂的手，並把左手抱着她的肩膀：『呵，夢妹，夢妹，好久不見你了呵……』

這熱烈的表示，又微微的駭了她一下，但竭力保持那原有的態度，『呵，是的，好久不見了，是的……』於是又張開那驚疑的大眼望着。

表姊給她介紹了那學經濟的學生，那穿黃條紋洋服，戴寬邊大眼鏡的。挺着那高大的身軀，紅的面頰上老是現着微微的笑，不待聽他說話的腔調，一眼便可認出這正是個屬於北方的漂亮的男子。

不久行李也從學校搬來了。夢珂獨自留在特爲她收拾出的一間房子裏，心旌搖搖的站在窗臺前，模模糊糊的回想適才的一切。客廳，地氈，瘦長的花旗袍，紅嘴唇……便都在眼前舞蹈起來。爲想故意去打斷這思想，把手撐在窗臺上，伸着頭去看樓外的草坪：陽光已跑到園的一小角上去，隔壁紅樓上一排玻璃窗正強烈的反射出刺目的金光。汽車

的喇叭聲，不斷的從遠處送來。及至反身來，又只看見自己的兩隻皮箱凌亂的，無聲的，可憐的攤在那邊矮凳上，大張着口呆呆的朝自己望着。於是她不自覺的又倒在靠椅上。一雙手便蓋到臉上去，忐忑的心又移到了那渺茫的將來。

夜晚，她更不能安睡的輾轉在她的那張又香又軟的新床上，指尖一摸觸到那天鵝絨的枕緣，心便回味到那一切精緻的裝飾，漂亮的面孔，以及快樂的笑容……好像這都是能使她把前兩天的一場氣忿消得淨盡，而只醉一般的來領略這些從未夢想過的物質享受，以及這一些所謂的朋友情誼。但，實實在在在新的環境却只擾亂了她，拘束了她，當她回憶到自己的那些勉強裝出來的樣子，做得真像是非常自然的夾在那男女中笑談着一切，不覺羞慚得把眼皮也溼溼了。過後才又拿起許多『不得已』的理由，算是來寬恕了自己被逼迫做出來的那些醜態。但暗地裏却不敢真的便把那一點愧心放下。如此的翻來覆去的，好半夜都不能睡着。真的，想起那自由的，坦白的，真情的，毫無虛飾的生活，除非再跳轉到童年時。『難道這裏來的人都是不坦白，不真誠……』最後只好歸

怨到自己。爲什麼自己不忠實的來親切這裏所有的人。

「他們待我都是真好的……」在這樣默念中，才稍稍含了點快意睡去。

的確的，這家裏是誰也都歡迎她的。第一是表姊提議到她的那件黑線呢長袍樣式已過時，應當還長些，並且也大了，衣料更覺得太粗，所以第二天一清早便把自己剛做好的一件咖啡色紐約網的夾袍送來。她怕過分拂了別人的好意，雖說她一走路便感覺到十分不適意那窄小的袍緣，繻繻的絆着脚背，便是那資料的柔滑，光澤也使她在人前時會害羞得舉止倒呆板起來。尤其當她忘記了快走時，那珠邊很魯莽的就碰在桌邊或門緣，她又得急速的改變那走路的姿勢，心就去惦記着那珠子總得又碰碎了幾顆。

澹明，一個專門學校的圖畫教員，在她來的第一個晚上便得知這正是一個在學習繪畫的女子，並且那明眸，那削肩又給了他許多興趣，也就清理了幾本頂好的是從法國帶回來的裸體風景畫給她。她自然非常珍貴的把來放在特爲她安置的寫字檯上，以便無事時翻來看。

白天常常同表嫂陪姑母談話，當表姊們上學去時，後來又在她們處學會了撲克。倦了，就找麗麗（表嫂的三歲的女兒）玩。晚上多半躺在床上，把在曉淞處借來的幾本小說，從頭到尾的細看。曉淞又特買了一盞杏黃色小紗燈送她，這是正宜於放在床頭小几上的。

時光是箭一般的逝去。夢珂的不安也就隨着時光逝去。慢慢也就放心放膽的過活起來。自然是比較又習慣了些，這會使她不敢接近的生活。

晚餐後是一天頂熱鬧的時候，大家總得齊集在客廳裏，那學經濟的北方先生便放開嗓子唱起皮黃來。醉心京調的楊小姐和表姊也就打起尖銳的小聲，跟着那轉折處，曉淞同澹明常常述說着巴黎的博物館，公園，戲院，飲食館……夢珂總是極高興的聽着，有時也插進些問話。自己又存心的靠近那幼小時的同學坐着，希望能又找到一個可以重覆再談着過去的一些樂事的人，當又沒有同勻珍在一塊的時候。在第四夜這談話終於開始了。

『我想你會不很記得了，我是和夢如同班，在酉陽縣立高小時。』

『怎麼會不記得你，「丙丙」？』

『早就不叫這個名字了，「雅南」是在中學時就改了的。』不好意思的笑裏又露出一點被人不忘的得意。『近來夢如她們呢，還好吧？』

『我大姊嗎，前年就嫁到秀山，近來二伯母，一想起她時就哭。你是幾時來的呢？』

『上月才從南京到這裏，病了學校不好住。如果我早知道你也在上海，又同他們有親，那我早就去訪你了。親，如若不是爲了也有這芝麻大點親時，我也不會住在這兒，也不會遇見你……』

於是每夜他們總坐在一張長靠背椅上講着五六年前的一些故事，但當雅南有點諷刺的影射到這家裏某人時，夢珂便把眉頭一蹙：『呀，九點半，我要去休息了。』或者便驚訝的問着：『表姊呢？表姊在那兒呢？』於是站起來離了客廳。雅南微微感到失意的把頭又縮進睡衣點，蜷成一團，默默的聽其餘的人談音樂，跳舞，戲劇，電影……等到大眾要

散的時候，他才一步一步拖回自己的房去。

很明顯的，表姊是不歡喜雅南。有一天晚上，當她剛離開客廳的時候，表姊便也隨着她出來。一手附着她的臂膀，兩人排排的踏上樓梯。

「夢妹，怎麼你們會說的那樣親熱？」語調裏似乎含着些冷冷的譏諷。

「他是住在我們對門山上的。小時就同學。」

「老說老說從前，也無味吧。夢妹，你可以去同澹明談談，他真是一個有趣的人。」

「我自然也是喜歡同他談話的。」

表姊把她送到房門邊，依舊又很快樂的向她說着：「明天見。」

過了幾天，她聽了她們的德惠，在澹明處拿了許多顏色，畫布，開始學起塗油來。常常整天躲在房子裏照着那些自己所愛的幾張畫模做着。或塗着那從窗戶裏看見的蔚藍的天空，對門的竹籬，樓角上聳起的樹……末後，費了四個鐘頭才畫好一張，也是從窗戶裏望見的景致，是園裏的一角，在那丁香花叢中搬來了屋後那草亭，前面的草坪中，麗麗

正在玩一個大球。自己看後覺得還滿意，於是就去送給表姊，楊小姐就搶去給樓下大眾看。澹明第一個便說，『好呀。』曉淞也給她許多鼓勵的話。於是她彷彿也驚異起自己的天分來，從此更努力的作畫，並且也不再像先前只躲在自己房裏畫畫窗外的景致，或又畫畫自己的手和腳了。

曉淞又送來許多畫具和顏料。還有一個極精緻的畫架，配上一個三角小凳。這自然更能加增她出外寫生的興味。曉淞又歡喜陪她，澹明也常常往學校請假。三個人便坐車到野外去，有時也畫一兩張，有時因為談話談得太起勁，忘了畫，儘把帶去的一些罐頭牛肉……水菓，麵包，酒……喫完就回來了。但這個小小的旅行却始終很有趣味。澹明既是具有那天生的活潑和滑稽，表哥又是如此的溫雅，體貼周到得像一個慈愛的母親，而夢珂真的便顯得非常天真非常幼稚，簡直像一個小妹妹的樣子了。

如同有一次，她正在曉淞房裏幫表哥換金魚缸裏的水，只聽見隔壁房裏大嚷大鬧。丟了金魚衝到澹明房裏去，看見那學經濟的朱成紅着臉在嚷要回棋。澹明呢，緊捻着那

顆「車」笑，硬不給回。後來還是聽了她的調停，把「車」還給朱成，但說定以後是不准再回的了。於是她也坐下去。棋又開始走了；先走得都很平穩，過後因為澹明想喫將軍，把馬放過去，却不知正走進人家的馬口。朱成也沒看到，還以為自己危險，想了半天才嘆了一口氣，把「將」偏了一步。澹明還想再去走「馬」，猛不防夢珂伸出一隻左手把澹明的手壓住，右手便把朱成的那個「馬」喫了。口裏直叫「將軍，將軍，明哥莫動，我替你走。」朱成知道自己忘記喫人家的「馬」，反給人家把馬喫了，並且自己的將軍只能又退回來，如果對面的一顆「車」再逼下來，這盤棋便算完了，於是又嚷着要回。夢珂却已把棋子和亂了，縱聲的笑起來，澹明也附和着這得意，並且很放肆的望着她，還大膽的說了一些平日所不敢說的俏皮話，反使得她有好幾天侷促的，不敢去親近他。但不久也就又好了，因為她願意自己再小孩一點；而他呢，也願意裝得更坦白一點，更老成一點。

又是在一個下棋的晚上。她是正坐在澹明的對面，曉淞是斜靠攏她的椅背邊坐着，強認的要替她當顧問，時時把手從她的臂上伸出搶棋子。當身軀一向前傾去時，微弱的

呼吸便使她後頸感到溫溫的微癢，於是把臉偏過去。曉淞便可以看到她那眼睫毛的一排陰影直拖到鼻梁上，於是也偏過臉去，想細看那燈影下的黑眼珠。並把椅子又移攏去。夢珂却一心一意盤算自己的棋，也沒留心到對面還有一雙眼睛在審視她纖長的手指，幾個修得齊齊的透着嫩紅的指甲襯在一雙雪白的掌上。皮膚也像是透明的一樣。整淨的裏面，隱隱分辨出許多一絲一絲的紫色脈紋，和細細的幾縷青筋。澹明似乎是想到手以外的事了，所以總要人催促才能動子。看樣子還以為在過分的用心，而結果是輸定了。於是她高興的掉過臉去：「講的不要你幫！二表哥，是不是我進步了？你看他老輸！」表哥照例是表同意的無聲的微笑。輸的也高興，又竭力的去誇讚她。

棋還沒下完時，楊小姐同表姊手牽手的走了進來。

「看我，夢妹！」楊小姐一進門便嚷。

「呵，美透了！」澹明走去便把右手伸給她。還在那一束鴉鳥毛上嗅起來，這是在那一頂金色軟帽上垂下的。嘴裏不住的又在讚美那隨着進來的香氣。

夢珂是並不稱許那一套漂亮衣服的，尤其是那件大紅小坎肩，多麼刺戟人的顏色呀！袍子也嫌太花，反不如表姊的那件玄色緞袍，只下邊袍緣上一流織就的金色小浪花。但她却不得不慷慨她的讚談，但又不知應如何說才愜合。過了半天只好也重覆的學着別人：『呵，美透了！美透了！』眼睛便又放到那顏色太不調和的脂粉的面孔。

『夢妹這是大哥提議，也是他做東，據他交易所的同事說那新世界的黑姑娘的梨花大鼓，是如何的了不起。去，快換衣服去，你看他今夜回來得多麼早！』

『不，』毫不思索的便回答了，這是因為她一聽到「新世界」便連想到過去的一幕：是剛到上海沒多久，同着幾個同學去玩，受窘於一羣擠眉弄眼的男子。

懂了夢珂眼光的問詢的曉淞，是微微的笑着，退到一張躺椅上去看書，是表示不願出去的意思。表姊接着再要問時，楊小姐已一手拖着那還在遲疑的澹明折轉身子走了：『好，他們不去的！我們找「睡蟲」去。』

大表哥親自又來一次，但夢珂已上樓去了。

朱成已被他們吵醒，在睡眼惺忪的忙着洗臉。

從窗子下面傳來汽車的喇叭聲，知道大眾已經走了。夢珂覺得有點煩悶，把袍子脫下，便走到涼臺上去吹風。這是二十幾裏，月亮還沒出來，織女星閃閃的在頭上發出寒光。天河早已淡到不能描擬出牠的方向。清涼的風，一陣一陣飄起她的頭髮。這沈寂的夜色，似乎又觸着她那無來由的感動，頭是慢慢的低下去，手心緊緊的按着額頭，身體也便無力的憑靠着石欄。

在這時，表哥無聲的走上涼臺。

『着涼！夢妹！』手是輕輕的附着她的臂膀。

看見了星光下的兩顆亮晶晶東西在那雙自己所愛戀的黑眼睛裏閃耀，忍不住便緊緊的握住那另外的兩隻手。

夢珂反更張大起一雙大眼望着表哥笑了起來。

兩人挾着又走進屋裏去。

表哥坐在一個矮凳上看夢珂穿衣。在短短的黑綢襖裙下露出一雙圓圓的小腿，從薄絲襪裏透出那細白的肉，眼光於是便深深的落在這腿上，好像還另外看見了一些別的東西。既至夢珂穿好了袍子時，他却狠狠的懊悔着適才自己不該催促她穿衣。這件寬袍直把腰間的曲線也給遮住。因為這樣倒不能不稱許女人的袍子是應當要瘦小點才好。

「我不喜歡這樣，你癡癡的在想什麼？」

毫不會感到困難，立刻他便想好了回答：「夢妹我是在想你——想你會不會答應同我去看電影。今晚，卡爾登演映茶花女……」

三年前夢珂便會讀過這篇傑作的翻譯本，那時還會灑過幾次可笑的眼淚，既然現在正有這影片，爲什麼不去看看高高興興的倒催曉淞去換衣。

走到樓梯邊時，聽見麗麗在哭，跑到麗麗房裏，只見表嫂也紅起眼睛，麗麗倒在小床頭放聲的哭，小手小脚不住的在空中蜷縮，表嫂看見夢珂，才抱過麗麗來，說是麗麗有點

肚子痛。麗麗睡到了母親懷裏，哭却停止了，但聽見母親扯謊，便又使勁的用拳頭捶着母親的胸脯。夢珂邀她同去看電影，她始終却說爲了麗麗的保姆不在家而辭謝了。

夢珂又去找雅南，據聽差說一喫過晚飯，南少爺就早走了。

因此只剩了她和表哥，兩人便走往飛鳳車行去雇車。

到卡爾登時，影片已開映了。由一個小手電燈做引導，夢珂緊攜着表哥一隻手，隨着那尺徑大的一塊光走去，直到側面最末的一間包廂才算空着。表哥讓她坐好後，自己也就輕輕移動了一下那小軟椅才靠緊她坐下。這時幕上正映着一個胖子，穿一件睡衣在飛機上翻來翻去。飛機又一時橫過海面，一時又掠過高山，後來便在一座城市上打旋。夢珂心裏正在疑惑，這又是什麼呢，恰好表哥便湊過頭來悄聲的說：『還好，正片還沒開始呢。』夢珂懶得去看那胖子。拿眼睛便去搜索別的可看的東西。幾盞小燈隱隱地在那音樂臺上的藍色紗幔裏透出。上排和樓下望去盡是模模糊糊的顯出密密人頭的線條。隔壁包廂不時送過一陣陣的香味。背後有個人發出小小的噓聲，正諧和着那音樂的節奏，

還不時用脚尖蹴出那拍子。

當剛映出那拖黑色長裙的女人出現在那石階梯上時，夢珂便專精注神的把眼光緊釘在幕上，一邊體會着從前所看的那本小說，一邊就真真把那化身的女伶認作茶花女，並且還去分擔那悲痛，像自己也是陷在同一命運中似的。

有時也會感到旁邊正有一個眼光也緊釘着她時，便伸過手去。

「真動人！看呀，表哥！」

「是的，真動人！」這是她不能體會出那言外的意思的一句答語。

正是她看得有味的時候，忽的那音樂便停止了，燈球也燃了，強烈的光四射着，這是休息的時候。表哥便問她要喝點咖啡，她只默默地搖動一下頭，神經裏還在晃着那修眉，大眼，瘦腰，那含愁的笑容，舞態……

表哥已從擁擠的走廊中走出外面了，因為這電影院中沈悶的，昏熱的空氣實苦了他，在他那已被激動的感情上加了許多苦痛。他是知道得很清楚，在一個還不很了解風

情的女人面前，放肆了是只會債事的。

食堂裏擠進許多人和小孩，賣糖果和賣香烟的地方頂熱鬧。

沒有走動的一些男人，便從坐位上站起來，伸長起頸項在找他們的朋友，其實眼光却又正在追隨一些別的，那裏肯給遺漏掉一個女人的影子呢。

女太太們總喜歡幾人把頭湊在一處，悄聲的去評論隔座太太們的裝飾，眼光也常常從髮邊漾過去瞟一下比較漂亮些的男人的面孔。有的又正朝着小鏡在搽粉，或攏整頰上的短髮。

夢珂隔壁包廂裏，有一個意大利女人正和幾個有鬚的男人在大聲的笑，惹得週圍便給吸去了許多眼光。一隻大手是放到挨夢珂的廂壁上，指上夾有一枝香烟，並帶有一個寶光四射的戒指。

表哥走回時，在障着的銅欄邊，還在向遠遠的一個人告別。

繼續的又開映了。她竟在傷心處流下淚來，等不到演完，站起來就朝外走。表哥隨着

她上了汽車。她默默靠在他伸過來的一隻手上，腰肢便輕輕的給那隻手圍住。兩人都無言的在咀嚼那沈醉那各人所感動的。

車剛停住，她就跑上自己的屋裏了。

這時小馬車也停在臺階前的柏油路上，是姑母剛從李公館喫壽酒回來。滿屋依舊靜悄悄的。逛新世界的，怕不是正在勁頭上呢。

曉淞去陪着母親閒坐，講講那些拜壽的客人，以及那些鋪張，酒，戲……還和今夜的電影。看見母親的眼皮睜不起時，便退出來。這時自己的神志却很清白了，想起夢妹只覺得孩氣可笑；連自己適才的許多的昏迷思想，動作，也只能讓自己來暗自發笑，並懷疑。但夢妹是確算得可愛的，於是又細想那自己所讚賞的一些美處。

「……這都是只要我願意便行的！」

想到這裏，不自覺的現出那得意的微笑，脫下衣服，安安穩穩的去睡在那軟被裏了。夢珂這時是只回想到那電影，簡直是愛上那幕上的女伶了。那些劇情和許多別的

配置都忽略過去，單單只零星的記牢了那女伶的一顰一笑，還和那彷彿彷彿的一種可悲的身世，這身世也只是那女伶的。於是便又去記憶那女伶的名字，但總記不起，想下樓去問表哥，又怕別人已睡覺，只好留在明天再打聽，以便將來一有這可愛兒子的片子便去看。

翻來覆去，老是睡不着，披起一件衣服便又去檢出骨牌來過五關，但牌還沒和好時，心似乎又想發氣，手一送，許多牌便跳到地上去了。回頭看見圓桌上還有幾個蘋果，便又把那小高腳盤移來書桌上，一邊喫，一邊像想什麼的把眼注視到燈罩。慢慢等把三個蘋果喫完後，從抽屜裏拿出一個紅色金邊的袖珍本，翻到沒有字的一頁上，拿鋼筆細細的寫下去：

我淡漠一切榮華，

却無能安睡，在這深夜，

是爲細想到她那可傷的身世。

.....

還要寫下去時，但已聽到樓梯上的楊小姐在喊『夢妹』的聲音，忙忙亂亂關了燈，溜到床上裝睡着。

『就睡了嗎？夢妹！』

這時同表姊兩人都已站在她房門口，外面走廊上的燈光正射到她兩人的身上，夢珂眯着眼睛清清楚楚的看見她們。她們沒有聽到回聲，隨手又把門帶關走了。夢珂獨自好笑，默想若不如裝睡，恐怕又要惹出許多麻煩呢。

隔壁的兩人也睡不着，儘談着那黑姑娘的相貌，聲音，還有那戲。頂有趣的要算那開始的「打花鼓」，那丑角的一些唱詞，並且常常還夾上些英文。於是楊小姐學着那聲音唱起來，什麼『sorry sorry 真悲傷……』表姊也學着唱：『那個 miss 也不想……』的等等從「打花鼓」中聽來的小調。

『嘿，姊！聽你唱的些什麼多麼醜！』

『這是學別人的。』

『其實那裏面還有許多都是罵女人的，那丑角也真惹厭！』

兩人儘着咕哩咕嚕，在夢珂却像催眠一樣，慢慢地也就睡着了。

天氣已一天冷似一天，夢珂看見自己的舊棉袍已不暖，想另做一件新的，並且那紫花洋綢的面子，和藍大布罩袍，都有點害羞拿出來得。表姊們出去時都披上斗篷了。自己只想能花五六十元做件皮袍也好。湊巧，父親在這幾天竟一次匯來三百元，是知道她已住在姑母家裏，怕她要錢用，特趕忙把穀賣了一大半，湊足了寄來的，並說這必得等第二年菜油出脫時才能有錢來，但決不會多……

她邀表姊同去買衣料，但表姊硬自作主替她買了一件貂皮大氅，兩件衣料，和一些帽子，皮鞋，絲襪零星東西，一共便去了兩百四十五元。表姊還在挑剔那些東西的壞處；後來又只得把自己的許多好的手套，香水……送給她。夢珂還有點難過，當想到父親時。既至一看錢所剩已不多，便請姑母輩喫了一餐大菜。

如此一天一天的玩上來，夢珂竟把勻珍忘了。還是雅南問着她時，才記起已是四五個星期不到民厚里了。要去時又被雅南留住，因為雅南已決定第二天便動身回學校。於是這晚上，他給了一個深深的印象在這還不很見過世面的女子心上。

當他兩人從半淞園出來時，天已黑了，雅南是這樣對她說：

「我介紹兩個頂有趣的女朋友給你好嗎？」
她是喜極了。

「她們都很了不起，你可以多親近點她們，她們將告訴你許多你不曾知道的事，和許多你應做的事。」

「真有這麼一回事嗎？那我們走吧！」

在一個黑街裏，走進一間披滿烟塵的後門，從房裏傳出來一陣又粗，又大，又啞的歌聲，廚房裏有個十五六歲的小廝在低着頭喫飯，爬滿桌上竈上的是許多偷油婆。雅南已走進客堂門。夢珂在自來水管邊窗前，望清了房裏，那兒正有兩對男女在，歌聲便是

從那睡在躺椅上的男人所唱出，他的半身又已被一個穿短褲的女子壓着，所以那粗聲中還帶點喘。書桌前面的那一對，是摟抱住在吸紙烟。夢珂正不知應如何時，雅南已又回轉來在等她，一邊大聲的喊着，一個外國名字，這是夢珂所不懂的。於是客堂裏的燈光亮了，四個男女從門邊跳出來。那穿短褲的女人雙手握住了雅南，用力的搖，口裏便不斷的『同志！同志！』的叫喊。雅南也竭力的回敬，手既不得空，只好扭過臉去接受了另外那個麻臉女人的一個用力的大吻。雅南替她介紹時，她已被這些從未賞鑑過的這樣熱情，坦直，大膽，粗魯而又淺薄的表情駭呆了。支持着自己，又只好機械的輪流握着那伸來的手。既至看見了那隻遍生黑毛的大掌時，忍不住也擡起眼光來，啊，這就是那唱歌的人：一對斜眼看樣子，雅南還最欽佩他似的。

堆滿一桌子的盡是些傳單，報紙，夢珂走攏去假裝着看。耳裏忽然聽得那斜眼人說什麼：『……明天開會時，自然可以通過。不過會做過什麼運動沒有？』

『有的，學生運動，在酉陽中學時。』是雅南的聲音。

夢珂奇怪了，張大起眼睛望着雅南，意思是問：「見鬼喇，難道你們說的是我嗎？」

雅南回答她一個鬼臉。

斜眼的於是折向她來：

「來上海不久吧？」並不等待別人的答話又接下去：「你可以常常來此地談，這位就是我們所稱呼的「中國的蘇菲亞女士。」真值得再握一次手的。」有一隻眼睛似乎是望到那穿短褲的那黃毛女子呢，是正纏着雅南，要他替她預備下星期開市民大會時的演講稿。聽到這裏在說「蘇菲亞」跳過來又攀着夢珂說話：

「下星期我准去約你，無論我是怎樣的不得空。你看，有許多工作都未曾做，單說傳單就有這麼多，這還只十分之一呢！」

夢珂不懂了雅南的扯謊，以及這幾個男女所發出的那些所謂工作的意義，於是當他們幾人在清檢小旗桿時，偷偷地溜了出來，在鵝石的馬路上急急的走着，連頭也不敢回過去望一望，是怕雅南來追。

第二天爲想躲避雅南，一清早便往民厚里去了。但民厚里已非早先的可留戀，一進門便聽了許多似責備的譏諷話。她只好努力的去解釋，小心的去體會。但勻珍總不肯轉過她的臉色來。單單爲那一件大衣，總足夠忍受了四五次的犀銳的眼鋒和尖利的笑聲，因此反使她覺到曾經輕視過和還不會施用過的許多裝飾都是好的。爲什麼一個人不應當把自己弄得好看點？享受點自己的美，總不該說是不對吧！一個女人想表示點自己的高尚，自己的不同儕屬，難道就非得拿「亂頭粗服」去做商標嗎？……她忍不住回報了勻珍幾句才回來。

雖說後來勻珍曾向她又修好過，但她一半爲負氣却沒覆信。一個冬天儘陪着這幾個漂亮青年聽戲，看電影，喫酒，下棋，看小說過去了。

但這也並不很快樂的，尤其是單獨同兩位小姐在一塊時，她們是在肆無忌憚的譏罵日問她們所親熱的人，她們強迫的教給她許多處世，待遇男人的祕訣。夢珂常常要忍耐的去聽她們愚弄別人後的笑聲，聽她們所發表的奇怪的人生哲學的意義。有時固然

爲了她們的那些近乎天真的頑皮笑過，但看到她們如妖獠般的心術和擺佈，會駭得叫了起來，拳頭便在暗處伸縮。

澹明也比較大膽了，常常當着她說出許多猥褻的話，她又不能像表姊們拿調皮的樣子去處理，只好裝出未曾聽見的樣子，默默的走了開去。

朱成，她是便當同在一桌打牌時，都很少和他說話，因爲她是並不像表姊們須要如此的一個又能供小奔走的清客。

那末，表哥呢？是的，她只依戀着曉淞，也像從前依戀着勻珍一樣。單講那態度，就夠多麼動人呀！看見壁爐前的夢珂是在沈想着什麼了，便拿過一本書來站在她的椅背邊，輕輕的拍她的肩，聲音是細細的，怕駭着她似的：

『讓我來念首詩吧。』

於是打開書，在一百三十六頁上停住，開始念起來。

『在火苗之燄的隱約裏，

她如晚霞之餘豔，

呵，能情何物

傳遞我心靈之顫動！

夢珂的心微微的顫抖，一半是由於受驚，一半也是被那低沈的聲音所感動，臉便慢慢的藏在那一雙纖瘦的手中。曉淞乘勢坐在旁邊的矮凳上，從那眼皮上拿下那雙手來。

「夢珂——」早已把「夢妹」二字分開了來叫，有時是又叫「妹」的。這時聲音也像是被感動得微微的抖了起來，兩道眼光更緊逼到夢珂臉上。

她竟不敢擡起頭來。

表哥只是無語的望着，那沈默的動人是還有超過那用語言的。

在不可忍耐時，奪過來，抽身便像燕子似的輕飄的跑走了。

於是表哥便倒在她適才起身的軟椅上，得意的來稱許起自己的智慧，自己審美的方法，並深深的去玩味那被自己所感動的那顆處女的心。這欣賞，這趣味，都是一種高尚

的，細膩的享樂。

怕人看出自己的羞愧，大半時候都在找麗麗玩，麗麗一見她不說話，便生氣，板着她頸項問，夢姑是在想什麼了。

因此表嫂却很同她親熱了起來，常常晚上她便在表嫂房裏玩，這時大表哥是不會回來的，表嫂是川西人，說起故事時，總掛念她屋前的西湖，和她八十多歲的祖母，她是在六歲時同年失掉了父母的。表嫂還常常低聲向她訴說她爲了祖母而忍心把自己讓那魯莽的粗漢蹂躪了的事。

「難道他不愛你嗎？」夢珂便問。

「你是不會知道這個的！」表嫂却笑了。「你看，近來是都不常在家了。這是他故意的想嘔我，因爲他明白了我的藏在衣服裏面的那顆心。誰知我却舒服多了。嘿，夢妹，你那裏得知那苦味，當他湊過那酒氣的嘴來時，我只想打他。」

「真的便打了他嗎？」夢珂又問。

表嫂又笑了。還向她訴說她十七歲來做新娘時所受的許多驚駭，以及祖母三月後知道了她是怎樣用驚哭去拒絕了新郎時的抱着她的傷心……原來表嫂還會填詞，她從她那幾本舊稿中得知了她的許多溫柔、蘊藉的心性，以及她的慕才，她的希望，還和她的失意。夢珂心想：如果她那時是同二表哥結婚，那她一定不會自嘆命蹇的了。於是便又問

『你說，二表哥如何？』

表嫂又會錯了她的意思，便告訴她，曉淞是如何的細心，如何的會體貼女人……

夢珂喟嘆了，這是完全在悼惜表嫂；而表嫂却不能領悟這同情，反以為她想起別的感觸，竭力的倒去安慰她。

春天來後，家裏反靜寂了許多。表姊和楊小姐每天又挾着樂譜上學校去。澹明，朱成也都有課。便曉淞也在一個大學裏每星期擔任了兩個鐘頭。姑母不時要在外面應酬；表嫂有麗麗作伴；只有她是閒着。於是她便整天的躺在床上，像回憶某種小說一樣的去想

到她未來的生活，不斷的幻想開去，有時竟說是體悟出自己的個性來，生生的認定：『無拘無束的流浪，便是我所須要的生命。』有時簡直會羨慕起那些巴黎的咖啡店的侍女……但也常把自己幻想成一個英雄，一個偉人，一個革命家；不過一想到「革命家」時，連什麼夢想也都將破滅，因為那「中國的蘇菲亞女士」把她的心冰得太冷了。

澹明想再提高她已不熱心了，又常常去邀她作畫，但她已在那可愛的滑稽外得知了不安的輕浮，所以有時也會拒絕他的。曉淞是早已不提到畫上了。

爲了巴黎的夢，她又起始在表哥處學法文。

不久，父親又寄來第二次的錢，並附有一封信：

『夢兒，接得你的信，知道你又很須錢用，所以才又湊足二百元給你，雖說爲數並不多，但這也足夠全家半年的日用。你如果是可能的話，我還是希望你省儉點也好，因爲你無能的父親已漸漸的老了。近來年成又都不好。我怕你在外面一時受窘了又要難過，所以才這樣說。不過，你也不必聽了這話又傷心，我總會替你設法，不願使你受苦的。其實，都』

是你父親不好……唉，這都不必說了……

「從先你喜歡的那匹老牛在二月間死了。但又添了好些小羊。有隻頂小的，一身的毛雪白，下巴處又帶點肉紅色，頂不怕人，一天到晚都聽見牠小聲的「啐啐啐啐」的叫。四兒喜歡牠，說牠像你，於是就叫牠作「小姐小姐」。現在是一家人誰一提「小姐小姐」都會笑的，他們都念你咧。」

夢珂沈思了，似乎又看見父親的那許多溫情的儀態，三兒們的頑皮，以及晴天牛羊們在草坪上奔走的情形……還有那小白蚨蝶們……這過去的一些幸福日子，真多麼夠人回憶呵！

「如果你還住在姑母家時，你就拿這二百元做路費回來也好。我是足足有兩年半沒見着你了。你回來後，要出去時，我也可以送你的。夢兒，你要知道，父親已不年輕，你莫遺給將來一些後悔呵！

「還有一件很可笑的事。前天你姨母來，當面向我要你呢。我自然沒有答應，這都是

要儘你自己的。不過祖武那孩子也很聰明，你們小時也很合得來，只要你覺得還好，我是沒有什麼可說的。夢兒你年紀也不小了呢！」

信紙一張張從手指間慢慢滑了下去，一種猶豫的爲難瀰漫着；但想起祖武那粗野樣兒，以及家中親戚中的做媳婦們的規矩，並爲避免當面同父親衝突，於是決定不轉家，回信也只說自己還在讀書時代，不願議及此等事……

回信上話既說得很宛轉，心便又覺得安妥了一樣，幾天後也便不想到父親，祖武了。一人玩得無聊時，只想去找表哥，但表哥已三天不在家了。夢珂是如此的感到寂寞，自己也不住的驚詫：難道表哥之於自己竟這樣的可念嗎？……這天夜裏却出乎意料的接到表哥的一封信，原來是爲了一件朋友很要緊的事不得空回來，並且也非常之掛念她，還詳詳細細的問她這三天的生活怎樣……她把這封信看了有七八次，好半夜不得安睡。這幾天澹明却老廝守着她，又給了她許多不安和厭煩。

在沒有見着表哥的第五天晚上，她正同麗麗翦紙玩，表嫂在旁縫修指甲，輕聲的向

她說話：

「夢妹，你說對不對？」

「什麼？」

「昨天在樓下找到的那本舊雜誌上說的關於女子許多問題的話，你不是也看過了嗎？我說真對，尤其是講到舊式婚姻中的女子，嫁人也便等於賣淫，只不過是賤價而又整個的……」

「那也不盡然。我看只要兩情相悅。新式戀愛，如若是爲了金錢，名位，不也是一樣嗎？並且還是自己出賣自己，連歸罪都不好橫賴給父母了。」

「阿呀！你看，夢姑！你給小人兒的手也翦掉了。」麗麗着急了，用手去推她，「媽！你等下再和夢姑說話好不好？」

「好，這個不要了，再翦個好姑娘吧，拿一柄洋傘的，你說，還是提一個大錢包的呢？」於是又另外翦，並接下去說：「表嫂！你莫神經過敏了吧，遇事便傷心……」

『你不要說什麼神經過敏。真可笑，我也是二十多歲的人，並且還有麗麗，自然應當安分分的過下去，可是有時，我竟會如此無理的幻想，真願意把自己的命運弄得更壞些，更不可收拾些，但現在，一個妓女也比我好，也值得我去羨慕的……』

夢珂聽見了這些從來未聽過，如此大膽的，浪漫的表白，又是在一個平日最謙和，溫雅，小心的表嫂口中吐出，不禁大駭，丟了翦紙，捉着表嫂的手：

『真的嗎？你竟如此想嗎？你是在說夢話吧？』

表嫂看見了她那張皇樣兒，反笑着拍她：

『這不過是幻想，有什麼奇怪！你慢慢就會知道的……』

還要說下去時，楊小姐已闖了進來，抓着夢珂便跑，夢珂一路叫到屋前的臺階邊。階前汽車裏的澹明，表姊，朱成三人都嚷了起來。澹明打開車門，楊小姐一推，她便在澹明手腕中了。楊小姐上來後，車便慢慢的走了起來，她夾在楊小姐和澹明中間，前面的兩人也轉過臉來笑，她雖說有點生氣，也只好陪着笑臉。

「打劫我做啥子？」

「告你吧，我一見曉淞二哥有四五天不在家，就疑惑，一問他倆人都不知道，心想明哥是同二哥一鼻孔出氣的，他一定知道，不過假使他們要安心瞞我們時，問也不肯說的，於是我便使姊去詐他，果然一下就詐出來了。現在我們去安樂宮找二哥，你若不行搶，你也不肯來，聽到「安樂宮」便不快活了。」

「他住在安樂宮做啥子？」

「哈，安樂宮也能住嗎？他們今夜要在那兒跳舞。做啥子，他們住在大東旅舍「做啥子」」

大眾都放聲的大笑。

車走過大東旅舍時，楊小姐忽的喊要停車。澹明爭着說不能這樣進去，但看見楊小姐似乎要發氣的樣兒，也便告了她一個住房的號數，除了他一人不肯走外，其餘的都陸續下了車。當他們走到一百四十三號門外時，楊小姐先從鑰匙孔朝裏望了一下，忍住笑

才又彈門。

「進來！」顯然是表哥的聲音，她奇怪了。

門開了，表哥彎着腰在擦皮鞋，鏡臺前坐有一個披粉紅大衫的妖嬈的婦人，在悠悠閒閒的畫眉毛。

「二哥哥，你——好還不介紹給我們嗎，這位二嫂……」朱成和楊小姐最感到有興趣。

很明顯的那兩人都駭着了。表哥連耳根都紅了，蹬在椅上的那隻腳竟不會放下來。口中期期艾艾的不知在說什麼。女的呢，把手掩在胸前，不住的說請坐，請坐。

楊小姐們更得意的大笑，滿屋裏走着去觀察所有的陳設。

「你們真豈有此理！這位是章子伍太太，子伍還來信說要我送她轉杭州呢。這是舍妹，這是……她們都太小孩氣，沒等通報就闖進來了，請章太太不要見怪吧！」

這種敷衍自然是沒有效力，反更給了人許多以便於說笑的隱射的諷刺話。那善笑

的女人這時也鎮靜了，拖着一雙半截鞋，來應酬他所迷戀的人兒的朋友們。

只有澹明不安的坐在汽車裏覺得有十二分的對不起曉淞，以後怎好見他，他是那樣的囑咐來！不過一想到如此或許竟於自己還有益處時，又躊躇着不安，要怎的去進行才好呢……

這時他已看見夢珂一人從旅館裏出來，跳下車便跑去迎接。

夢珂無言的隨着他上了車。

問了夢珂往那兒去，車便向家裏開了。

他把夢珂的兩手握著，夢珂也隨他。

他又向她說了許多關於那女人不名譽的事。

她哭了。這事是怎樣地使她傷心，想起自己平日所敬愛，所依戀的表哥，竟會甘心摟抱着那樣一個娼妓似的女人，這簡直也像連自己也侮辱到。

澹明倒很高興的一直挽着她到家。

她拒絕了澹明送她進房，便一人關着門，躺在床上像小孩般的哭了起來。細細的去想到那從前所得的那些體貼，溫存，那些動神動魄的眼光，聲音……『呀！他是多麼的假情呵！』於是她從枕頭底下把前夜收到的那封甜情蜜意的信抽出來扯得粉碎，滿床盡是紙屑；看見紙屑，心越氣了，又把紙屑撒滿一地。千怪萬怪，只怪自己太老實，信人信得實實的。便喫虧，不是應該的嗎……如此的自怨，怨人，哭了又笑，笑了又哭，也不知經過了多少時候，只覺得人已疲倦，頭沈沈的作痛，躺在軟枕上猶自流淚。

這時門上，有個輕輕的聲音在彈着。

她跳起來，用力抵住門。

『夢！一次，最後一次，許可我吧！夢！我要進——來！』

聽了這柔和的，求憐的，感傷的聲音，心又大跳起來，身軀已無力的靠在門上，用心的去聽外面的聲息。

『夢，我的夢……你……你誤會我了……』

手已擡起，是去開門，但人在這時却昏倒了。外面沒有聽到有回聲，以為這次的脾氣發得是不算小，一邊好笑，一邊安慰自己的，就下樓去了。

等夢珂清醒時再去看，門外面只有那頭走廊上射過來的燈光，映在粉牆上，現着如死的灰白的顏色。

她反身拿了一條手絹便朝外走。

然而她走錯了，直走上後園的亭子才知道。於是她坐下來，但亭子上的燈光，很刺戟那哭後的眼睛，她又走到亭子後面去。那裏樹叢中正放有一張鐵椅，她便躺在那裏。她會同表哥坐過的長椅上。眼望着上面，星星是在那繁密的葉子中燦爛着；潮溼的草香，從那薔薇花，鶯粟花……叢中透出。等夢珂感覺到冷時，椅背上早已就被露水溼透了。正想站起身來時，忽然聽到皮鞋的聲音，是有人在向亭子這方走來。夢珂從椅縫中望去，天哪！那正是表哥，還有澹明，迎着燈光來了。於是她又屏聲靜氣的躺着，看他們。

表哥帶着非常嚴肅的臉色走上亭子，把電燈關了，然後冷澀的說：

「說吧！你有什麼說的？」

「我想你生我的氣了。」

「爲什麼？」

「關於夢珂。」

「你以爲你有希望嗎？」接着只聽見不住的冷笑。

「不敢說……」

「哈……哈……」

「曉淞！請不必如此，令人難堪。不過，我們七八年的交情，難道還肯爲一個女人而生隔閡！我是這樣同你開誠佈公：若你不愛夢珂，我自然可以進行，萬一夢珂竟准許我，那你可不要生氣——你說，你的態度到底如何？」

「哈！你錯了！你以爲你的機會來了？是不是？我告你，章的事，有什麼要緊！我自然想得

夢
出許多話向夢妹分解。」

「她如果還要信你的那些假勁，那真是她的不幸！」

「好，好假勁！我正在得意我的假勁咧！哈……你想打主意，你就幹吧！只要你行，我是不會喫醋的。只是那時惹起小楊來，我却不管，她可不老實。」

夢珂只想跑出去打他倆人，但又把兩隻手疊着壓住嘴唇忍耐着，直到那兩人又笑着的走出園子。

人們正在酣睡的時候，她走回房去。澹明又留了一封信在她桌上，她看後便用那打顫的手把來扯了。其實一星期來她就害怕這事的發生，當每次澹明一人留在她面前時，她便迅速的跑開，因為澹明那佻促的，極動火的態度和一些含糊的表白，舉動，都使她覺得受逼得可怕，尤其是那一雙常常追趕着女性的眼睛。不過出她意料之外的便是他竟敢寫出這樣一封不得體的信，像寫給一個已同他定情過的風騷的女人。結果，她覺得她像其他的一些女人一樣，痛遭了這種被人開玩笑般的侮辱。她不能再加一絲的傷心

了

在第二天喫午飯時，在這所三層樓洋房裏，曾發生了一點點不平靜。當這屋主人，申年的太太，公佈了她姪女的一封告別信時候，她是寫得非常委婉，懇摯，說自己是如何辜負了姑母的好意，如何的不得姑息着自己的乖戾性格的苦衷，她是必得開始她的遊蕩生涯，她走了。每個人聽了都感到無可挽回的嘆息。曉淞，澹明，更覺悵然，但這是不久的，因為澹明既有楊小姐可追隨，而曉淞是除章太太外還有兩個很有希望的女朋友，所以都說不上是一個損失。

三

她本是爲了不願再見那些虛偽的人兒才離開那所住屋，但她便走上光明的大道了嗎？她是直向地獄的深淵墜去。她簡直瘋狂般的毫不曾想到將來，在自己生涯中造下如許不幸的事。但這都能怪她嗎？哦，要她去替人民服務，辦學校，興工廠，她哪有這樣大的

才力。再去進學校念書，她還不夠厭倦那些教師，同學們中的周旋嗎？還不夠痛心那敷衍的所謂的朋友的關係？未必真能整個犧牲自己去做那病院看護，那整天的同病人傷者去溫存，她哪來這種能耐呵！難道爲了自己所喜歡的小孩們去做一個保姆，但敢不敢去嘗試那下人的待遇，同一些油臉的廚子，狡笑的聽差，偷東西的僕婦們在一塊……當然，她是應該回去的，不過，她一看到那僅僅剩下的二三十元便發恨，「呵！爲什麼我要回去！我還能忍耐到回去嗎……」結果，她決定了，她是有幻想的。她不知道這是更把自己弄到「還不堪收拾」的地方去了。

幾天後吧，這女子便出現在那擁擠的馬路上，在許多穿尖頭鞋圍絲圍巾的小男人，拖大褲脚的上海女人中跑着，直走到一條比較僻靜點的街上，在一個有很長的竹籬的大門邊站住。那黑漆的竹籬上還可以依稀辨認出幾個粉字「圓月劇社」，門內既沒有人，大着膽子便朝裏走。在二層門裏那角上的銅欄檯臺後忽的探出一個扁扁的臉。

「喂，啥事體？」

在扁扁的臉後又伸出一個小後生的頭，看樣子是當差，或是汽車夫吧，兩隻小眼睛便楞楞的釘住這來訪的女客，又拍一下扁臉的肩。

夢珂朝着這正掛有一塊演員領薪的日期並規則的牌匾的銅欄走去：

「我是姓林。」摸了一下口袋，「呵，我忘了帶名片……」

「係找啥人？」

「張先生龔先生……」這是那個小後生在夾着問。

「不，我想會會你們這裏的經理……」

「哈，經理！格個辰光弗在此地。」

「哦……什麼時候可以……」

「係是伊啥人？」

「我還不認識他……」

「哈……」那小後生的白牙齒露出來了。

「明天來。」

「上午……」

「哈格辰光，阿拉弗曉得，經理來弗來也嘸沒定規。」

「哦……那你們此地還有什麼辦事人，我很想能見一見……」

「僚到底有啥事體？」

「勞駕，請去問一聲，我是姓林。」

「哈哈……」扁臉把臉笑得更扁了，眼睛只剩一條縫：「阿寶，僚去問聲張先生看，說是有位姓林的小姐要會他。」「姓林的小姐」幾個字說得分外加勁。又從那肉縫中，擠着兩顆黃眼珠，來仔細地再打量一下站在櫃臺前的林小姐。

一會，那小後生一頓一跛的跑出來：「呀——請，小姐」臉還是笑笑的，導引着又朝裏面走。

在會堂室裏等着的，是一位非常整潔的少年，穿一身黑綠色的嘩噠洋服，斜躺在錦

質的沙發上，悠悠閒閒的望着那邊窗檯上的花，剛聽到門扭響，便很敏快的站起來，姿勢還是很從容，閒適得又非常有禮，順手把那一寸多長的殘烟丟到痰盂裏，走上兩步迎住了這位來客。腰微微的彎着，頭也就勢有點偏，聲音是清晰而柔柔的：

「哦，林小姐，請坐！」

「真冒昧得很，我是有……」

「不要緊；不過經理不在此地。如若有什麼事，我們都可商量商量。」接着遞上一張名片，頭銜是留美戲劇專家，現任圓月劇社的話劇和電影的導演，名字是張壽琛，籍貫江蘇。

夢珂於是向這戲劇專家點了一下頭，「對不起，我忘了帶名片來，「林瑯」便是我的名字。」

「不要緊，請坐！林小姐今天來，我想是有點兒事，或是對於我們近來公演的「少奶奶的扇子」有什麼批評，或是這次出品的「上海繁華之夜」的影片有什麼不好的地

方，不妨都請你能不客氣的賜教。或者有什麼用得着我們公司或我自己，這都非常願意竭力效勞。」

夢珂却正在憨憨的張着兩隻大眼睛審視這生人，在那一張刮得乾乾淨淨的臉上，有個很會擺動的鼻孔；在小小的紅嘴唇裏，說話中不時露出一排雪白的牙齒。左手是那樣的細膩，隨意的在玩弄着胸前的錶鍊。呵，領結上的那顆繖針，還那樣講究呢！她不轉眼的望着這人，心便懷疑到這人以外的一些東西，竟未曾把對面那人所說的一些客套話聽清楚，直望見那一道同時也注視到自己臉上的眼光，是現着在期待她說話的神情，於是她才遲遲疑疑的開始來說明她來此地的希望。先是繞着大灣子講，漸漸也就放大了膽，最後還這樣說：

「……現在我當然可以不必多解釋我自己，將來你總會明白的，因了我內在的衝動和需要，我相信我不會使你們太失望……」

這事很使這少年的導演喫驚，自然他可以答應下來，但他却向這熱心於戲劇的女

子解釋了許多特殊的情形。又再三盤問了這女子的家庭，經濟……狀況。最後還使人不得不允許了他如此一個令人不快的要求：當她無聲的舉起一雙手去勒上兩鬢及額上的短髮，顯出那圓圓的額頭並兩個小小的玲瓏的耳垂給人審視的時候，她傷心——不，完全是受逼迫得哭一樣。但她却很受歡迎了。他又讚美她，又恭維她，又鼓勵她，又願幫助她，意思是要她知道，他總可以使她在上海成爲一個很出衆的明星。他並且要她明天來，他將給她介紹石三先生，就是此地的經理。

當她告別時，他又把自己的那隻白嫩的手遞給她，又給她行禮，又笑笑地送她出了客廳。

扁臉也笑笑的去替她拉開玻璃門：「倏去哉，林小姐。」

她出來了，急急的走去，頭也不敢再掉過來望一下那黑漆的竹籬。心裏昏昏迷迷的，完全被一種嫌厭，或是害怕，或竟是爲了喜歡過度了的感情所壓迫，所包圍，以致走了不很遠，四肢便軟了。馬路上一切靜靜的，『沒有車，只間或有二三個工人提着竹筐過去。她

只得掙撐着身子在樹蔭處亂踏着，直到路口才雇得一輛黃包車。繼後在車上她忽然想起：『爲什麼我不可以向姑母借債呢？』但一種負氣的自尊氣概鼓勵了她，車子是一直便拖回在一條小街裏了。

夜色來了。夢珂從那小板床上起來，輕輕一跳便站在桌子旁邊，溫溫柔柔的去梳理鬢邊的短髮，從鏡中望見自己的柔軟的指尖，便又互相拿來在胸前撫摩着，玩弄着。這時她已被一種希望牽引着，她忘了日間所感得的不快。於是她又向鏡裏投去一個嫵媚的眼光，並一種快情的微笑，然後開始獨自表演了。這表演是並沒有設好一種故事或背景，只是她一人坐在桌子前向着有八寸高的一面鏡子做着許多不同的表情。最初她似乎是在裝着一個歌女或舞女，所以她儘向着那鏡裏的人裝腔作態，揚眉飄目的。有時又像是一種爵夫人的尊嚴，華貴……但這爵夫人，這舞女的命運都是極其不幸，所以最後在那一對張大着凝視着前方的眼裏，飽飽的含滿一眶淚水。真的，並且哭了，然而她却非常得意的笑着拿手絹去擦乾她的眼淚：『這真出乎意料了。我自己都不知道我竟哭

得出來。」

第二天下午，她又高高興興去到圓月劇社，並且她已想好了應當用怎樣的態度去見經理，並那些導演，那些演員們。

但剛剛走進門時，第一迎着她的，又是那扁臉；那嘲笑的笑，開始便無意的觸了她一下。

「呵，條又來哉。張先生在樓上，從這門轉過去，樓梯口有阿二，伊會引條去……」

於是她蹣跚過身去便走，故意又把這笑臉忘掉。當她走進辦公室時，真的，她居然很能夠安閒的，高貴的，走過去握那少年導演的手，又用那神彩飛揚的眼光去照顧一下全室的人。有個瘦子便走攏來，眼睛從那一副大眼鏡上面來打量她，一邊便向張壽琛探詢是否昨晚所說的那人。張壽琛便來介紹，這也是一位導演，並且還是上海有名的文人。可惜她却沒聽清名字，大約是姓程或姓甄吧。她雖說很不喜歡那眼鏡上面的看人法，但她不能不也很大方的謙恭的去接見。正在這當兒，一種太出人意表，而她又確確實實的聽見

張壽琛正打着上海腔向那瘦子說：「阿是年紀弗大，面孔生來也勿錯，儂看阿好？」

那瘦子又向她望了一眼，連忙點着頭：「滿好，滿好……」

這真把她駭癡了。她不知道這是不是應該的，當着她面前來評論她的容貌，像商議生意一樣，但她不會喊出聲來，或任性的申斥幾句，只好隱隱忍着那氣憤，於是這羞慚竟把她弄得麻木了起來，她不知應如何說話和動作了。

幾個喫香煙的妖妖嬈嬈的婦人走來攀她說話時，她竟不會用她活潑的本能去應付，爲怕人糾纏反退到室外的走廊上去。

張壽琛拿來一張合同要她簽字，她還沒看明裏面的意思，糊裏糊塗的就簽上了。後來還是一位姓朱的穿短汗褂的先生，把他編的圓月月刊送過八九本來，和夾上一張名片。她才覺得輕鬆了許多，道了一聲謝，便拿着這幾本書，退到一邊去獨自的假裝在翻書。但不久又走來一個形似流氓的洋服少年，靠在她對面的沙發上看她。這時她真狼狽得不得了，不知自己已變成了一個什麼東西，一舉一動都覺得不好，眼也不敢擡起去望人。

她想『回去吧，我回去吧！』她是這樣想回去，不過她却留住了。張壽琛又走來把她引到間壁的一間房子去，很不客氣的遞給她四張十元的紙幣。她說她無須乎這個，但這便是薪水，如她不拿時，便應該挨至十五號在那櫃臺邊用條子向那扁臉兌取了。於是她還得向人道謝。她並且問是否她已可以回去了。自然的，她的行止已是不能由自己了。張壽琛說到晚上的拍影，她可以來看看，並且那位甄（？）先生還想請她今晚拍一個裏面不很重要的人物試一試，還說他已決定爲她編一個劇本。因了她那瘦削，她那善蹙的眉峯，還得請她做個悲劇的主人公呢，一切的情節他都已想好了。但今晚她却不能拒絕那甄先生的請求，先做一個不重要的角色。

這天，無論在會客室，辦公室，餐廳，拍影場，化妝室，……凡是她所飽領的，便是那男女演員或導演間的粗鄙的俏皮話，或是當那大腿上被扭後發出的細小的叫聲，以及種種互相傳遞的眼光，誰也都是那樣自如的嬉笑的，快樂的談着，玩着。只有她，只有她驚訝，懷疑，像自己也變成妓女似的在這兒任那些毫不尊重的眼光去觀覽了。

她竭力振刷自己，但爲了避免受窘，便故意的想起不關緊要的事。當她想到晚上她便當拍影了，她實在希望有一個人來告訴她所演的劇情，以及她所配演的角色，所演的地方……於是她走進去問張壽琛。這位張先生想了一想，才彎腰到桌下，從亂報紙堆裏翻出一張申報來給她，那上面是登戴着一篇名叫「真假朋友」的影片的本事。她看了，算是她已模模糊糊的知道了一點。

喫過飯不久，張壽琛便把她引入化粧室。那裏面已坐了七八個對着鏡子在擦油的男女。她便坐在第三張凳上，一個受了導演吩咐的少年男子便走過來請她洗臉，替她塗上那粉紅色的油，又蓋上一層厚厚的粉。她看別人時都是那樣鮮紅的嘴唇，紫黑色的眼皮，所以她也想到她自己的面孔。她走到大鏡子面前時，她看見她被人打扮出來的那樣兒，簡直沒有什麼不同於那些在四馬路的野雞。但她却不知爲什麼還隱忍着受那位甄先生的引導，去扮一個角色。當她隨着他走入拍影場時，水銀燈都燃上好久了，所佈的景是在一個月影下的花園中，她應當同一個女演員，像朋友一般的從黑處扭扭捏捏的跑

進燈光輝煌地點，在一張椅上挨擠的坐着，十分高興的講着故事。於是，當另一男演員走攏來時，她便應當帶着一種知趣的神色悄悄地避開：這便完了。甄先生是臨時把這三個演員教着，並且做樣子，最後就朝她說：『勿要怕，儂試試看好了。』於是她和那女演員便站在沒有亮光處，預備向前；甄先生就坐在一張籐椅上，大聲的向她們喊了一聲『跑！』然而，在這一瞬間，出人意外的發生了一種響動，原來這個可憐的新演員駭得暈倒了。

當她清醒來，知道她剛纔所做的事，她非常傷心，但她又強忍着，只把淚水盈溢的眼光去看她的周圍。

張壽琛便走攏來，低聲慰問她：

「受驚麼？」

「不。」她回答：「不要緊，這是我舊病……」

甄先生便問她可不可重新來演。

本來，僅僅因了傷心，就已夠她去拒絕這逼迫的要求了，可是她却應諾，她也莫明爲

什麼她竟然這樣的去委屈她自己，也等於賣身以至於賣靈魂似的。

甄先生於是又開始喊『跑』，拍影機也開始映射。

她忍着，一直忍到走出這圓月劇社的大門。在車上，才放聲——但又怕人聽見的咽地極其傷心的痛哭起來。

以後，依樣是隱忍的，繼續着到這種純肉感的社會裏面去，自然，那奇怪的情景，見慣了，慢慢地可以不怕，可以從容，但究竟是使她的隱忍力更加強烈，更加偉大，至於能使她忍受到非常的無禮的侮辱了。

現在，大約在某一類的報紙和雜誌上，應當有不少的自命爲上海的文豪，戲劇家，導演家，批評家，以及爲這些人吶喊的可憐的嘍囉們，大家用『天香國色』和『閉月羞花』的詞藻去捧這個始終是隱忍着的林瑯——被命爲空前絕後的初現銀幕的女明星，以希望能夠從她身上，得到各人所以捧的慾望的滿足，或只想在這種慾望中得一點淺薄的快意吧。

莎菲女士的日記

十二月二十四

今天又颳風！天還沒亮，就被風颳醒了。伙計又跑進來生爐。我知道，這是那樣都不能再睡得着了。我也知道，不起來，便會頭昏。睡在被窩裏是太愛想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事上去。醫生說頂好能多睡，多喫，莫看書，莫想事，偏這就不能，夜晚總得到兩三點才能睡着，天不亮又醒了。像這樣颳風天，真不能不令人想到許多使人焦躁的事。並且一颳風，就不能出去玩，關在屋子裏沒有書看，還能做些什麼？一個人能呆呆的坐着，等時間的過去嗎？我是每天都在等着，挨着，只想這冬天快點過去；天氣一暖和我咳嗽總可好些，那時間要回南便回南，要進學校便進學校，但這冬天可太長了。

太陽照到紙窗上時，我是在煨第三次的牛奶。昨天煨了四次。次數雖煨得多，卻不定

是要喫，這祇不過是一個人，在颯風天爲免除煩惱的養氣法子。這固然可以混去一小點時間，但有時卻又不能不令人更加生氣，所以上星期整整的有七天沒玩牠，不過在沒有想出別的法子時，是又不能不借重牠來像一個老年人耐心着消磨時間。

報來了，便看報，順着次序看那大號字標題的國內新聞，然後又看國外要聞，本埠瑣聞……把教育界，黨化教育，經濟界，九六公債盤價……全看完，還要再去溫習一次昨天前天已看熟了的那些招男女，編級新生的廣告，那些爲分家產起訴的啓事，連那些什麼六〇六，百靈機，美容藥水，開明戲，真光電影……都熟習了過後才懶懶的丟開報紙。自然，有時是會發現點新的廣告，但也除不了是些綢緞鋪五年六年紀念的減價，恕計不週的計聞之類。

報看完，想不出能找點什麼事做，只好一人坐在火爐旁生氣。氣的事，也是天天氣憤了的。天天一聽到從窗外走廊上傳來的那些住客們喊伙計的聲音，便頭痛，那聲音真是又粗，又大，又嘎，又單調：『伙計，開壺！』或是『臉水，伙計！』這是誰也可以想像出來的一

種難聽的聲音。還有，那樓下電話也是不斷的有人在那電機旁大聲的說話。沒有一些氣息時，又會感到寂沈沈的可怕，尤其是那四堵粉塗的牆。牠們呆呆的把你眼睛擋住，無論你坐在那方；逃到床上躺着吧，那同樣的白塗的天花板，便沈沈的把你壓住。真找不出一件能令人不生嫌厭的心；如同那麻臉伙計，那有抹布味的飯菜，那掃不乾淨的窗格上的沙土，那洗臉檯上的鏡子——這是一面可以把你的臉拖到一尺多長的鏡子，不過只要你肯稍微一偏你的頭，那你的臉又會扁的使你自己也害怕……這都是可以令人生氣了又生氣。也許這只我一人如是。但我卻寧肯能找到些新的不快活，不滿足；只是新的，無論好壞，似乎都隔得我太遠了。

喫過午飯，華弟便來了。我一聽到他那特有的急遽的皮鞋聲已從走廊的那端傳來時，我的心似乎便從一種窒息中透出一口氣來的感到舒適。但我卻不會表示，所以當華弟進來時，我只能默默的望着他；他反以為我又在煩惱，握緊我一雙手，『姊姊，姊姊，』那樣不斷的叫着。我，我自然笑了！我笑的什麼呢，我知道！在那兩顆只望到我眼睛下面的跳

動的眸子中，我准懂得那收藏在眼簾下面，不願給人知道的是些什麼東西！這是有多麼久了，你，韋弟，你在愛我！但他捉住過我嗎？自然，我是不能負一點責，一個女人是應當這樣的。其實，我算夠忠厚了；我不相信會有第二個女人這樣不捉弄他的，並且我還在確確實實的可憐他，竟有時忍不住想去指點他：『韋弟，你不可以換個方法嗎？這樣是只能反使我不高興的……』對的，假使韋弟能夠再聰明一點，我是可以比較喜歡他些，但他卻只能如此忠實的去表現他的真摯！

韋弟看見我笑了，便很滿足。跳過床頭去脫大氅，還脫下他那頂大皮帽來。假使他這時再掉過頭來望我一下，我想他一定可以從我的眼睛裏得些不快活去。爲什麼他不可以再多的懂得我些呢？

我總願意有那末一個人能了解我得清清楚楚的，如若不懂得我，我要那些愛，那些體貼做什麼？偏偏我的父親，我的姊妹，我的朋友都能如此盲目的愛惜我，我真不知他們所愛惜我的是些什麼；愛我的驕縱，愛我的皮氣，愛我的肺病嗎？有時我爲這些生氣，傷心，

但他們卻都更容讓，我更愛我，說一些錯到更能使我想打他們的一些安慰話。我真願意在這種時候會有人懂得我，便罵我，我也可以快樂而驕傲了。

沒有人來理我，看我，我是會想念人家，或惱恨人家，但有人來後，我不覺得又會給人一些難堪，這也是無法的事。近來爲要磨練自己，常常話到口邊便嚥住，怕又在無意中竟刺着了別人的隱處，雖說是開玩笑。因爲如此，所以這是可以想像出來的，我是拿一種什麼樣的心情在陪輩弟坐。但輩弟若站起身來喊走時，我是又會因怕寂寞而感到悵惘，而恨起他來。這個輩弟是早就知道了的，所以他一直到晚上十點鐘才回去。不過我卻不騙人，並騙自己，我清白，輩弟不走，不特於他沒有益處，反只能讓我更覺得他太容易支使，或竟更可憐他的太不會愛的技巧了。

十二月二十八

今天我請毓芳同雲霖看電影。毓芳卻邀了劍如來。我氣得只想哭，但我卻縱聲的笑了。劍如，她是夠多麼可以損害我自尊之心的；我因爲她的容貌，舉止，無一不像我幼時所

最投洽的一個朋友，所以我竟不覺的時常在追隨她，她又特意給了我許多敢於親近她的勇氣，但後來，我卻遭受了一種不可忍耐的待遇，無論什麼時候想起，我都會痛恨我那過去的，已不可追悔的無賴行爲：在一個星期中我曾足足的給了她八封長信，而未曾給人理睬過。毓芳真不知想的那一股勁，明知我已不願再剔起從前的事，卻故意要邀着她來，像有心要挑逗我的憤恨一樣，我真氣了。

我的笑，毓芳和雲霖是不會留意這有什麼變異，但劍如她是能感覺得；可是她會裝裝糊塗，同我毫無芥蒂的說話。我預備罵她幾句，不過話只到口邊便想到我爲自己定下的戒條。並且做得太認真，怕越令人得意。所以我又忍下心去同她們玩。

到真光時，還很早，在門口又遇着一羣同鄉的小姐們，我真厭惡那些慣做的笑臉，我不去理她們，並且我無緣無故的生氣到那許多去看電影的人。我乘毓芳同她們說到熱鬧中，我丟下我所請的客，悄悄回來了。

除了我自己，是沒有人會原諒我的。誰也在批評我，誰也不知道我在人前所忍受的

一些人們給我的感觸。別人說我怪僻，他們哪裏知道我卻時常在討人好，討人歡喜，不過人們太不肯鼓勵我去說那大違我心的話，常常給我機會，讓我反省到我自己的行爲，讓我離人們卻更遠了。

夜深時，全公寓都靜靜的，我躺在床上好久了。我清清白白的想透了一些事，我還能傷心什麼呢？

十二月二十九

一早毓芳就來電話。毓芳是好人，她不會扯謊，大約劍如真是真病。毓芳說，起病是爲我，要我去，劍如將向我解釋。毓芳錯了，劍如也錯了，莎菲不是歡喜聽人解釋的人。根本我就否認宇宙間要解釋。朋友們好，便好；合不來時，給別人點苦頭喫，也是正大光明的事。我還可以爲我夠大量，太沒報復人了。劍如既爲我病，我倒快活，我不會拒絕聽別人爲我而病的消息。並且劍如病，還可以減少點我從前自怨自艾的煩惱。

我真不知應怎樣才能分析出我自己來。有時爲一朵被風吹散了的白雲，會感到一

種渺茫的，不可捉摸的難過，但看到一個二十多的男子（華弟其實還大我四歲）把眼淚一顆一顆掉到我手背時，卻像野人一樣的在得意的笑了。華弟是從東城買了許多信紙信封來我這裏玩，爲了他很快樂，在笑，我便故意去捉弄，看到他哭了，我卻快意起來，並且說：『請珍重點你的眼淚吧，不要以爲姊姊是像別的女人一樣脆弱得受不起一顆眼淚……』『還要哭，請你轉家去哭，我看見眼淚就討厭……』自然，他不走，不分辯，不負氣，只蜷在椅角邊老老實實無聲的去流那不知從哪裏得來的那末多的眼淚。我，自然，得意夠了，是又會慚愧起來，於是用着姊姊的態度去喊他洗臉，撫摩他的頭髮。他鑲着淚珠又笑了。

在一個老實人面前，我是已盡自己的殘酷天性去磨折了他，但當他走後，我真又想能抓回他來，只請求他一句：『我知道自己的罪過，請不要再愛這樣一個不配承受那真摯的愛的女人了吧！』

一月一號

我不知道那些熱鬧的人們是怎樣的過年法，我是只在牛奶中加了一個雞子，雞子還是昨天葦弟拿來的，一共是二十個，昨天燻了七個茶滷蛋，剩下的十三個，大約總夠我兩星期來喫牠。若喫午飯時，葦弟會來，則一定有兩個罐頭的希望。我真希望他來。因為想到葦弟來，所以我便上單牌樓去買了四盒糖，兩包點心，一簍橘子和蘋果，是預備他來時給他喫的。我是准斷定在今天只有他才能來。

但午飯喫過了，葦弟卻沒來。

我一共寫了五封信，都是用前幾天葦弟買來的好紙好筆。但我想能接得幾個美麗的畫片，卻不能。連幾個最愛弄這個玩藝兒的姊姊們都把我這應得的一份兒忘了。不得畫片，不希罕，單單只忘了我，卻是可氣的事。不過爲了自己從不會給人拜過一次年，算了，這也是應該的。

晚飯還是我一人獨喫。我煩惱透了。

夜晚毓芳、雲霖卻來了，還引來一個高個兒少年，我只想他們才真算幸福；毓芳、有雲

霖愛她，她滿意，他也滿意。幸福不是在有愛人，是在兩人都無更大的慾望，商商量量平平和和的過日子。自然，也有人將不屑於這平庸，但那只是另外那人的，卻與我的毓芳無關。毓芳是好人，因為她有雲霖，所以她「願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屬。」她去年曾替瑪麗作過一次戀愛婚姻介紹者。她又希望我能同輩弟好。因此她一來便問輩弟。但她卻和雲霖及那高個兒把我給輩弟買的東西喫完了。

那高個兒可真漂亮，這是我第一次感覺到男人的美上面，從來我是沒有留心到。只以為一個男人的本行是在會說話，會看眼色，會小心就夠了。今天我看了這高個兒，才懂得男人是另鑄有一種高貴的模型，我看出那襯在他面前的雲霖顯得多麼委瑣，多麼呆拙……我真要可憐雲霖，假使他知道他在這大人前所襯出的不幸時，他將怎樣傷心他那些所有的粗醜的眼神，舉止。我更不知當毓芳拿着這一高一矮的男人相比時，是會起一種什麼情感！

他，這生人，我將怎樣去形容他的美呢？固然，他的頰長的身軀，白嫩的面龐，薄薄的小

嘴唇，柔軟的頭髮，都足以閃耀人的眼睛，但他卻還另外有一種說不出，捉不到的丰儀來煽動你的心。如同，當我請問他的名字時，他是會用那種我想不到的不急遽的態度遞過那隻擎有名片的手來。我擡起頭去，呀，我看見那兩個鮮紅的，嫩膩的，深深凹進的嘴角了。我能告訴人嗎；我是用一種小兒耍糖果的心情在望着那惹人的兩個小東西？但我知道在這個社會裏面是不會准許任我去取得我所要的來滿足我的衝動，我的慾望，無論這是於人並不損害的事；所以我只得忍耐着，低下頭去，默默的去念那名片上的字：

「凌吉士，新加坡……」

凌吉士，他是能那樣毫無拘束的在我這兒談笑，像是在一個很熟的朋友處，難道我能說他這是有意來捉弄一個膽小的人？我是爲要強迫的去拒絕引誘，從不敢把眼光擡平去一望那可愛慕的火爐的一角。並且害得兩隻從不知羞慚的破爛拖鞋，也逼着我不能准走到桌前的燈光處。我並且生氣我自己；怎麼我只會那樣拘束，不調皮的在應對？平日看不起別人的交際法，今天才知道自己是還只能顯得又呆，又獸，又優氣。咳，他一定以爲

我是一個鄉下才出來的姑娘了！

雲霖同毓芳兩人看見我木木的，以爲我不歡喜這生人，常常去打斷他的說話，不久帶着他又走了。這個我也能感激他們的好意嗎？我望着那一高兩矮的影子在樓下院子中消失時，我真不願再回到這留得有那人的靴印，那人的聲音，和那人喫剩的餅屑的屋子。

一月三號

這兩夜通宵通宵的咳嗽。對於藥，簡直就不會有信仰，藥與病不是已毫無關係嗎？我明明已厭煩了那苦水，但卻又按時去喫牠，假使連藥也不喫，我更能拿什麼來希望我的病呢？神要人忍耐着生活，便安排許多痛苦在死的前面，使人不敢走擁死去。我呢，我是更爲了我這短促的不久的生，所以我越求生的利害；不是我怕死，是我總覺得我還沒享有得我生的一切。我要，我要使我快樂。無論在白天，在夜晚，我都是在夢想可以使我沒有什麼遺憾在我死的時候的一些事情。我想我能睡在一間極精緻的臥房的睡榻上，有我的

姊姊們跪在榻前的熊皮氈子上爲我祈禱，父親悄悄的朝着窗外嘆息，我讀着許多封從那些愛我的人兒們寄來的長信，朋友們都紀念我流着忠實的眼淚……我迫切的需要這人間的感情，想佔有許多不可能的東西。但人們給我的是什麼呢？整整又兩天，又一人幽囚在公寓裏，沒有一個人來，也沒有一封信來，我躺在床上咳嗽，坐在火爐旁咳嗽，走到桌子前也咳嗽，還想念這些可恨的人們……其實是還收到一封信的，不過這除了更加我一些不快外，也只不過是加我不快。這是在一年前曾騷擾過我的一個安徽粗壯男人所寄來，我沒看完就扯了。我真肉麻那滿紙的『愛呀愛的！我厭恨我不喜歡的人們的蓋獻……』

我，我能說得出我真實的需要是些什麼呢？

一月四號

事情不知錯到什麼地方去了。我爲什麼會想到搬家，並且在糊裏糊塗中欺騙了雲霖，好像扯謊也是本能一樣，所以在今天能毫不費力的便使用了。假使雲霖知道了莎菲

也會哄騙他，他不知應如何傷心；莎非是他們那樣愛惜的一個小妹妹。自然我不是安心的，並且我現在在後悔。但我能決定嗎，搬呢，還是不搬？

我是不能不向我自己說：『你是在想念那高個兒的影子呢！』是的，這幾天幾夜我是無時不神往到那些足以誘惑的。爲什麼他不在這幾天中單獨來會我呢？他應當知道他是不該讓我如此的去思慕他。他應當來看我，說他也想念我才對。假使他來，我是不會拒絕聽聽他所說的一些愛慕我的話，我還將令他知道我所要的是些什麼。但他卻不來。我估定這像傳奇中的事是難實現了。難道我去找他嗎？一個女人這樣放肆，是不會得好結果的。何況還要別人能尊敬我呢。我想不出好法子來，只好先去到雲霖處試一試，所以喫過午飯，我便冒風向東城去。

雲霖是京都大學的學生，他的住房便租在一家間於京都大學一院和二院之間。年胡同裏。我到他那裏時，幸好他沒出去，毓芳也沒來。雲霖當然很詫異我在大風天出來，我說是到德國醫院看病，順便來這裏。他也就毫不疑感的，又來問我的病狀，我卻把話頭

故意引到那天晚上。不費一點氣力，我便已打探得那人兒是住在第四寄宿舍，位置是在京都大學二院隔壁的。不久，我於是又嘆起氣來，我用了許多言辭把在西城公寓裏的生活，描摹得怎樣的寂寞，黯淡。我又扯慌說我唯一只想能貼近毓芳（我已知道毓芳已預備搬來雲霖處）。我要求雲霖同我往近處找房。雲霖是當然高興這差事，不會遲疑的。

在找房的時候，湊巧竟碰着了凌吉士。他也陪着我們。我真高興，高興使我膽大了，我狠狠的望了他幾次，他沒有覺得，他問我的病，我說全好了，他不信似的在笑。

我看上一間又低，又小，又霉的東房，這是在雲霖的隔壁一家叫大元的公寓裏。他和雲霖都說太溼，我卻執意要在第二天便搬來，理由是那邊太使我厭倦，而我急切的又要依着毓芳。雲霖無法，也就答應了。還說好第二天一早他和毓芳便過來替我幫忙。

我能告訴人，我單單選上這房子的用意嗎？牠是位置在第四寄宿舍和雲霖住所之間的。

他不曾向我告別，所以我又轉雲霖處，我盡所有的大膽在談笑。我把他什麼細小處

都審視遍了。我覺得都有我嘴唇放上去的需要。他不會也想到我是在打量他，盤算他嗎？後來我特意說我想請他替我補英文，雲霖笑，他聽後卻受窘了，不好意思的在含含糊糊的回答，於是我向心裏說，這還不是一個壞蛋呢，那樣高大的一個男人卻還會紅臉？因此我的狂熱更熾熾了。但我不願讓人懂得我，看得我太容易，所以我就驅遣我自己，很早的就回來了。

現在仔細一想，我唯恐我的任性，將把我送到更壞的地方去，暫時且住在這有洋爐的房裏吧，難道我能說得上我是愛上了那南洋人嗎？我還一絲一毫都不知道他呢。什麼那嘴唇，那眉梢，那眼角，那指尖……多無意識！這並不是一個人所應須的，我着魔了，會想到那上面。我決計不搬，一心一意來養病。

我決定了。我懊悔，我懊悔我白天所做的一些不是，一個正經女人所做不出來的。

一月六號

都奇怪我，聽說我搬了家，南城的金英，西城的江周，都來到我這低溼的小屋裏。我笑

着，有時在床上打滾，她們都說我越小孩氣了，我更大笑起來，我只想告訴她們我想的是什麼。下午葦弟也來了。葦弟最不快活我搬家，因為我未曾同他商量，並且離他更遠了。他見着雲霖時，竟不理他。雲霖摸不着他爲什麼生氣，望着他，他卻更板起臉孔。我好笑，我對自己說：『可憐，冤枉他了，一個好人！』

毓芳不再向我說劍如。她決定兩三天便搬來雲霖處，因為她覺得我既這樣想傍着她住，她不能讓我一人寂寂寞寞的住在這裏。她和雲霖待我更比以前親熱。

一月十號

這幾天我都見着凌吉士，但我從沒同他多說過幾句話，我是決不先提到補英文事。我看見他一天要兩次的往雲霖處跑，我發笑，我準斷定他以前一定不會同雲霖如此親密的。我沒有一次邀請他來我那兒去玩，雖說他問了幾次搬了家如何，我都裝出不懂的樣兒笑一下便算回答。我是把所有的心計都放在這上面用，好像同着什麼東西搏鬥一樣。我要着那樣東西，我還不願去取得，我務必想方設計的讓他自己送來。是的，我了解我

自己，不過是一個女性十足的女人，女人是只把心思放到她要征服的男人們身上。我要佔有他，我要他無條件的獻上他的心，跪着求我賜給他的吻呢。我簡直癡了，反反覆覆的只想着我所要施行的手段的步驟，我簡直癡了！

毓芳雲霖看不出我的興奮來，只說我病快好了。我也正不願他們知道，說我病好，我就假裝着高興。

一月十二

毓芳已搬來，雲霖却又搬走了。宇宙間竟會生出這樣一對人來，爲怕生小孩，便不肯住在一起。我猜想他們是連自己也不敢斷定：當兩人抱在一床時是不會另外又幹出些別的事來，所以只好預先防範，不給那肉體接觸的機會。至於那單獨在一房時的擁抱和親嘴，是不會發生危險，所以悄悄來表演幾次，便不在禁止之列。我忍不住嘲笑他了，這禁慾主義者！爲什麼會不須要擁抱那愛人的裸露的身體？爲什麼要壓制住這愛的表現？爲什麼在兩人還沒睡在一個被窩裏以前，會想到那些不相干足以擔心的事？我不相信戀

愛是如此的理智，如此的科學！

他倆不生氣我的嘲笑，他倆還驕傲着他們的純潔，而笑我小孩氣呢。我體會得出他們的心情，但我不能解釋宇宙間所發生的許許多多奇怪的事。

這夜我在雲霧處（現在要說毓芳處了）坐到夜晚十點鐘才回來，說了許多關於鬼怪的故事。

鬼怪這東西，我是在一點點大的時候，坐在姨媽懷裏聽姨爹講聊齋是常事，並且一到夜裏就愛聽。至於怕，又是另外一件不願告人的。因為一說怕，準就聽不成，姨爹便會踱過對面書房去，小孩就不准下床了。到進了學校，又從先生口裏得知點科學常識，爲了信服我們那位周麻子二先生，所以連書本也信服，從此鬼怪，便不屑於害怕了。近來人是更在長高長大，說起來，總是否認有鬼怪的，但雞衆卻不肯因爲不信便不出來，毛孔一個個也會空起的。不過每次同一人說到鬼怪時，別人是不知道我正在想拗開些說到別的開話上去，爲的怕夜裏一個人睡在被窩裏時想到死去了的姨爹姨媽就傷心。

回來時，我看到那黑魃魃的小胡同，真有點膽悸。我想，假使在哪個角落裏露出一個大黃臉，或伸來一隻毛手，又是在這樣像凍住了的冷巷裏，我不會以為是意外。但看到身邊的這高大漢子（凌吉士）做鏢手，大約總可靠，所以當毓芳問我時，我只答應「不怕，不怕。」

雲霖也同我們出來，他回他的新房子去，他向南，我們向北，所以只走了三四步，便聽不清那橡皮的鞋底在泥板上發出的聲音。

他伸來一隻手，攏住了我的腰：

「莎菲，你一定怕嘍！」

我想掙，但掙不掉。

我的頭停在他的脅前，我想，如若在亮處，看起來，我會像個什麼東西，被挾在比我高一個頭還多的人的腕中。

我把身一蹲，便竄出來了，他也鬆了手，陪我站在大門邊打門。

小胡同裏是黑極了，但他的眼睛是望到何處，我卻能很清白的看見。心微微有點跳，等着開門。

「莎菲，你怕嚇！」

門門已在響，是伙計在問誰。我朝他說：

「再——」

他猛的卻握住我的手，我也無力再說下去。

伙計看到我身後的大人，露着詫異。

到單獨只剩兩人在一房時，我的大膽，已經是變得毫無用處了。想故意說幾句客套話，也不會，只說：「請坐吧！」自己便去洗臉。

鬼怪的事，已不知忘掉到什麼地方去了。

「莎菲！你還高興讀英文嗎？」他忽然問。

這是他來找我，提頭到英文，自然他未必歡喜白白犧牲時間去替人補課，這意思，在

一個二十歲的女人面前，怎能瞞過，我笑了（這是在心裏笑）。我說：

『蠢得很，怕讀不好，丟人。』

他不說話，把我桌上擺的照片拿來玩弄着，這照片是我姊姊的一個剛滿一歲的女兒的。

我洗完臉，坐在桌子那頭。

他望望我，便又去望那小女孩，然後又望我。是的，這小女孩長的真像我，於是我問他：

『好玩嗎？你說像我不像？』

『她，誰呀！』顯然，這聲音就表示着非常之認真。

『你說可愛不可愛？』

他只追問着是誰。

忽的，我清白了他意思，我又想扯慌了。

『我的，』於是我把像片搶過來吻着。

他信了。我竟愚弄了他，我得意我的不誠實。

這得意，似乎便能減少他的嫵媚，他的英爽。要是不，爲什麼當他顯出那天真的詫愕時，我會忽略了他那眼睛，我會忘掉了他那嘴唇？否則，這得意一定將冷淡下我的熱情來。

然而當他走後，我卻懊悔了。那不是明明安放着許多機會嗎？我只要在他按住我手的當兒，另做出一種眼色，讓他懂得他是不會遭拒絕，那他一定可以還做出一些比較大膽的事。這種兩性間的大膽，我想只要不厭煩那人，是也會像把肉體來融化了的感到快樂，是無疑。但我爲什麼要給人一些嚴厲，一些端莊呢？唉，我搬到這破房子裏來，到底爲的是些什麼呢？

一月十五

近來我是不算寂寞了，白天便在隔壁玩，晚上又有一個新鮮的朋友陪我談話。但我的病却越深了。這真不能不令我灰心，我要什麼呢，什麼也於我無益。難道我有所眷戀嗎？一切又是多麼的可笑，但死卻不期然的會讓我一想到便傷心。每次看見那克利大夫的

臉色，我便想：是的，我懂得，你儘管說吧，是不是我已沒希望了？但我却拿笑代替了我的哭。誰能知道我在夜深流出的眼淚的分量！

幾夜，凌吉士都接着接着來，他告人說是在替我補英文，雲霖問我，我只好不答應。晚上我拿一本“Poor People”，放在他面前，他真個便教起我來。我只好又把書丟開，我說：『以後你不要再向人說在替我補英文吧，我病，誰也不會相信這事的。』他趕忙便說：『莎菲，我不可以等你病好些就教你嗎？莎菲，只要你喜歡。』

這新朋友似乎是來得如此夠人愛，但我却不知怎的，反而懶於注意到這些事。我每夜看到他絲毫得不着高興的出去，心裏總覺得有點歉仄：我只好在他穿大氅的當兒向他說：『原諒我吧，我是有病！』他會錯了我的意思，以為我同他客氣。『病有什麼要緊呢，我是不怕傳染的。』後來我仔細一想，也許這話是另含得別的意思，我真不敢斷定人的所作所為是像可以想像出來的那樣單純。

今天接到蘊姊從上海來的信，更把我引到百無可望的境地。我那裏還能找得幾句話去安慰她呢？她信裏說：『我的生命，我的愛，都於我無益了……』那她是更不必須要到我的安慰，我爲她而流的眼淚了。唉！但從她信中，我可以揣想得出她婚後的生活，雖說她未肯明明的表白出來。神爲什麼要去捉弄這些在愛中的人兒？蘊姊是最神經質，最熱情的人，自然她是更受不住那漸漸的冷淡，那已遮飾不住的虛情……我想要蘊姊來北京，不過這是做得到的嗎？這還是疑問。

葦弟來的時候，我把蘊姊的信給他看：他真難過，因爲那使我蘊姊感到生之無趣的人，不幸便是葦弟的哥哥。於是我又向他說了我許多新得的「人生哲學」的意義；他又盡他唯一的本能在哭。我只是很冷靜的去看他怎樣使眼睛變紅，怎樣拿手去擦乾，並且我在他那些舉動中，加上許多殘酷的解釋。我未曾想到在人世中，他是一個例外的老實人，不久，我一個人悄悄的跑出去了。

爲要躲避一切的熟人，深夜我才獨自從冷寂寂的公園裏轉來，我不知怎樣的度過

那些時間，我只想：『多無意義啊！倒不如早死了乾淨……』

一月十七

我想：也許我是發狂了！假使是真發狂，我倒願意。我想，能夠得到那地步，我總可以不會再感這人生的麻煩了吧……

足足有半年爲病而禁絕了的酒，今天又開始痛飲了。明明看到那吐出來的是比酒還紅的血。但我心卻像有什麼別的東西主宰一樣，似乎這酒便可在今晚致死我一樣，我是不願再去細想到那些糾糾葛葛的事……

一月十八

現在我還睡在這牀上，但不久就將與這屋分別了，也許是永別，我斷得定我還有那樣能再親我這枕頭，這棉被……的幸福嗎？毓芳，雲，葦，弟，金，夏，都保守着一種沉默圍繞着我坐着，焦急的等着天明了好送我進醫院去。我是在他們憂愁的低語中醒來的，我不願說話，我細想昨天上午的事，我聞到屋子中所遺留下來的酒氣和腥氣，才覺得心是正

在劇烈的痛，於是眼淚便湧了。因了他們的沉默，因了他們臉上所顯現出來的淒慘和黯淡，我似乎感到這便是我死的預兆。假設我便如此長睡不醒了呢，是不是他們也將是如此的沉默的圍繞着我僵硬的屍體？他們看見我醒了，便都走攏來問我。這時我真感到了那可怕的死別！我握着他們，仔細望着他們每個的臉，似乎要將這記憶永遠保存着。他們便都把眼淚滴到我手上，好像覺得我就要長遠的離開他們而走向死之國一樣。尤其是葦弟，哭得現出醜的臉。唉，我想：朋友呵，請給我一點快樂吧……於是，我反而笑了。我請他們替我清理一下東西，他們便在牀鋪底下拖出那口大籐箱來，在箱子裏有幾細花手絹的小包，我說：『這我要的，隨着我進「協和」吧。』他們便遞給我，我又給他們看，原來都滿滿是信札，我又向他們笑：『這，你們的也在內！』他們才似乎也快樂些了。葦弟又忙着從抽屜裏遞給我一本照片，是要我也帶去的樣子，我更笑了。這裏面有七八張是葦弟的單像。我又特容許了葦弟接吻在我手上，並握着我的手在他臉上摩擦，於是這屋子才不至於像真的有個殭屍停着的一樣，天光這時也慢慢顯出了魚肚白。他們又忙亂了，慌

着在各處找洋車。於是我病院的生活便開始了。

三月四號

接蘊姊死電是二十天以前的事，而我的病卻又一天有希望一天了。所以在一號又由送我進院的幾人把我送轉公寓來，房子已打掃得乾乾淨淨。又怕因為我冷，特生了一個小小的洋爐。我真不知應怎樣才能表示我的感謝，尤其是輩弟和毓芳。金和周又在我這兒住了兩夜才走，都充當我的看護，我是每日都躺着，簡直舒服得不像住公寓，同在家裏也差不了什麼了。毓芳還決定再陪我住幾天，等天氣還暖 and 點便替我上西山去找房子，我便好專去養病，我也真想能離開北京，可恨陽曆三月了，還如是之冷。毓芳硬要住在這兒，我也不好十分拒絕，所以前兩天為金和周搭的一個小鋪又不能撤了。

近來在病院卻把我自己的心又醫轉了，這實實在在卻是這些朋友們的温情把牠又重暖了起來，又覺得這宇宙還充滿着愛呢。尤其是凌吉士，當他走到醫院去看我時，我便覺得很驕傲，我想他那種風儀才夠去看一個在病院女友的病，並且我也懂得，那些看

護婦都在羨慕着我呢。有一天，那個很漂亮的密司楊問我：

「那高個兒，是你的什麼人呢？」

「朋友！」我是忽略了她問的無禮。

「同鄉嗎？」

「不，他是南洋的華僑，」

「那末是同學？」

「也不是。」

於是她狡滑的笑了，「就僅是朋友嗎？」

自然，我可以不必臉紅，並且還可以警訓她幾句，但我卻慚愧了。她看到我閉着眼睛裝要睡的狼狽樣兒，便很得意的笑着走去。後來我一直都惱着她。並且爲了躲避麻煩，有問起輩弟時，我便扯謊說是我的哥哥。有一個同周很好的小夥子，我便說是同鄉，或是親戚的亂扯。

當毓芳上課去後，我一人留在房裏時，我就去翻在一月多中所收到的信，我又很快活，很滿足，還有許多人在記念我呢。我是須要別人記念的，總覺得能多得點好意就好。父親是更不必說，又寄了一張像來，只是白頭髮似乎又多了幾根。姊姊們都好，可惜就為小孩們忙得很，不能多替我寫信。

信還沒看完，凌吉士又來了。我想站起來，但他卻把我按住。他握着我的手時，我快活得真想哭了。我說：

「你想沒想到我又會回轉這屋子呢？」

他只瞅着那側面的小鋪，表示一種不高興的樣子，於是我告訴他從前的那兩位客已走了，這是特為毓芳預備的。

他聽了便向我說他今晚不願再來，怕毓芳會厭煩他。於是我的心裏更充滿樂意了，「難道你就不怕我厭煩嗎？」

他坐在牀頭更長篇的述說他這一月多中的生活，還怎樣和雲霧衝突，鬧意見，因為

他贊成我早些出院，而雲霖執着說不能出來。毓芳也附着雲霖，他懂得他認識我的時間太少，說話自然不會起影響，所以以後他都不管這事了，並且在院中一和雲霖碰見，自己便先回來了。

我懂得他的意思，但我卻裝着說：『你還說雲霖，不是雲霖我還不會出院呢，住在裏面真舒服多了。』於是我又看見他默默的把頭掉到一邊去，不答應我的話。

他算着毓芳快來時，便走了，還悄悄告訴我說等明天再來。果然，不久毓芳便回來了。毓芳不會問，我也不告她，並且她爲我的病，不願同我多說話，怕我費神，我更樂得藉此可以多去想些另外的小閒事。

三月六號

當毓芳上課去後，把我一人擦在房裏時，我便會想起這所謂男女間的怪事；其實，在這上面，不是我愛自誇，我所受的訓練，至少也有我幾個朋友們的相加或相乘，但近來我卻非常之不能了解了。當獨自同着那高個兒時，我的心便會跳起來，又是羞慚，又是害怕，

而他呢，他只是那樣隨便的坐着，類乎天真的講他過去的歷史，有時是握着我的手；但這也不過是非常之自然，然而我的手便不會很安靜的被握在那大手中，是慢慢的會發燒。並且一當他站起身預備走時，不由的我心便慌張了，好像我將跌入那可怕的不安中，於是我釘着他看，真說不清那眼光是求憐，還是怨恨；但他卻忽略了這眼光，偶爾懂得了，也只說：『毓芳要來了喲！』我應當怎樣說呢？他是在怕毓芳自然，我也曾不願有人知道我暗地一人所想的一些不近情理的事，不過近來我又感得我有別人了解我感情的必要；幾次我向毓芳含糊的說起我的心境，她還是只那樣忠實的替我蓋被子，留心到我的藥，我真不能不有點煩悶了。

三月八號

毓芳已搬回去，羣弟卻又想代替那看護的差事。我知道，如若羣弟來，一定比毓芳還好，夜晚若想茶喫時，總不至於因聽到那濃睡中的鼾聲而不願擾攪人而把頭縮進被窩點算了；但我自然拒絕他這好意，他又固執着，我只好說：『你在這裏，我有許多不方便，並

且病呢，也好了。」他還要證明間壁的房子是空着，他可以住間壁，我正在無法時，凌吉士卻來了，我以為他們還不認識，而凌吉士已握着葦弟的手，說是在醫院已見過兩次。葦弟只冷冷的不理他，我笑着向凌吉士說：「這是我的弟弟，小孩子，不懂交際，你常來同他玩罷。」葦弟真的變成了小孩子，喪着臉站起身就走了。我因為有人在面前，便感得不快，也只好掩藏住，並且覺得有點對凌吉士不住，但他卻毫沒介意，反問我：「不是他性白嗎，怎會變成你的弟弟？」於是我笑了：「那末你是只准姓凌的人叫你做哥哥弟弟的！」於是他也笑了。

近來青年人在一處時，便老喜歡研究到這一個「愛」字，雖說有時我也似乎懂得點，不過終究還是不很說得清。至於男女間的一些小動作，似乎我又太看得明白了。也許便是因為我懂得了這些小動作，而於「愛」才反迷糊，才沒有勇氣鼓吹戀愛，才不敢相信自已還是一個純粹的夠人愛的小女子，並且才會懷疑到世人所謂的「愛」，以及我所接受的「愛」……

在我剛稍微有點懂事的時候，便給愛我的人把我苦夠了，給許多無事的人以誣蔑我，凌辱我的機會，以至我頂親密的小伴侶們也疏遠了。後來又爲了愛的脅迫，使我害怕得離開了我的學校。以後，人雖說一天天大了，但總常常感到那些無味的糾纏，因此有時不特懷疑到所謂『愛』，竟會不屑於這種親密。輩弟他說他愛我，爲什麼他只會常常給我一些難過呢？譬如今晚，他又來了，來了便哭，並且似乎帶了很濃的興味來哭一樣，無論我說：『你怎麼了，說呀！』『我求你，說話呀，輩弟……』他都不理會。這是從未有的事，我盡我的腦力也猜想不出他所驟遭的這災禍。我應當把不幸朝那一方去揣測呢？後來，大約他是哭夠了，於是才大聲說：『我不喜歡他！』『這又是誰欺侮了你呢，這樣大嚷大鬧的？』『我不喜歡那高個子！那同你好的！』哦，我這才知道原來還是嘔我的氣。我不覺得會笑了。這種無味的嫉妒，這種自私的佔有，便是所謂愛嗎？我發笑，而這笑，自然不會安慰到那有野心的男人的。並且因了我不屑的態度，更激起他那不可抑制的怒氣。我看着他那放亮的眼光，我以爲他要噬人了，我想：『來吧！』但他卻又低下頭去哭了，還揩着眼淚，

跟踉的又走出去。

這種表示，也許是稱爲狂熱的，真率的愛的表現吧，但葦弟卻毫不加思索地來使用在我面前，自然是只會失敗；並不是我願意別人虛僞點，做作點在愛上，我只覺得想靠這種小孩般舉動來打動我的心，是全無用。或者這因爲我的心是生來便如此硬；那我之種種不愜於人意而得來煩惱和傷心，也是應該的。

葦弟一走，自自然然我把自己的心意去揣摩，去仔細回憶到那一種溫柔的，大方的，坦白而又多情的態度上去，光這態度已夠人欣賞得像喫醉一般的感到那融融的蜜意，於是我拿了一張畫片，寫了幾個字，命伙計即刻送到第四寄宿舍去。

三月九號

我看見安安閒閒坐在我房裏的凌吉士，不禁又可憐到葦弟，我祝禱世人不要像我一樣，忽略了蔑視了那可貴的真誠而把自己陷到那不可拔的渺茫的悲境裏；我更願有那末一個真誠純潔的女郎去飽領葦弟的愛；並填實葦弟所感得的空虛啊！

三月十三

好幾天又不提筆，不知還是因為我心情不好，或是找不出所謂的情緒。我只知道，從昨天來我是更只想哭了。別人看到我哭，便以為我在想家，想到病，看見我笑呢，又以為我快樂了，還欣慶着這健康的光芒……但所謂朋友皆如是，我能告誰以我的不屑流淚，而又無力笑出的癡騷心境？並且因我看清了自己在人間的種種不願捨棄的熱望以及每次追求而得來的懊喪，所以連自己也不願再同情這未能悟澈所引起的傷心。更哪能捉住一管筆去詳細寫出自怨和自恨呢！

是的，我好像又在發牢騷了。但這只是隱忍着在心頭而反覆向自己說，似乎還無礙。因為我並未曾有過那種膽量，給人看我的蹙緊眉頭，和聽我的嘆氣，雖說人們早已無條件的贈送過我以『狷傲』、『怪僻』等等好字眼。其實，我並不是要發牢騷，我只想哭，想有那末一個人來讓我倒在他懷裏哭，並告訴他：『我又糟場我自己了！』不過誰能了解我，抱我，撫慰我呢？是以我只能含笑聲中咽住『我又糟場我自己了』的哭聲。

我到底又爲了什麼呢，這真好難說！自然我是未曾有過一刻私自承認我是愛戀上那高個兒了的，但他之在我的心心念念中怎地又蘊蓄着一種分析不清的意義。雖說他那頎長的身軀，嫩玫瑰般的臉龐，柔軟的眼波，惹人的嘴角，是可以誘惑許多愛美的女子，並以此那嬌貴的態度傾倒那些還有情愛的。但我豈肯爲了這些無意識的引誘而迷戀到一個十足的南洋人真的，在他最近的談話中，我懂得了他的可憐的思想；他需要的是什麼？是金錢，是在客廳中能應酬他買賣中朋友們的年青太太，是幾個穿得很標緻的白胖兒子。他的愛情是什麼？是拿金錢在妓院中，去揮霍而得來的一時肉感的享受，和坐在軟軟的沙發上，擁着香噴噴的肉體，嘴抽着烟捲，同朋友們任意談笑，還把左腿疊壓在右膝上；不高興時，便拉倒，回到家裏老婆那裏去。熱心於演講辯論會，網球比賽，留學哈佛，做外交官，公使大臣，或繼承父親的職業，做橡樹生意，成資本家……這便是他的志趣！他除了不滿於他父親未曾給他過多的錢以外，便什麼都是可使他在一夜不會做夢的睡覺；如有，便也只是嫌北京好看的女人太少，讓他有時也會厭膩起遊戲園，戲場，電影院，公園

來……唉，我能說什麼呢？當我明白了那使我愛慕的一個高貴的美型裏，是安置着如此的一個卑劣靈魂，並且無緣無故還接受過他的許多親密，這親密自然是還值不了在他從妓院中揮霍裏剩餘下的一半多！想起那落在我髮際的吻來，真又使我悔恨到想哭了！我豈不是把我獻給他任他來玩弄我來比擬到賣笑的姊妹中去，然而這又都只能把責備來加上我自己，使我更難受的，因為假設只要我自己肯，肯把嚴厲的拒絕放到我眸子中去，我敢相信他不會那樣大膽，並且我也敢相信他之所以不會那樣大膽，是由於他還未曾有過那戀愛的火焰燃熾……唉！我應該怎樣來咀咒我自己了！

三月十四

這是愛嗎，也許要愛才具有如此的魔力，不是，為什麼一個人的思想會變幻得如此不可測！當我睡去的時候，我看不起那美人，但剛從夢裏醒來，一揉開睡眼，便又思念那市儈了。我想：他今天會來嗎？什麼時候呢？早晨，過午，晚上？於是我跳下牀來，急忙忙的洗臉，鋪牀，還把昨夜丟在地下的一本大書檢起，不住的在邊緣處摩挲着，這是凌吉士昨夜遺忘

三月十四晚上

我是有如此一個美的夢想，這夢想是凌吉士所給我的。然而同時又爲他而破滅。所以我因了他才能滿飲着青春的醇酒，在愛情的微笑中度過了清晨；但因了他，我認識了「人生」這玩藝，而灰心而又想到死；至於痛恨到自己甘於墮落，所招來的，簡直只是最輕的刑罰！真的，有時我爲願保存我所愛的，我竟想到「我有沒有力去殺死一個人呢？」

我想遍了，我覺得爲了保存我的美夢，爲了免除使我生活的力一天天減少，頂好是即刻上西山好，但毓芳告訴我，說她所託找房子的那位住在西山的朋友還沒有回信來，我又怎好再去詢問或催促呢？不過我決心了，我決心讓那高小子來嘗一嘗我的不柔順，不近情理的倨傲和侮弄。

三月十七

那天晚上輩弟賭着氣回去，今天又小心翼翼的自己來和解，我不覺笑了。並感到他

的可愛。如若一個女人只要能找得一個忠實的男伴，做一身的歸落，我想誰也沒有我輩弟可靠。我笑問：『輩弟，還恨姊姊不呢？』於是他羞慚的說：『不敢。姊姊，你了解我罷！我是除了希冀你不會擯棄我以外不敢有別的念頭的。一切只要你好，你快樂就夠了！』這還不真摯嗎？這還不動人嗎？比起那白臉龐紅嘴唇的如何？但是後來我說：『輩弟，你好，你將來一定是一切都會很滿你意的。』他却露出淒然的一笑。『永世也不會！——但願如你所說……』這又是什麼呢？又是給我難受一下！我恨不得跪在他面前求他只賜我以弟弟或朋友的愛罷！單單爲了我的自私，我願我少些糾葛，多快樂點。輩弟愛我，並會說那樣好聽的話，但他忽略了第一他應當真的減少他的熱望，第二他也應隱藏起他的愛來。我爲了這一個老實的男人，所感到無能的抱歉，真也夠受了。

三月十八

我又託夏在替我往西山找房了。

三月十九

凌吉士居然已幾日不來我這裏了。自然，我不會打扮，不會應酬，不會治理家事，我有肺病，無錢，他來我這裏做什麼！我本無須乎要他來，但他真的不來了却又更令我傷心，更證實他以前的輕薄。難道他也是如華弟一樣老實，當他看到我寫給他的字條：『我有病，請不要再來擾我，』就信會是真話，竟不可違背，而果真不來麼？這又使我只想再見他一面，到底審看一下這高大的怪物是怎樣的在覷看我。

三月二十

今天我在雲霖處跑了三次，都未曾遇見我想見的人，似乎雲霖也有點疑惑，所以他問我這幾天見着凌吉士沒有。我只好又悵悵的跑回來。我實在焦煩得很，我敢自己欺自己說我這幾日沒有思念到他嗎？

晚上七點鐘的時候，毓芳和雲霖來邀我到京都大學第三院去聽英語辯論會，並且乙組的組長便是凌吉士。我一聽到這消息，心就立刻砰砰的跳起來。我只得拿病來推辭了這善意的邀請。我這無用的弱者，我沒有膽量去承受那激動，我還是希望我能不見着

他。不過在他倆走時，我却又請他倆致意到凌吉士，說我問候他。唉，這又是多無意識啊！

三月二十一

在我剛喫過鷄子牛奶，一種熟習的叩門聲便響着，在紙格上還印上一個頗長的黑影。我只想跳過去開門，但不知爲一種什麼情感所支使，我暗着氣，低下頭去了。

「莎菲，起來沒有？」這聲音是如此柔嫩令我一聽到會想哭。

爲了知道我已坐在椅子上嗎？爲了知道我無能發氣和拒絕嗎？他輕輕的托開門便走進來了。我不敢仰起我滋潤的眼皮來。

「病好些沒有，剛起來嗎？」

我答不出一句話。

「你真在生我的氣啊。莎菲，你厭煩我，我只好走了。莎菲！」

他走，於我自然很合適，但我又猛然擡起頭拿眼光止住了他開門的手。

誰說他不是一個壞蛋呢，他懂得了。他敢於把我的雙手握得緊緊的。他說：

『莎菲，你捉弄我了。每天我走你門前過，都不敢進來，不是雲霖告訴我說你不會生氣，那我今天還不敢來。你，莎菲，你厭煩我不呢？』

誰都可以體會得出來，假使他這時敢於擁抱住我，狂亂的吻我，我一定會倒在他手腕上哭了出來：『我愛你呵！我愛你呵！』但他却如此的冷淡，冷淡得使我又恨他了。然而我心裏又在想：『來呀，抱我，我要接吻在你臉上咧！』自然，他依舊還握着我的手，把眼光緊釘在我臉上，然而我搜遍了，在他的各種表示中，我得不着我所等待於他的賜與。爲什麼他僅僅只懂得我的無用，我的可輕侮，而不夠瞭解他之在我心中所占的是一種怎樣的地位！我恨不得用脚尖踢出他去，不過我又爲了另一種情緒所支配，我向他搖了頭，表示是不厭煩他的來到。

於是我又很柔順的接受了他許多淺薄的情意，聽他又說着那些使他津津有味，卑劣享樂，以及「賺錢和花錢」的人生意義，並承他暗示我許多做女人的本分。這些又使我看不起他，暗罵他，嘲笑他，我拿我的拳頭，隱隱痛擊我的心，但當他揚揚地走出我

房時，我受逼得又想哭了。因為我壓制住我那狂熱的欲念，我未曾請求他多留一會兒。唉，他走了！

三月二十一夜

在去年這時候，我過的是一種什麼生活！爲了有蘊姊千依百順的疼我，我便裝病躺在牀上不肯起來。爲了想受蘊姊撫摩我，便因那着急無以安慰我而流淚的滋味，我伏在桌上想到一些小不滿意的事而哼哼唧唧的哭。便有時因在整日靜寂的沈思裏得了點哀戚，但這種淡淡的淒涼，却更令我捨不得去擾亂這情調，似乎在這裏面我也可以味出一縷甜意一樣的。至於在夜深了的法國公園，聽躺在草地上的蘊姊唱牡丹亭，那又是更不願想到的事了。假使她不會被神捉弄般的去愛上那蒼白臉色的男人，她一定不會死的這樣快，我當然不會一人漂流到北京，無親無愛的在病中掙扎，雖說有幾個朋友，他們也很體惜我，但在我所感應得出的我和他們的關係能和蘊姊的愛在一個天平上相稱嗎？想起蘊姊，我是真應當像從前在蘊姊面前撒嬌一樣的縱聲大哭，不過這一年來，因

爲多懂得了一些事，雖說時時想哭却又咽住了，怕讓人知道了厭煩。近來呢，我更是不知爲了什麼只能焦急。而想得點空閒去思慮一下我所做的，我所想的，關於我的身體，我的名譽，我的前途的好處和歹處的時間也沒有，整天把紊亂的腦筋只放到一個我不願想到的去處，因爲便是我想逃避的，所以越把我弄成焦煩苦惱得不堪言說！但是我除了說「死了也活該！」是不能再希冀什麼了。我能求得一些同情和慰藉嗎？然而我們似乎在向人乞憐了。

晚飯一喫過，毓芳便和雲霖來我這兒坐，到九點我還不肯放他倆走。我知道，毓芳礙住面子祇好又坐下來，雲霖藉口要預備明天的課，執意一人走回去了。於是我隱隱的向毓芳吐露我近來所感得的窘狀，我只想她能懂得這事，並且能硬自作主來把我的生活改變一下，做我自己所不能勝任的。但她完全把話聽到反面去了，她忠實的告誡我：「莎菲，我覺得你太老實，自然你不是有意，你可太不留心你的眼波了。你要知道，凌吉士他們比不得在上海同我們玩耍的那羣孩子，他們很少機會同女人接近，受不起一點好意

的，你不要令他將來感到失望和痛苦。我知道，你那裏會愛到他呢？」這錯誤是不是又該歸到我，假設我不想求助於她而向她饒舌，是不是她不會說出這更令我生氣，更令我傷心的話來？我噎着氣又笑了：「芳姊，不要把我說得太壞了吓！」

毓芳願意留下住一夜時，我又趕着她走了。

像那些才女們，因得了一點點不很受用，便能「我是多愁善感呀，」「悲哀呀我的心……」「……」做出許多新舊的詩。我呢，沒出息的，白白被這些詩境困着，連想以哭代替詩句來表現一下我的情感的搏鬥都不能。光在這上面，爲了不如人，也應撩開一切去努力做人才對，便還退一千步說，爲了自己的熱鬧，得一羣淺薄眼光之讚頌，我總也不該不拏起筆或鎗來。真的便把自己陷到比死還難忍的苦境裏，單單爲了那男人的柔髮，紅脣……？

我又夢想到歐洲中古的騎士風度，這拿來比擬是不會有錯，如其是有人看到凌吉士過的。他又能把那東方特長的溫柔保留着。神把什麼好的，都慨然賜給他了，但神爲什

麼不再給他一點聰明呢？他還不懂得真的愛情呢，他確是不懂得，雖說他有了妻，（今夜毓芳告我的）雖說他，曾在新加坡乘着腳踏車追趕坐洋車的女人，因而戀愛過一小段時間，雖說他曾在「韓家潭」住過夜。但他真得到一個女人的愛過麼？他愛過一個女人麼？我敢說不會！

一種奇怪的思想又在我腦中燃熾了。我決定來教教這大學生。這宇宙並不是像他所懂的那樣簡單的啊！

三月二十二

在心的忙亂中，我勉強竟寫了這些日記了。早先是因為蘊姊寫信來要，再三再四的，我只好開始來寫。現在是蘊姊又死了好久，我還捨不得繼續下去，心想便爲了蘊姊在世時所諄諄向我說的一些話而便永遠寫下去做紀念蘊姊也好。所以無論我那樣不願提筆，也只得胡亂畫下一頁半頁的字來。本來是睡了，但望到掛在壁上蘊姊的像，忍不住又爬起，爲免掉想念蘊姊的難受而提筆了。自然，這日記，我總是覺得除了蘊姊我不願

給任何人看。第一是因爲這是特爲了蘊姊要知道我的生活而記下的一些瑣瑣碎碎的事，二來我也怕別人給一些理智的面孔給我看，好更刺透我的心，似乎我自己也會困了別人所尊崇的道德而真的也感到像犯了罪一樣的難受。所以這黑皮的小本子我是許久以來都安放在枕頭底下的墊被的下層。今天不幸我却違背我的初意了，然而也是不得已，雖說似乎是出於毫末思考。原因是鞏弟近來非常誤解我，以致常常使得他自己不安，而又常常波及我。我相信在我平日的一舉一動中，我都很能表示出我的態度來。爲什麼他懂不了我的意思呢？難道我能直捷的說明，和阻止他的愛嗎？我常常想，假設這不是鞏弟而是另外一人，我將會知道怎樣處置是最合法的。偏偏又是如此能令我忍不住心去的一個好人！我無法了，我只好把我的日記給他看。讓他知道他之在我的心裏是怎樣的無希望，並知道我是如何涼薄的反反覆覆的不足愛的女人。假設鞏弟知道我，我自然是會將他當做我唯一可訴心肺的朋友，我會熱誠的擁着他同他接吻。我將替他願望那世界上最可愛，最美的女人……日記，鞏弟是看過一遍，又一遍了，雖說他曾經哭過，但

態度非常鎮靜，是出我意料之外的。我說：

「懂得了姊姊嗎？」

他點頭。

「相信姊姊嗎？」

「關於那方面的？」

於是我懂得那點頭的意義。誰能懂得我呢，便能懂得了這只能表現我萬分之一的日記，也只能令我看到這有限的而傷心喲！何況，希求人了解，而以想方設計用文字來反覆說明的日記給人看，已夠是多麼可傷心的事！並且，後來輩弟還怕我以為他未曾懂得我，於是不住的說：

「你愛他！你愛他！我不配你！」

我真想一賭氣扯了這日記。我能說我沒有糟塌這日記嗎？我只好向輩弟說：『我要睡了，明天再來罷。』

在人裏面，真不必求什麼！這不是頂可怕的嗎？假設蘊姊在，看見我這日記，我知道，她是會抱着我哭：『莎菲，我的莎菲！我爲什麼不再變得偉大點，讓我的莎菲不至於這樣苦啊……』但蘊姊已死了，我拿着這日記應怎樣的來痛哭才對！

三月二十三

凌吉士向我說：『莎菲！你真是一個奇怪的女子。』我了解這並不是懂得了我的什麼而說出的。一句讚嘆。他所以爲奇怪的，無非是看見我的破爛了的手套，搜不出香水的抽屜，無緣無故扯碎了的新棉袍，保存着一些舊的小玩具，……還有什麼？聽見些不常的笑聲，至於別的，他便無能去體會了，我也從未向他說過一句我自己的話。譬如他說：『我以後要努力賺錢呀。』我便笑；他說到邀起幾個朋友在公園追着女學生時，『莎菲，那真有趣。』我也笑。自然，他所說的奇怪，只是一種在他習慣上不常的奇怪。並且我也很傷心，我無能使他了解我而敬重我。我是什麼也不希求了，除了往西山去。我想到我過去的一切妄想，我好笑！

三月二十四

一當他單獨在我面前時，我覷着那臉龐，聆着那音樂般的聲音，我心便在忍受那感情的鞭打！爲什麼不撲過去吻住他的嘴唇，他的眉梢，他的……無論什麼地方？真的，有時話都到口邊了：『我的王准許我親一下吧！』但又受理智不，我就從沒有過理智，是受另一種自尊的情感所裁制而又咽住了。唉！無論他的思想是怎樣壞，而他使我如此癡狂的動情，是曾有過而無疑，那我爲什麼不承認我是愛上了他咧？並且，我敢斷定，假使他能把我緊緊的擁抱着，讓我吻遍他全身，然後他把我丟下海去，丟下火去，我都會快樂的閉着眼等待那可以永久保藏我那愛情的死的來到。唉！我竟愛他了，我要他給我一個好好的死就夠了……

三月二十四夜深

我決心了。我爲拯救我自己被一種色的誘惑而墮落，我明早便會到夏那兒去，以免看見了凌吉士又痛苦，這痛苦已纏縛我如是之久了！

三月二十六

爲了一種糾纏而去，但又遭逢着另一種糾纏，使我不得不又急速的轉來了。在我去夏那兒的第二天，夢如便也去了。雖說她是看另一人去的，但使我很感到不快活。夜晚，她大發其對感情的一種新近所獲得的議論，隱隱的含着譏刺向我，我默然。爲不願讓她更得意，我睜着眼，睡在夏的床上等到了天明，我才又忍着氣轉來……

毓芳告訴我，說西山房子已找好了，並且又另外替我邀了一個女伴，也是養病的，而這女伴同毓芳又算是一個很好的朋友。聽到這消息，應該是很歡喜吧，但我剛剛在眉頭舒展了一點喜色，而一種黯然的淒涼便罩上了。雖說我從小便離開家，在外面混，但都有我的親戚朋友隨着我，這次上西山，固然說起來離城只有幾十里，但在我，一個活了二十歲的人，開始一人跑到羸生的地方去，還是第一次，假使我竟無聲無息的死在那山上，誰是第一個發現我死屍的？我能擔保我不會死在那裏嗎？也許別人會笑我擔憂到這些小事，而我卻真的哭過，當我問毓芳捨不捨得我時，而毓芳卻笑笑，笑我問小孩話，說是這一點

點路有什麼捨不得，直到毓芳准許了我每禮拜上山一次，我才不好意思的揩乾眼淚。

下午我到鞏弟那兒去了，鞏弟也說他一禮拜上山一次，填毓芳不去的空日。

回來已夜了，我一人寂寂寞寞的在收拾東西，想到我要離開北京的這些朋友們，我又哭了。但一想到朋友們都未曾向我流淚，我又擦去我臉上的淚痕。我是將一人寂寂寞寞的又離開這古城了。

在寂寞裏，我又想到凌吉士了，其實，話不是這樣說，凌吉士簡直不能說「想起」，又想起，「完全是整天都在繫念到他，只能說：『又來講我的凌吉士吧。』這幾天我故意造成的離別，在我是不可計的損失，我本想放鬆了他。而我把他捏得更緊了。我既不能把他從我心裏壓根兒拔去，我爲什麼要躲避着不見他的面呢？這真使我懊惱，我不能便如此同他離別，這樣寂寂寞寞的走上西山……

三月二十七

一早毓芳便上西山去了，去替我佈置房子，說好明天我便去。我爲她這番盛情，我應

怎樣去求得那些沒有的字來表示我的感謝。我本想再默一天在城裏，便也不好說出了。

我正焦急的時候，凌吉士才來，我握緊他雙手，他說：

『莎菲！幾天沒見你了！』

我很願意在這時我能哭得出來，抱着他哭，但眼淚只能噙在眼裏，我只好又笑了。他聽見明天我要上山時，他顯出的那驚訝和一種嗟嘆，又很安慰到我，於是我真的笑了。他見到我笑，便把我的手反捏得緊緊的，緊得使我生痛。他怨恨似的說：

『你笑！你笑！』

這痛是我從未有過的舒適，好像心裏也正錐下去一個什麼東西，我很想倒下他的手腕去，而這時韋弟卻來了。

韋弟知道我恨他來，而他偏不走。我向着凌吉士使眼色，我說：『這點鐘有課吧？』於是我送凌吉士出來。他問我明早什麼時候走，我告他；我問他還來不來呢，他說回頭便來；於是我望着他快樂了，我忘了他是怎樣可鄙的人格，和美的相貌了，這時他在我的眼裏，

是一個傳奇中的情人。哈，莎菲有了一個情人了……

三月二十七晚

自從我趕走弟到這時已是整整五個鐘頭了。在這五點鐘裏，我應怎樣才想得出一個恰合的名字來稱呼牠？像熱鍋上的螞蟻在這小房子裏不安的坐下，又站起，又跑到門縫邊瞧，但是——他一定不來了，他一定不來了，於是我又想哭，哭我走得這樣淒涼，北京城就沒有了一個人陪我一哭嗎？是的，我是應該離開這冷酷的北京的，爲什麼我要捨不得這板床，這油膩的書桌，這三條腿的椅子……是的，明早我就要走了，北京的朋友們不會再膩煩莎菲的病。爲了朋友們輕快的舒適，莎菲便爲朋友們死在西山也是該的！但都能如此的讓莎菲一人得不着一點熱情孤孤寂寂的上山去，想來莎菲便不死，也不會有損害或激動於人心吧……不想！不想！有什麼可想的？假使莎菲不如此貪心在攫取感情，莎菲不是便很可滿足於那些眉目間的同情了嗎……

關於朋友，我不說了。我知道永世也不會使莎菲感到滿足這人間的友誼的！

但我能滿足些什麼呢？凌吉士答應我來，而這時已晚上九點了。縱是他來了，我便會很快樂嗎？他會給我所須要的吗……

想起他不來，我又該痛恨我自己了！在很早的從前，我懂得對付那一種男人便應用那一種態度，而到現在反蠢了。當我問他還來不來時，我怎能顯露出那希求的眼光，在一個漂亮人面前，是不應老實，讓人瞧不起……但我愛他，爲什麼我要使用技巧？我不能直接向他表明我的愛嗎？並且我覺得只要於人無損，便吻人一百下，爲什麼便不可以被准許呢？

他既答應來，而又失信，顯見得是在戲弄我。朋友，留點好意在莎菲走時，總不至於像是一種損失吧。

今夜我簡直狂了。語言，文字是怎樣在這時顯得無用！我心像被許多小老鼠啃着一樣，又像一盆火在心裏燃燒。我想把什麼東西都摔破，又想冒着夜氣在外面亂跑去，我無法制止我狂熱的感情的激蕩，我便躺在這熱情的針氈上，反過去也刺着，翻過來也刺着，

似乎我又是在油鍋裏聽到那油沸的響聲，感到渾身的灼熱……爲什麼我不跑出去呢？我等着一種渺茫的無意義的希望到來！哈……想到那紅脣，我又癩了！假使這希望是可能的話——我獨自又忍不住笑，我再三再四反覆問我自己：『愛他嗎？』我更笑了。莎菲不會傻到如此地步去愛上那南洋人。難道因了我不承認我的愛，便不可以被人准許做一點兒於人也無損的事？

假使今夜他竟不來，我怎能甘心便忽然上西山去……

唉！九點半了！

九點四十分了！

三月二十八晨三時

莎菲生活在世上，所要人們的了解她體會她的心太熱烈太懇切了，所以長遠的沉溺在失望的苦惱中，但除了自己，誰能夠知道她所流出的眼淚的分量？

在這本日記裏，與其說是莎菲生活的一段記錄，不如直接算爲莎菲眼淚的每一個

點滴，是在莎菲心上，才覺得更切實。然而這本日記現在是要收束了，因為莎菲已無須乎此——用眼淚來洩憤和安慰，這原因是對於一切都覺得無意識，流淚更是這無意識的極深的表白。可是在這最後一頁的日記上，莎菲應該用快樂的心情來慶祝，她是從最大的那失望中，驀然得到了滿足，這滿足似乎要使人快樂得到死才對。但是我，我只從那滿足中感到勝利，從這勝利中得到淒涼，而更深的認識我自己的可憐處，可笑處，因此把我這幾月來所縈繫於夢想的一點「美」反飄渺了，——這個美便是那高個兒的丰儀！

我應該怎樣來解釋呢？一個完全癡狂於男人儀表上的女人的心理！自然我不會愛他，這不會愛，很容易說明，就是在他丰儀的裏面是躲着一個何等卑醜的靈魂！可是我又傾慕他，思念他，甚至於沒有他，我就失掉一切生活意義的保障了；並且我常常想，假使有那末一日，我和他的嘴唇合攏來，密密的，那我的身體就從這心的狂笑中瓦解去，也願意。其實，單單能獲得騎士一般的那人兒的溫柔的一撫摩，隨便他的手尖觸到我身上的任何部分，因此就犧牲一切，我也肯。

我應當發癩，因為像這些幻想中的異跡，夢似的，終於毫無困難的都給我得到了。但是從這中間，我所感得的是我所想像的那些會醉我靈魂的幸福麼？不啊！

當他——凌吉士——在晚間十點鐘來到時候，開始向我囁囁的表白，說他是如何的在想我……還使我心動過好幾次；但不久我看到他那被情慾在燃燒的眼睛，我就害怕了。於是從他那卑劣的思想中所發出的更醜的誓語，又振起我的自尊心來！假使他把這串淺薄肉麻的情話去對別個女人說，一定是很動聽的，可以得一個所謂的愛的心吧。但他卻向我，就由這些話語的力，把我推得隔他更遠了。唉，可憐的男子！神既然賦與你這樣的一副美形，卻又暗暗的捉弄你，把那樣一個毫不相稱的靈魂放到你人生的頂上！你以為我所希望的是「家庭」嗎？我所歡喜的是「金錢」嗎？我所驕傲的是「地位」嗎？「你，在我面前，是顯得多麼可憐的一個男子啊！」我真要為他不幸而痛哭，然而他依然把眼光鎖住我臉上，是被情慾之火燃燒得如何的怕人！倘若他只限於肉感的滿足，那末他倒可以用他的色來摧殘我的心；但他卻哭聲的向我說：「莎菲，你信我，我是不會負你

的！『啊，可憐的人！他還不知道在他面前的這女人，是用如何的輕蔑去可憐他的使用這些做作，這些話！我竟忍不住而笑出聲來，說他也知道愛，會愛我，這只是近於開玩笑！那情慾之火的巢穴——那兩隻灼閃的眼睛，不正在宣佈他除了可鄙的淺薄的須要，別的一切都不知道麼？』

『喂，聰明一點，走開吧，』韓家潭，『那個地方才是你尋樂的場所！』我既然認清他，我就應該這樣說，教這個人類中最劣種的人兒滾出去。然而，雖說我暗暗地在嘲笑他，但當他大膽地貿然伸開手臂來擁我時，我竟又忘記了一切，我臨時失掉了我所有的一些自尊和驕傲，我是完全被那僅有的一副好丰儀迷住了，在我心中，我只想，『緊些！多抱我一會兒吧，明早我便走了！』假使我那時還有一點自制力，我該會想到他的美形以外的那東西，而把他像一塊石頭般，丟到房外去。

唉！我能用什麼言語或心情來痛悔他，凌吉士，這樣一個可鄙的人，吻我了！我靜靜默默的承受着！但那時，在一個溫潤的軟熱的東西放到我臉上，我心中得到的是些什麼呢？

我不能像別的女人一樣會暈倒在她那愛人的臂膀裏！我是張大眼睛望他，我想：『我勝利了！我勝利了！』因為他所以使我迷戀的那東西，在吻我時，我已知道是如何的滋味——我同時鄙夷我自己了！於是我忽然傷心起來，我把他用力推開，我哭了。

他也許忽略了我的眼淚，以為他的嘴唇是給我如何的溫軟，如何的嫩膩，是把我的心融醉到發迷的狀態裏吧，所以他又挨我坐着，繼續的說了許多所謂愛情表白的肉麻話。

『何必把你那令人惋惜處暴露得無餘呢？』我真這樣的又可憐起他來。

我說：『不要亂想吧，說不定明天我便死去了！』

他聽着，誰知道他對於這話是得到怎樣的感觸？他又吻我，但我躲開了，於是那嘴唇便落到我手上……

我決心了，因為這時我有的是充足的清晰的腦力，我要他走，他帶點抱怨顏色纏着我。我想，『爲什麼你也是這樣傻勁呢？』他於是直挨到夜十二點半鐘才走。

他走後，我想起適間的事情。我就用所有的力量，來痛擊我的心！爲什麼呢，給一個如此我看不起的男人接吻？既不愛他，還嘲笑他，又讓他來擁抱？真的，單憑了一種騎士般的丰度，就能使我墮落到如此地步麼？

總之，我是給我自己糟蹋了，凡一個人的仇敵就是自己，我的天，這有什麼法子去報復而償還一切的損失？

好在在這宇宙間，我的生命只是我自己的玩品，我已浪費得儘夠了，那末因這一番經歷而使我更陷到極深的悲境裏去，似乎也不成一個重大的事件。

但是我不願留在北京，西山更不願去了，我決計搭車南下，在無人認識的地方，浪費我生命的餘剩；因此我的心從傷痛中又興奮起來，我狂笑的憐惜我自己：

「悄悄地活下來，悄悄地死去，啊，我可憐你，莎菲！」

暑
假
中

『是毫無可挽回你決定的心，明晨就准走嗎？』

承淑本是硬起了心腸來說出上邊的話，但聽到自己那微微抖着的哽咽聲音，心反而更酸了起來，不覺的又得把手帕去用力吸乾那不願使人看見的淚。臉就朝到窗戶外邊去，院子裏晾了幾件淺紅淺綠的衣，在陰處順兒搬了一張矮檯在那裏坐着打結子。於是承淑便又裝着沒事一樣的喊順兒去告她媽，說那衣服是不能曬在太陽底下的。

蹲在地下正清檢着行裝的嘉蕙，是一個十八九歲的很令人一見便感到滿意的清秀的姑娘。當剛在師範畢了業來這自立女學教課的時候，就爲這忠誠而又賢淑的承淑

眷愛着了。這一年中是又會經過幾次周折，究竟虧了承淑的真摯和不甘退讓，所以她還是在三個循環打了敗仗的女同事中，而猶緊握在承淑的愛掌裏。她對於這離別，是不會像站在她前面的那無從希望到歸家的愛友感到難過，雖說她也曾陪着她流過淚，雖說她也曾想過了武陵中學的遊藝會再回去，雖說她也曾准許了德珍過了她的婚期再動身，因為那女僕相的位置是確定了要留給她的。但她剛一放過假，聽說美姐也回去，就動心要趁伴一同走了。她是想起了家園裏的大桐樹底下的乘涼，想起葡萄快結子，想起拔穀時期家人的忙亂，想起夜晚和着弟妹往巖石下去捉蟋蟀，所以她決心忍受德珍的抱怨，還有那玉子的（玉子是要她在武陵中學的遊藝會中肯擔任崑曲，她自己才肯去跳舞的；而玉子是又只想能不拂朱先生的意而答應下來。）並承淑戀別的眼淚。所以她明知承淑哭了，却也裝着不知道，只隨隨便便的說這是不能不遵從媽的意思，媽來信不是再三再四叮嚀放了假要趕快回去嗎？

『自然你是得回去的！讓我們沒有媽的人留在這古廟的學校裏吧！』講到媽越別

起了自己可傷的往事，只想能放聲哭出來就好。在往日，也許便要抱着嘉瑛哭，但這時，心裏是又正有幾分生着她的氣，所以迴轉身跑到外間屋子去了。

假使她是能像嘉瑛在師範三級時的那個好朋友，好打好鬧的，或者會使嘉瑛更容易解決，便是立即捲起鋪蓋走。但她只默默的伏在外間桌上感傷她自己的命運，則使得新近也學會賭氣的嘉瑛爲難了。她想追到外間去勸她，但又不知怎樣說才好，說是這傷心是該的，自己又不忍心看下去，於是她把理好的衣服一股兒丟到牀上去，看見爲弟妹們買的洋囫圇，隨着衣服也歪倒在枕頭旁，不覺又生起氣來，粗着聲音朝着外間說：『好，不回去！不回去！守着你一輩子！』

承淑聽說不回去，心一喜，把往事又捺開了，懂得那聲音是含有氣，便又走回裏間來想安慰那爲自己犧牲了回去歇夏的嘉瑛。但嘉瑛已由旁門跳到前院去了。

所謂前院，也只是一個從教室角上拐出來的五尺大的天井。在天井後一間小小的房裏是住着德珍和春芝。這時德珍正在挑枕頭上的英文字母，春芝在牀前的竹牀上睡

着了。

嘉瑛一跑進來便嚷：「誰肯陪我到美姐那兒去？」

「你的承淑呢？」德珍是曾很有過好意在嘉瑛身上的，於今雖說快結婚，已無意於朋友的人，但對於承淑說起來總是酸酸的。

「又在哭着呢，我算怕了他。到武陵小學部去告美姐，說我不能同她一路走，免得明天她在蘆船上老等我。好，好姊姊，陪我走一遭，路滿遠呢，洋車我怕坐，巖板不平，走得不好，人都可以翻出來。」

「哼，不中用！那樣聽話呀！」說完了，不動身，只含着冷冷的笑。

這把嘉瑛倒弄得不好意思起來，訕訕的又去推還沒被吵醒的春芝。

「去是去，得答應一個條件，不答應，擾起芝來也無用。明天明哥要打牌，缺個脚，芝又不願去，你答應，則我今天陪你走，也把芝喊醒，不是三人走會好玩些，是免得等下兩邊又喫醋，我如今是怕死了這麻煩事。」

嘉瑛自然是笑着答應了。

到喫晚飯時，三人才跟踉蹌蹌夾着一些大包和小包走回學校來。大半東西都是德珍的，嘉瑛也買了一盒花籃牌香粉，和兩把玲瓏的玳瑁小扇，一把自己用，一把送承淑。等不得承淑洗完澡，就隔着窗戶說：『淑姊，淑姊，我給你買了一件好東西呢，你快些來看！』對面房裏住的志清，看見已無復淚痕的這一對，便嘲諷似的笑着問：『又回去了嗎？』

『不回去了。』嘉瑛是在非常忘情於一切的倚在承淑肩膀上，只靜靜的享受着承淑輕輕揮過來的蒲扇的微風，風攔動那剛撲上的香粉氣味，於是她又把眼睛睜着，來細聞這香氣。

承淑也忘了這兩三天來那哭後的疲倦，一面揮着扇，一面又柔柔的去拉着那放在她膝上的另外一隻小手。心是頻頻在快樂的響着：『不回去了！她是不回去了！』

二

然而承淑便能像她所想的那樣得着滿足了嗎？不呵，在第二天承淑是又獨自躺在鋪有竹席的牀上嚶嚶啜泣了。這傷心是連她自己也分析不來的。未必真是完全爲了嘉瑛之不能了解她怕寂寞的心而體貼她，而始終不離開，才使得她一看見自己那孤獨的影便要哭。不過假設嘉瑛是不同着德珍一早就出去，到下午還不歸，那承淑的心是會很安定的關在這學校，看一看剛買來的那些通俗的言情小說，或爲嘉瑛繡裙上的花……但現在她只能想到過去的一些甜蜜，和失掉嘉瑛的可怕生涯。既至恍恍惚忽看見自己孤另的，無所依戀的命運，便什麼也可使她灰心，心想倒不如現在死了還好，至少是可以留下一個深的記念在嘉瑛的心上，無論嘉瑛以後會再同許多的人又相好去。想到死，心一傷，不覺就任情的哭了起來。

順兒一聽到哭聲，便跑到房門口蹣跚着脚尖來瞧。房裏是靜悄悄的。帳子是垂着，那唯

一的痛哭聲便從帳裏傳出來，於是順兒便又跑回自己的房裏，告她媽；但田媽只從鼻子裏哼了一聲又拍拍打去摺她的衣。這幾位先生哭泣的事，在她剛來時，也曾奇異過的，以為是一種病的現象，既然平常又是都會非常快樂的人。慢慢的日子一長，覺得所謂旁人的擔心，勸慰，來得都是毫無意識，她們只是歡喜那樣鬧着玩吧了。也許因了旁人的睬理，而第二次的哭是會來得更快些也有之的。

微微感到失望的順兒，於是又蹣手蹣脚的挨到未曾出去的志清房裏，她正在拆一雙穿破了的毛繩襪。

「先生，先生……」

志清是老氣橫秋的望了她一眼，說是快到二年級的學生了，應該變得大方些才對。順兒聽了這些令人感到快樂的教訓話，把來這裏是爲了什麼的事已忘去。只懊惱着，咕着嘴，默默的一人摸到前院的教室裏去了。

其實志清已聽到了承淑的哭聲，她也知道這哭是爲了什麼；她嘲諷似的向着自己

說：「打發田媽去把嘉瑛追回來吧。」後來，也許爲了那哭聲擾得她不安，並且在人情上也得過去給別人一點安慰，所以她把那拆下來的毛繩理好，便穿過中間的房，走到這間房裏來。說了許多她所常說的成爲現成的勸慰，替她把帳子掛起，拭去那額上所沾漬的汗和淚。又替她絞手巾把，又替她倒杯熱茶，又替她打着扇，這使承淑自自然然的不好意思再哭，還得轉過臉來，似乎已不傷心一樣的來同別人閒談。並且還想起永遠也找不到一個朋友的志清，又覺得連這哭也似乎是很可驕的一樣，反很親切的同着她談話了。而志清呢，是無從領解這不意的同情，覺到別人是如此經不起好話，也反得意起來，便又形容別人的小孩氣，並且批評到讐議到她們母校的壞風氣：本來是好好的人，只要進了武陵女子師範兩個月，便可學會了許多在家庭中在別個學校中三年還學不好的一些課本以外的知識，忘了來學校是爲什麼，只一天到晚顛倒於接吻呀，擁抱呀，寫一封信悄悄丟在別人牀頭呀，還有那些怨恨，眼淚，以至於那些不雅看的動手動腳都全會了。這不是很可笑的事嗎，在女孩子們同着女孩子們中會有着決鬪的事，而這決鬪是只靠了口舌的？

承淑是找不出理由來爲自己分辯，並且覺得這議論有着一部分也對的。想起母校的胡鬧情形，以及自己七八年來歡笑苦惱於相交締的幾個所謂朋友的懷中，而學得的是些什麼？幾種不很明瞭的科學常識，和只能認懂簡單句法的外國文；說到本國文呢，那是更渺茫了，真不知用什麼方法才可以好起……所以也只好暗暗的低下頭去。

這使得志清把什麼都忘了，忘記了自己之師範時的幾次失敗，忘記了自己也會憤恨過，也曾爲了一人睡覺而傷心過，她儼然的更發起那滔滔的議論來，末了，又問着承淑道：

『你還願意始終你的獨身主義嗎？』

承淑又點着頭。

於是她又嘲笑起那羣也宣過誓，願爲這名詞而犧牲的新舊同學們有的呢，是讓父母嫁到一些並不能讓自己滿意的莊稼人家，生意人家，又有些也是讓別人把自己送到那些軍爺處去做小奶奶，還有些也便投了降，終於任朋友來主宰命運，隨便給介紹給一

人來歸結這大事，至於其餘的，還擁護這旗幟的一些，則摟抱住女友，互相給與一些含情的不正經的眼光，狎暱的聲音，做得來是沒有一絲不同於一對新婚夫婦所做的。

聽了這謾罵譏彈到許多人的憤慨話，承淑不覺把臉也紅了，心想：『你當面在罵我呀！』但承淑却平着氣問：

『那末，你呢？』

『只有我才是真正的獨身主義者！』說出了這句話，是更顯得驕傲，簡直連什麼都不能使她看得起，感情也只是可笑的东西。

『錢呢？』這話是只在承淑的心裏如此說。因此，她反把那些使人不平的議論不放在心上，故意又把話說到別的事上去，是想免掉再看那一張興奮到連眼睛也紅了的臉。志清也就把話頭轉了方向。

如若拿起這自立女校的教員相比着來看，則承淑的幼時的操勞，以及時時爲了哭泣而變得很有摺縐的眼眶，都不准她會比嘉琪，玉子，德珍……的可愛，不過假使講到性

格上來，則要算她一人沒有那輕佻，那浮躁，那刻薄，所以她常常隱忍着許多舉動和言語，爲的怕有人又同她起衝突，並且覺得當刺到別人時，自己就好像被刺着一般的難過，所以她把想起了去報復志清的話沒說出，只咽在心裏想了一遍，便算爲已報復過了一樣的，就不想到事情上又惱恨着。萬一這是換了另外一人，則志清的心難免要被插進一把尖刀去，還留下那不可忘懷的一條傷痕。這是真的，在苦到每月只有十六元薪水的志清，却暗暗地儲了不少錢，而她那說起來都不會令人相信的吝嗇，又使得那幾位年輕的同事都知道瞭這事，並探聽得很清楚；禮拜幾志清出去是到哪一條街收取哪一筆錢的息金，本錢是多少，利率又是多少，息金拿來是又湊足了，另外又放到哪一處生利去了。而這幾位雖是領了如志清一樣多的錢，或多到四塊或六塊的，却常常在鬧着窮沒錢花，因此那存着錢，連襪子也不常買的人，是常常爲了這被譏笑着的。說恨人，也無法，別人又都是那樣玩着的來說這事。只好一當好幾人在閒談時，志清便留心又留心的怕把話題引到錢方面，如聽到別人一說起，則自己趕先掉轉身走向自己房裏去。這心情也不會不使人

懂得，不過不忍故意來嘔着她玩的，怕只有在她也認爲不足畏的承淑吧。

三

天氣是一天熱似一天，比快放假時的那幾天更熱。在這偏僻的武陵城，一熱便無法想；又少樹木，又少廣場，密密的房子圍着窄的街。一清早，滿街便都是那些趁早涼而趕到城外河下去挑水的廚夫。在有着井的街旁，也是擁擠着背着背的人和陳舊的水桶，街上的岩板，又爲那穿着粗草鞋的脚印上許多溼的印。不久，從鄉下來賣菜的擔子，是又密密排在街的兩旁，沿街叫喚着的是那些等天亮才動身能睡覺的，到遲了，無法放下那肩上的扁擔，只好沿着一家家的大門去叫喚，溼的岩板再加上他們脚底下從鄉下帶來的黃土，於是滿是泥漿了。既至太陽的影子一下了牆，街上反安靜了。除了幾個少人看管的赤着身的孩子，在陰處滾着錢，便只剩一兩個行人，是揮着大蒲扇，遮遮掩掩在找那太陽曬不着的地方走。還有，便是那敲着梆賣涼拌麵，涼拌米粉的，捶着小銅鑼賣把木瓜子洗成

涼粉的，以及那帶着破寬邊草帽的賣西瓜的人。要熱鬧是要等太陽下了山，於是挨家挨戶，那些院子小，人口多的都把所有的大小竹牀排排的放在大門外，大人，小孩都很舒適的便躺在這上面，坐在這上面，同隣家的家屬又來談講到天氣。有的呢，是把晚餐也搬到這裏用的。便是那有着高大房子的，少爺們是也喜歡湊着下人們的熱鬧，把躺椅也搬到大門邊來。便是有些婦女也很喜歡站在門邊來看過往過來的行人，行人因此更多了。有不少是爲了拜訪朋友，慶弔親眷，產業的糾葛，生意的賬項而趁着這晚涼來趕忙完結要事的人；大半呢，是屬於一些穿着長夏布袍，手脚洗得很乾淨的一些年青人和放了假還住在寄宿舍的穿白制服的中學生，以及那些不受人歡迎的拖着髒灰布衣的兵士。若能在這時，發現出幾個穿淺色衣裙，剪了髮的，則把這全街的眼光都吸去，無論在這小縣城裏已有着五六個學校的女教員，而這教員們是又有在好幾年中已認熟了，但只要一見着短裙的影，不覺的，並且還要暗示着別人來給那在街上走的一些窳。爲了這夏天夜晚邊的熱鬧的街市，倒使得有好些不願示衆的把腿也休息着了。

自立女學的校址是一個小小的舊廟改建的，是拿正殿佈置成禮堂，其餘的都是不很周正的一些不大的偏房分做着教室和教員的臥房的。屋宇雖很破，但不矮，禮堂且爲着別的幾個更小的學校所羨慕的。就是紮住在附近一家雜貨店的兵爺，也曾垂涎過這頗蔭涼的禮堂，想分一兩排人過來的。所以這寄住在學校不回家的幾人是當一喫過早飯就不約而同的把些涼牀牀椅之類的東西，搬到這禮堂的一角上，於是幾人就閒談着一些自己家鄉中所鮮有的怪聞，或者親隣中的一些曖昧事，並且便是講到往日近日所看的那些上海的無聊雜誌上的小說中的某學生，某小姐，也是津津有味，可以忘掉那熱的。一到中午，又有田媽從廚房水缸下把頭幾天就放置在那兒的西瓜取出來，切好了，用端菜的大盤裝着呈送到在她們當中的一個大檯上，於是談鋒便又轉到瓜上去。有時幾人是又把那從小攤上買來的一副紙牌，玩着各種不同的小小輸贏的遊戲，什麼跑和呀，窖牌呀……都是早已不玩而現時又正爲武陵紳士們所復興着很時髦的玩藝。末了，把晚飯喫過，又把一切東西搬到院子去，在星光下，月光下，還是講着一些跑不出小小範圍

以外的日常瑣事。講厭了，也只好重複着，聽厭了，也只好忍耐着，直到瞌睡來時才把眼皮合上，先後從各人的涼牀上發出重濁的呼吸。夜深了，那被露水擾醒的第一個，於是又喊醒那其餘的，迷迷糊糊還要交換着幾句什麼蚊子利害不利害，時間早不早的話，才又各回到那還悶熱得像蒸籠的臥房，但這時誰也不會覺得。倒下頭去又睡熟了。

不過在過着這同樣生活的幾人，是各自有着不同的心。尤其是有着三整天未曾出
去的德珍。未出去的理由，口裏說是因為熱，樣子又像離不了春芝，其實是因為離明哥太遠。明哥怕她受熱，不令她出外，又為怕她還要去，曾特給她一信，說自己那裏是來了幾個不很熟識的同鄉住着。她不知道是謊，只好心裏時時怨着那討厭的客。而整天同別人敷衍的苦處，是也自己知道，也要留在以後從明哥那兒償還的。

但到第四天，一清早，她依舊又把那套常穿着出去玩的藕合色麻紗衣裙穿好，戴起那頂託人從北京帶來的寬邊麥辯帽，帽上是束有一朵頗大的水紅綢花，很留意的把自己打扮了，而又做着似乎很生氣的樣子，嚷着急走出大門去。這是在夜晚為了一點小事，

無意中又同春芝相吵。先是願意忍下去，後來也生了氣。春芝是更不相讓，似乎因了自己被人負，而有意要在這言語中來報復一樣。所以她等不了早飯，天一亮，便預備上使人更痛心的地方去。這自然更給春芝難堪。其實在剛同明哥認識的時候，所有從春芝那兒發出的譏諷，怨言，以及禁止的命令，是都會忍受過，不過春芝却不知止的儘想干涉，是反把她推送給明哥了，並且慢慢把春芝的嘆息也看得平常起來，竟有時還嫌厭，還懊惱這糾葛。不是爲了一種歷史的習慣的還又戀着，便早就鬧翻了。這也是由於春芝雖恨了她，雖覺得萬不能同她和明哥又調協，但從未曾有一絲是表示願放蕪的，便是吵着，鬧着，哭泣着，也不過是一種欲挽回的武器。所以這使各方面都感到不愉快的關係，是還在延長着而等待解決。

嘉瑛她們一聽說德珍已生氣走了，便都跑到前院來。春芝就開始訴說，是一面揩着淚，一面嘶着聲來說，她把從前兩人在枕頭邊發的誓言也說出了。這是證明着別人的無信。於是這聽的一些人，也就爲了那顫着的聲音，那眼淚，判定了一個是非，是並沒有想到

其餘的一切事上去的。這判定在春芝看來是公平，所以倒不哭了。留下一封信在桌上，隨着也出去了。

當她剛一離開大門，這信便被那會同情過她的幾人硬拿來給公開了。大家似乎是又很高興的來唸着：

「我愛！——這是末次了，但也如斯的叫着吧。——」

嘉瑛是打着腔板的大聲喊着「我愛——」。連志清也笑了。跟着便又唸下去。

「你回來時——我想你還得回來一次，取你最近所買的那些做爲粧奩的，你所心愛的寶物——請你不要驚訝，我是走了。希望我們不要再相見，希望你不要再丟棄你現在所愛的人（自然，這是不能拿我來比較的）希望你們快結婚，好生幾個白胖兒子，希望交朋友的人，都不要像我如此倒楣！」

「本來有許多話想同你說，但一想到同你說，未必你會高興，爲了免得多給你麻煩，所以只寫下了幾個「希望」便算了，至於我們過去的，你自然會忘掉，我也願意不再想

起。」

唸信的聲音忽停止了。

「如此就完了嗎？」是坐在地上簾席上的承淑問，似乎感到失望的樣子，在理想中，這信是不應如此簡單的。

「還有呢！」嘉瑛又大笑。於是志清便又代替了嘉瑛把署名也唸了出來。

「你所親吻的第一個人！」

「嘿！這該死的春芝！這樣寫不會更給那第二個人來取笑嗎？」承淑又提議去把這兩人給找回來，和一下，不准再鬧下去，免得鬧得大家都曉得，說起來不好聽。

但志清却說這是多餘，旁人真不必來管這「家務事」，不相信，就是德珍不去找她，她也會回來的。她斷定她沒有勇氣肯自動的去過那一個人的寂寞日子。

果然，在別人是無從想出，不知在那一剎那，她們又私自和解了。兩個人一點也不會慚愧，當着人又是非常隨便的在一個碗裏喫起麵來了。

四

在可歌頌的暴雨的第二天，武陵中學的遊藝會便開幕了。本是預備在放假的那天作爲點綴的，因爲熱，却延緩着，又正因爲延緩，反加了好些可看的節目。上大人的新補缸，便是後添進去的，似乎這又正爲那籌備着的幾位教職員和學生所欣賞着的。並且演恨海的幾個老角，也才因了暑假從省裏回來。

舞臺是粗的木板被支住在一些不直的短柱上的，歪歪的立在那露天的操坪的一角。在白天便有許多年紀不大的學生在那不很穩當的臺上研習着滑稽跳舞，國技，魔術，把那地板震得『碰……碰……碰』的像播鼓一樣，可算爲代替了音樂。預備在晚上做拉幕的，也便在這時把那兩塊洗得很舊很花的藍大布做成的幕布，在那不很能吃力的鐵絲上拉去又拉來。銅的小圈，在鐵絲上滑着，又發出『鏘……鏘……』的細小聲音，也爲這般鬧着開遊藝會的學生所感到趣味。這一羣玩厭了，又來一羣，所以這舞臺是從一

清早搭好後便非常熱鬧着的。

天氣是好到不能再說什麼了。微微的有點陽光；風呢，溼潤潤的，穿着單衫，也就可以不嫌熱了。因為天氣好，是正湊合了那喫過早晚飯沒事做的人。還不能等到太陽下山就都像鄉裏唱土地戲一樣，一大串，一大串牽着手，背着小孩，抱着小孩的來了。這大半都是學生們的親屬，手裏高高舉着入場券的。怕來遲，擠不到好坐位，所以是早三個鐘頭就結着伴離了家。而好坐位却還是不能佔有着。最前面的，早就放了許多小茶几，小椅子，是專爲本縣的地方官，以及各署的科長，還有營裏的上下職員和掛指揮刀的軍爺們預備着的。在左邊呢，又是爲這些官們的太太，小姐預備的。右邊那擺有很多長檯的則又都是爲各校的教職員安設的，這都是在許久以前就由書記處發出泥金請帖加大紅封套請來的。這本縣的上流階級的人物。在這些有着麻繩隔斷了的後排，又爲許多來得更早的本校的別校的中等學生佔滿了。於是這些熱心的看客，只好埋怨着，委屈坐到離臺稍遠的地方。至於再來得遲的，是更不滿意於自己的坐位，時時想擠到頂前面去，但又爲別人所

阻住了。男客的那邊，是都穿着長衫頗斯文的客，破例的肯走到這擁擠的會場來受熱的一些中年人，也是同着那起年輕的一樣，想來看看女教員們新奇化裝跳舞的。而早年就很已被稱許的趙女士的京腔，是大家都願來親身領略，看是否真的可聽。女的坐位上，雖也有不少是穿着裙戴着茉莉花蘭花來的，但嘈雜却比男座上熱鬧到三倍，都是很會說話的一些，同着認識的，不認識的，大家都是不肯用較低的聲音去談講所謂二簧，所謂文明戲，所謂崑曲，所謂跳舞……以及某女教員的裝飾的漂亮，關於婚姻，關於很祕密的一些瑣事，她們都談講到了，而這又都是從別處聽來的，已變成不符事實的故事。

被在這會場裏的人們做爲談話資料的，目的集中的幾位女教員呢，是也於一清早就很熱鬧的集聚到自立女校了。

這天是還只當天色很朦朧的時候，那駐紮在泮池的兵士，便站在城頭，打着尖銳的號聲，爲已久醒的嘉瑛奏起牀號了。

『早得很呢。』承淑一聽到嘉瑛坐起身去，便又勸她還養一養神，似乎也不是剛醒

的樣子。

『淑姊！我簡直睡不着。』

『起去了，又無事做，會更不安。還是再睡一睡，我不鬧你，不是一天眼皮都是腫的。』

但嘉瑛只能閉着眼睛，心依舊惦記到許多小事上去。無論怎樣，總好像不能放心似的。遊園，驚夢，是自己頂熟習的，娟娟的笛子，也很跟得上。那件仿西式的淡湖色長衣，自己是非常滿意，尤其是由承淑親手縫上去的兩朵大水鑽花，在煤氣燈底下耀着，一定漂亮透了。只是頭髮爲難得很，玉子是用幾根粗鋼針把牠燙得蓬蓬捲捲的，又勒上一條花緞帶，不過自己不跳舞，也那樣梳着好像不很妥。看的人，是不知到底希望多好還是少好，自然人太少了會減去興味的，却又怕一看見那密密的人頭，心一慌，唱不出，那才坍塌！不過這大約不至於，平時上課堂，也有過許多人來參觀，來視學，自己還不是要領導着學生來唱嗎？只是萬一在正唱着的時候，要咳起嗽來，則真無辦法……於是她便試着咳來看看。

承淑一聽到咳聲，便忙着問，又趕忙跑去喚田媽喂開水。一看抽屜裏昨天買的白糖

已所剩不多，於是又叮嚀記得買白糖。這是承淑在很小時便學來的一點常識，說是白糖水是潤肺的，喫了可以不咳嗽。於今就拿來應用在嘉瑛身上了。

等到一切必須的應用品都已預備好，是八點了，嘉瑛也就一直醒着躺到這時候。那留宿在志清房裏的梁玉蘭和趙少芳也醒着躺在床上，和隣床的志清閑談着。不久，趙少芳又調好聲音在唱汾河灣了。嘉瑛便打着一半官話大聲叫：

『好得了不得！』

戲的聲音便打斷了，一陣哄笑，又傳來一句清脆的說白：

『小姐，好起床也……』

兩邊房裏都打起哈哈來。於是又隔着房高聲問答，相約着同時起床。嘉瑛又把自己買來的雞蛋送過去三個，是給趙少芳一人的，爲的她晚上也得上臺，這雞蛋聽說是提嗓的。

正在幾人忙着用香胰子塗滿臉洗擦着的時候，玉子和娟娟兩人便從娟娟家裏坐

着人力車來了，一進大門田媽便忙着大聲向裏通告，順兒又忙着喊先生，行禮。德珍還穿着一件短小紅汗衫，走到房門口，跳着嚷：

「唉，天呀！你簡直打扮得像個狐狸精了，怎麼這樣 Jo 呢？」

來的兩人就擁到她房裏，春芝也嚷着。

後院又傳出帶笑的叱斥聲音，發出這聲音的人，在她們中是毫無客氣，因為從進師範就同學，有的是還在高小便非常相好了的。

「滾進來給我們大家瞧呀，玉！」

梁玉蘭已跑到前院來，幾人扭着笑着一路便進後面去了。

德珍就跑去打開衣箱，把最近新縫的幾件出色衣服瞅着，不知穿那件才好。心裏悵悵的，只幌着適才那一對人影。

「真像妖怪，一身配得紅紅綠綠的，你真以為那就美嗎？」春芝是特意拿話來安慰着她的，因為已從那忽然的沉默中，懂得了那意思。

後院也正在評論着那兩套同樣的衣服，是仿照上海頂流行的樣式，但在本縣裁縫手裏却做得只能如省城裏漂亮人所穿的那樣。短短的衣裳，配着長的裙，在週身鑲着什麼欄干呀，珠子呀，許多刺目的小東西，她倆是在肉紅色襪子底下又襯上一雙藍花緞鞋。志清一看見就也喊起天來，問她倆怎麼敢在街上走，打扮得新娘一樣，不怕人追着來看嗎？「你們自己來看看，塗着那樣的胭脂！」

趙少芳也問着是走來是坐車來，聽說是坐車來，就笑着來打譬喻，說兩人坐在車上，車夫沿路大聲吆喝着，車便在窄窄的街上慢慢的，歪歪斜斜的走，街兩邊的櫃臺上，一定就爬着許多人，一齊仰起頭來呆呆的看……兩人既打扮得如此好，不正像兩座活觀世音被擡着遊街嗎？

被嘲的兩人是不會爲這些生氣的，且有時是把別人不尊敬的态度撇開，只聽見那似讚賞的言辭，而在心底却反映出那愉快的微笑來的。所以這時她倆是毫未曾感到不快，只各朝着那笑她們的人跑開，嘴裏不知在說些什麼。

承淑也說，如此裝飾着是不該，走出去簡直不像那教育界的人。但她忘了在嘉琪的服飾上她也很努力在出着花樣呢。

嘉琪只注意在那一頭蓬蓬鬆鬆的髮上，覺得既粗，又亂，心喜幸而沒有學她，於是把手去頻頻摸着自己的那又柔軟，又光滑的黑髮。

禮堂上的掛鐘打五點的時候，她們早已把晚飯喫過，都穿着各人所縫的新衣，（承淑是依舊穿着白夏布衣裙，志清更是只穿一件洗舊的白竹布衫，和一條四季都穿的黑華絲葛裙）在院子裏等着田媽去僱車。在這裏面，玉子算頂小，也頂活潑，那發光的神彩配着鮮豔的衣裳，真耀目極了。而嘉琪呢，則她那一身淡顏色的裝束，是正配她那纖瘦的腰身，淡白的臉頰，和那種輕佚的舉止，連德珍、春芝都覺得很減色了。至於已很年長的趙少芳、梁玉蘭，那怕怎樣修飾着，在顏面中，神態中，總覺得是已不當時的一朵快憔悴了的花。

她們到武陵中學時，已擠滿了一客廳的什麼招待員呀，後臺管理人呀，演新戲的，玩

火棒的，幫忙的，看熱鬧的……這都是許多學校的中等小學教職員。那籌備着這會的朱先生，便又把她們領往他自己的房去，那裏也有着幾個年輕的人在，朱先生便托着他們去招待，自己又忙着照顧別的去。

聽到前面已開演了，她們的心同樣的都悄悄打着戰。既至自己上了臺，那幕布一拉開，如雷的掌聲吼過後，反安定了。只留意又留意到自己的一舉一動上。等第二次掌聲再響時，便如得釋了一樣，快樂的笑着，去握住那第一個來迎接的兩手，這笑是平常所不常有的。而在後臺的每個人的眼光，是比臺下的觀衆還利害的在釘着她們的後影。

總之，這遊藝會是令許多人都很感到愉快的一個會，忙着看的，忙着給人看的，都好像這會一開過，就如同迷信的人還了一場心願一樣。

當夜深了，她們幾人又乘着朦朧的月色走回學校來，露水很重，幾人都覺得有點涼，便兩人兩人的挾緊着走，但各人的臉上都發着燒。夜是靜靜的，因為不熱，人都早睡了，她們也靜靜的走着，誰也不說一句話，都在細細的回味那使自己最出色的一刻。

到學校後，志清第一個便不能忍受那沈默了。

「喂，怎麼都不做聲？你們說，今天誰的風頭出得頂足？」

「你爲什麼不出風頭呢？我是被別人逼得不得已，今天唱得糟透了。」只有趙少芳回答了她一句。但這談話却不能再延長下去，因爲所有的人都似乎很疲倦，盪回自己的房去了。玉子和娟娟便睡在嘉瑛的空床上，因爲她倆從前的鋪，是已讓給趙少芳和梁玉蘭了。玉子是含着笑，在彎着腰，清檢她跳舞時用的舞衣，薄紗，薄鞋，和繞在身上的一些放亮的東西。既至自己剛把身子倒下床去的時候，觸着了溫溫的柔柔的娟娟的手腕，不覺就把來用力的擁着，並恣肆的接起吻來，似乎如此，才可以把那興奮到快要發昏的腦子清醒一下，因爲，從這吻上，無形中便已宣洩了許多不願向人說出的榮譽和歡愉。娟娟也就格格的笑了起來。

承淑看見她們如此瘋狂的鬧，便嚷着要禁止，然而她也想起了一事，湊過頭去，悄悄的低聲說：

「你真美透了，在她們中，你直是一個不凡的仙子，我聽你唱着……良辰美景奈何天……」再看你那眉目的表情，我真以為你便是杜麗娘了，也許那曲中人還遠不及你好看呢。」

說過後，是把臉更湊攏去，嘉瑛的呼吸便輕輕觸到她左頰邊，微微的覺得有點癢，並且那呼吸之中，似乎也含有蘭麝之香，慢慢的又把自己的嘴唇，去印到那更其柔膩的額項上了。

五

然而例外的，嘉瑛却毫無表示，反翻轉身去朝裏睡着了。

不知為什麼，這空前的盛會，許多人瘋狂般預備着的，瘋狂般享有着的，是在那並不善愁的嘉瑛心上留下了一條空隙，這空隙便滿填了寂寞。本也是兢兢的努着力，願給那熱心的觀衆們讚一聲好，並且也很滿足了自己的裝束和嗓子，以及那震耳的掌聲，追趕

着的眼光，不過既至那非常興奮着的感情快達到頂點時，便恍惚了，似乎這熱鬧已離去了好遠，只一種很淒清的情緒來攻襲着。聽到別人的笑聲都要生氣，以為別人如此做來，只不過想給她難堪的，所以一當承淑奏起那讚美調子，她便厭煩着，她認定了這只是一種虛偽的遊戲。

『嘉妹，怎麼了嘉妹！』

把那從腰邊伸過來的一隻手扳開後便拖着聲音說：

『求——你！好不好，莫鬧我？我實在要睡了！』聲音中是又含有無止盡的不耐煩。

其實她是把眼睛大張着的。她看見那舞臺，看見一切：許多的臉，許多的聲音就在那帳子上閃演着，耳朵邊傳音着；那和善的言語，那殷勤的款待，那有力的眼光，那真誠的讚譽……是更多的令她不忍忘去的。但會是已過去，以後更不知到幾時才有，也許那時情形又不同，別人不來敦請她也有之的。然而便再敦請了，又有什麼意味呢？於是，心簡直是在傷着，並且有點想哭了。後來是反懊惱着不該去。

不過這難過是不會走到極端去的，因為時時又有着淺淺的微笑浮上她的臉。

嘉瑛又竭力來保持這新有的一種圓滿裏含着缺憾，缺憾中又充滿了愉快的情趣。常常一人躺着，或呆坐着，便來玩味着這一切，因此承淑就很感到了不安，總覺得別人已厭煩了她，先還疑心嘉瑛不是同春芝好去了，（因為當德珍出去後，她曾陪過那「失戀者」玩。）後來也覺出兩邊都無心。以爲她又再想家，要回去，又無伴，生氣着自己把她留下來，但嘉瑛並不是如此有涵蓄的，始終却未說出一句關於這上面的話。自然，既是都「不對，無論怎樣總可說是自己不好，討人嫌，於是她又想盡方法去試那顆隱祕着的心。結果呢，還是盲昧着，只好在有一天當嘉瑛又不理她的時候，便握着她的手。嘉瑛覺到了那沈摯的眼光，和自己手上所感到的一種壓力，便也很柔和的把身子倒向她胸前去，承淑便擁着她叫道：

『愛我！我要你愛我！』

嘉瑛本是愛她的，現在依舊很愛她，然而在這時，一聽到這愛字從承淑口中流出，忽

的便湧上許多模糊的辨識不清的可愛的面孔，心上也像戳進一口針去似的痛了一下。且覺得這愛字，承淑口中的愛字，便是明明喊醒她，讓她明瞭那些面孔只是一朵在湖中央不可及的白蓮，於是她又彷彿感到使她離開那所終日不期然便想到的一切可念的境界，也只是爲了承淑！她便又把身子擰正，大聲的叫：

『老是這句話！我真聽厭了！』

正在擁抱中感到幸福的承淑，忽又遭逢着這不意的盛怒，也有點生氣了。很想趁機會發幾句牢騷，以一曳近日來所無條件得到的抑鬱，但一看嘉瑛那強抗的顏色，氣又餒了，若真同她鬧翻，她一回去，則自己一人將怎樣度去以後的寂寞時日，所以又只好用着柔聲再去哄她：

「嘉——妹！」

『請你饒了我，讓我一人安安靜靜的！若是嫌我愛你不利害，則自有利害的在，你另外找去也成的！』似乎這話還不能消去那氣憤，所以一停住口，順便把脚一伸，就把相隔

不遠的一張凳子踢倒了，又補足一句更有力的：『我真不耐煩！』

承淑只想跳起來，撲過去，扼住那發音的喉嚨，爲什麼會如此的亂噓人！但她又用着一種比惱憤更大的力來壓制住自己了。只瞪着眼，咆哮着。

平日這臉上，雖已經鋪上不少痘癩，不過有着一種永是和善的笑，所以給人的印象總也是一副頗不醜的臉，且很令人可親。但這時爲了急，爲了氣，爲了恨，爲了忍不下心去做出一些可驚的痛快的事，把臉氣得緋紅。那本不明顯的痘癩就特別紅起來，眉是倒豎着，口脣也噙張得很大，完全變得很可怕的了。嘉瑛一看是更生氣，這醜陋的印象就很深的刻在她心上。

『像個鬼！請你去照一照鏡子，看我說錯沒有？』把眼光就擡到高高的，不願再留在那副會相親的臉上。

於是這個更氣了。無論怎樣想不要太任性，而罵出來的話，也並不差於那落在自己身上的。

還是春芝和志清聽不過意了，才一人拖着一人分開着來勸慰。

承淑是已不再恨嘉瑛，只是傷心着伏在竹床上抽抽咽咽的哭，眼淚水便染紅了竹床一大片。

嘉瑛是並無須乎要恨着承淑的，只依舊焦煩着用扇把不住的去敲着桌緣，像要把自己心中那所有說不清的懊惱，都在這使人一聽就感到不耐煩的單調聲中敲打個盡淨。

但一到晚上，還沒等到睡覺的時候，兩人都又互相忘掉了先一刻所發生的事，又互相饒恕了那粗獷，那冷酷，說是因為她們還非常相愛着，還不能不相愛着的緣故。

六

這樣相愛着的生活，是又毫無有什麼變更而又生活下來了。既然是又不會平空的闖進一個更令人愛慕的，而誰也不會覺悟出這勉強用來安慰着自己的感情的關係，是

並不能滿足那真真的所須要的欲望。德珍和春芝也是又好一天歹一天的挨到快結婚的一天了。無論當兩人相吵時，會怎樣發過誓，說寧肯拿流血來解決的，但似乎這只是一種在相吵時所說出的一些下意識的話。因為既然德珍是一面敷衍着這方，一面還是在積極的預備那簡單的嫁儀。而春芝呢，也只是時時冷嘲着，和又向着別人說出德珍那急於結婚的可笑心理，不過整天又是在幫忙着那人繡手絹上的花，繡鞋上的花，難道這還不能想到這手絹這鞋只是預備給一個男人去享受的麼？

德珍的結婚，倒把這很寂寞的假期變成頗熱鬧的了。每天總有兩三個來閒談的客，大約爲的聽說德珍曾預支了下期許多錢，買了不少很不常見的東西，看了那堆滿一床的零星什物，又拿來做整天談話的資料。德珍是非常高興來招待這些客；中午時所款客的十個銅子一碗很好喫的麵錢，是毫無疑義的，田媽便跑到德珍處去取錢。德珍又都把這些來拜訪的人的名字列入那請帖內，於是這許多人又都得商量着送禮的事，怎麼才能把禮物送得又漂亮，又投合別人的心，並且更經濟。

請帖是打好了底稿，拿來自立女學請承淑寫的，據說那預備做新郎的明哥已快樂得無力執筆了。德珍終朝也是慌慌張張的，時兒跑往那新租好的房子去，時兒又跑回學校裏，連學校附近的一些人，都知道了她是在忙着出嫁，都悄悄的議論這開通過了的事，一看見那瞥過去的花影，便大家會意的笑一下。並且還說出前一年也有着二位很大張着婚筵的教師，姓名是不知道，在結過婚還沒到第三月，小孩便抱在懷裏了，後來還是不好意思，才沒到學校裏來了呢。

承淑是很鄭重地替她們一封一封的把請帖寫好，第三天，結婚的前兩天，便由那一對新人，各拿着一半，喜孜孜的向滿城去跑，跑到這家又那家的直到夜了才算沒遺漏一處的都請到。接到請帖的，是更其喜孜孜，因為看着這忙着親自來下請帖的新人覺得非常可笑。

婚禮的舉行，是借着久大精鹽武陵分公司的一間很大的廳堂，新房就設在臨街樓上的靠東邊的一間，樓房是微帶點洋式的，一佈置起來，也就頗可觀。這天一清早德珍便

同着志清從學校裏來了，明哥也剛從那張新床上起來，還只穿一件短褂，在整理花瓶中的花。德珍忽然從後頸湧起一片玫瑰色的微紅來，當明哥狠狠的望着她的時候，她覺得那眼光是從她靈魂中取去了什麼一樣。志清也無意中把眼光瞥過到那一對正傷促着，含羞着微笑的面孔，心想：『真的便是新人了嗎？平日是早已相熟到把什麼話都可以相談了的。』但話剛一想到，一種很淒慘的感情便把她很冷靜的心緊緊罩住了。她來回的向心裏不住的說：

『別人是如此相好着的呵！』

早飯吃過後，便來了許多客。明哥便下樓在廳堂側面的一間屋裏招待去了。新房裏也湧進了一些德珍的朋友，都是幾人幾人結着伴坐了洋車來看婚禮的，不久，承淑和嘉瑛也來了，嘉瑛還穿着那夜開遊藝會穿的那件衣，只爲了慶賀，在胸前便佩了一朵深紅的大麗花，來後是又在花下簪上一條粉紅色緞帶，帶上便寫了「女儂相」三個字，另外的一個女儂相，便是更活潑的玉子了。兩人一相見，便握着手，互相問着等下該做些什麼

事，才稱價相的職，問新娘，新娘也正在躊躇自己所扮的那角色；又怕失禮了，又怕不大方，連那拖着紗走的幾步路，都不知應怎樣才不會使人見了覺得這儀態只是一個不很見過世面的鄉下人。

樓下客房裏的一些客呢，是都把唯一的紗馬褂穿了來，但一聽說婚禮還要挨到十點才舉行，又都連長衫也脫了，搖着很大的摺扇，摺扇上面便由朋友或熟人畫了一些菊花梅花之類的東西，和在隨園詩話上面抄下的幾首詩，有的更是買來就印好了一面是近三十年所割地的中國全圖，一面是很詳細的二十一條件。嘴呢，就又忙着談話，又忙着嗑瓜子，有時話說急了，瓜子殼便直噴出，因為他們也是很會笑，不懂客氣的。這十幾個客中，雖說有的是聳着尖尖的頭，有的又懷着頗澎漲的肚，而有些也是修養得有很好氣色的年輕夥子，但都不外乎小學教員之流。所以在樓上的教員們，是有許多都相認識，只是沒有機會使大家都交互相熟起來，其實這婚禮便是頂好的一個可以撮成許多朋友關係的美會，然而主人却又耍來把他們分開着，使樓下的那些客只能在窗眼中拿

眼光去追逐那一個又一個走上樓梯去的苗條的後影。

等到音樂隊來的時候，是剛打十一點，許多人都已麇集到廳堂，是專等一個還不見來的證婚人。新娘一聽到那樂隊的號聲，心就大跳起來，也不敢多說話，只拿指尖去摩挲那披在身上的薄紗。兩位女僮相是又同時再親着了那過去的一幕很兢兢業業的情緒，都憂心悄悄的，不知所演的是一齣什麼戲，時兒對着鏡子攏一下額前的短髮，時兒又照顧一下自己的衣裳，並且爲遮掩着自己的不安，勉強又打着笑聲來閒談，好像真的是無所掛慮一般。這時女客們也有好多都下樓去了。新娘又開始向這少數比較更相熟的請求，請求在等一下行禮時，千萬不要惹自己笑，爲的這些人在高興頑皮時，是常不想到事體上去的。

既至當什麼都預備好了時，新娘便由兩個女僮相扶着從梯口走上廳堂來，所有的眼光便齊集在一處了。新娘是還比較鎮靜，只在口輔邊帶着一絲的微笑，坦然的把眼光放到前面。兩個年輕的是更不敢望到那些正注視到自己的男賓的那邊去了。等到那第

二次的樂聲再停住，贊禮的就又開始那拖長着的聲音。等到什麼手續都辦完，還跳上兩個戴大墨晶眼鏡的賀客，做冗長的演說，新娘很生氣，爲的太站久了。女客們又都不喜歡聽演說的，所以都非常感到疲倦，暗暗地在手絹中打着呵欠。好容易才盼望到那最末的奏樂，新娘就又有許多人擁着上樓去了。一到房裏，新娘就把那束捧在手裏的花擲到床上去，又扯下那紗來，喊了一聲：「唉，苦死我了！」其實那臉上的愉快的光彩却不能隱藏去，所以接連的是送來許多調皮的話。

在筵宴的先一刻，那全未走的老少男賓是偕着新郎也走上樓來了。這鬧房的玩藝兒，在輕薄中感到趣味的男性，似乎都不願廢除，所以這自號稱武陵的維新人物，在所謂新式結婚中也不忍棄置這陋習，房子本不小，但裝了這許多人，也就嫌擠了。女客便緊緊挨在一塊兒，有的兩人也坐在一張凳上。新人沒奈何，爲敷衍面子，兩人握了一次手，但再要求合唱時，新娘便說因爲這幾天咳嗽，嗓子壞了，不能唱而堅決的拒絕了。於是很諷笑着的關於咳嗽的故事，就由此而來，且說了許多另外的諛而不雅的笑談。並且因爲他們

曾要求兩個女傭相按風琴，故便有許多年長的女教員來幫着反對，所以就又由一位頂會編故事的已三十四歲而還沒嘗到女人滋味的男賓來說了一個關於「老等」的故事。

故事的大意是這樣：在一個很大的池沼裏，那裏是生有許多蘆葦和美麗的小草和小浮萍，燕子們，小鳥們也常飛到那裏去唱歌的。因了那裏且產了許多許多好看的魚，所以又常有着許多歡喜魚的滋味的鳥類聚集在那裏。「老等」便也是這鳥中的一種，因為牠長的很像灰鶴，所以顧盼之間，常帶點傲世的態度。也許就爲了這態度，或許爲了牠簡直無勇氣去嘗試，一尋找她所喜歡的魚，牠是永遠只呆呆的站在池的中央，看着別的鳥都一次又一次的把魚啣走，心裏只是羨慕，只是永遠夢想到那魚會自己獻上她的口中來。但結果，是不知站了許多時，從辛苦中感到懊喪，從懊喪中覺悟到那是得靠自己去找的。於是忍着氣，彎下那長頸去，然而魚已被那些勇敢的搶盡了。現在是後悔已無及。

這故事當然未曾給人以愉快，且都不再如何感到興味了，所以酒筵也不像所預計

的那樣熱鬧。

七

自從德珍結婚後，學校裏的空氣是更使人感到沈悶了。德珍很少再來玩，春芝又常常幾天不歸家，是住到一個更小的市立的女校去了，那裏也有着兩個朋友在。不久，春芝便又同着其中的一個相好了，且因此已忘掉那曾經流過的許多淚。德珍的心也就完全放到那整天擁着她的那人去了。爲了沒有事做，太閒，志清是整天睡覺，不出房。田媽也感覺到近日的飯是常常剩了許多在飯桶裏，想不出這減食的原因，並且因爲天氣反比較不熱，應當多喫才對，而順兒也不願意她媽老是把前一天的飯給她喫。賣麵的把梆敲得震天價響，也不見那兩扇關得緊緊的廟門打開，賣瓜子，花生，椒鹽傘子，五香豆腐干的赤足小孩，早就不再停留在這門前，和同夥檢子兒了。如若不是在廟門旁還豎了一塊用八分書寫着的木牌，標明是學校，則無論什麼人見了也只會很不留意的一望過去，以爲只

是一個很少香火的舊廟而已。

住在這廟裏的幾人，似乎都把皮氣變得很壞，志清是老把口輔振着，無言的在外間房喫完飯就又睡覺了。賬也不收，利息也不管了，且房子裏的灰塵也任牠堆積着。嘉瑛呢，卻很急躁，什麼事也可使她生氣，從先喜歡看小說，現在書本丟到茶几下去了，床後面去了，整天找出一些微小的事故來罵人，後來簡直是一起身就跑往娟娟家去，打牌打到晚上才回來，直到覺得有點不好意思再去了，便又另跑到別一處去。於是這整個的寂寞就由承淑一人承擔了。起初她還怨恨到嘉瑛，有時也想出去玩，但慢慢的她就什麼也無從去掀動她那被寂寞浸透了的一顆心。那灰敗的樑柱，黝黑的殿堂，不平正的瓦簷，和着充滿着淒靜的悄然而來的微風，她便似乎真的覺得這只是一座無人的荒廟，她便是一個來皈依了的在懺悔着的尼姑，整天合着一個弱的心，來無主的把天凝視着。天上是蔚藍無際。有時又湧上一團一團重重裹着的雲堆，雲邊被太陽光耀射着，放出那刺目的明光，但一轉眼，這雲又吹散了，或者又有一兩個飛得很高的鷹在藍天下盤旋着。直至眼睛已

疲倦，頭也仰痛了，才又闔上眼來散漫的想到一些往事以溫暖着這一縷悽柔的愁思。

開始她就看見了一副比佛爺還慈祥的面孔，一對滿含着愛意的眼光，是緊緊把她瞅着，好像那眼光是穿透了她的心一樣，又帶着那憐憫。這臉像極了她母親，又彷彿像那從畫上所看見的聖母的像。她非常想撲過去，但臉像又迅速的變化了，這才真真是她母親的影子：側身的坐在火盆邊，揉捻着一雙乾枯的手，大顆的眼淚從火光中拋到地下去，一邊又爲她講述那火的慘事——是在剛懷有她的那年，那老鴉山的土匪忽然想來打劫秋水村了。這秋水村有着一百多戶人，而大半都是屬於姓褚的一家，就是她的宗族。這土匪來，本是無禮的，既然秋水村的人是從不敢得罪一下那老鴉山的弟兄們的，在路上一遇着時，在鎮上遇着時，總都是很和氣的便讓過一邊去。這次來打劫自然是毫無意氣在裏面，只完全爲了財而來的。秋水村的人便非常氣憤，所以在不知覺中，卻毀了六七條那大漢子。老鴉山的土匪是連一個錢，一件衣裳，一撮穀子都沒搶走。但還沒等到秋水村的勝利的筵宴開完，又大舉的來了。來的時候是在夜裏，不過在喫晚飯時這邊也得了信。

長是說定，男子一個也不准走，得守村。女人呢，願意躲一下的，就四散的走往鄰近的地方去住一夜，不過誰也斷定是不會打敗的，都摩拳擦掌磨着刀。女人呢，也不怕，只老年的輕年的就在晚飯時悄悄的走往村外去。一些很能夠操作的女人都願在村子裏看一下熱鬧，這是誰也不會想到那慘痛的結果的。那時她父親就扶着她祖母和母親走下村子來，一片暮靄模糊了那晚景，漫天飛着那歸家的鳥羣。她母親無語的在那田隴上走。祖母則很艱難的跛行着。父親是已站在一樹老桂花下目送着她們，還沒走到一丈遠，祖母便顫聲的要她兒也同去，既然他是連殺雞的力量也沒有的一個讀書人，但她父親卻回絕了，是還含着微笑的在安慰那兩婆媳，這夜便直鬧了一夜。她母親便和她姨父姨母站在對面那山上望，只聽見喊聲震天，火把的光照耀着，但看不清是哪邊的人。到四更時，人聲已稍低下去了，她們的心也比較安定，以為土匪是快完了，不過忽然便熊熊的冒起大火來，先是濃濃的烟，接着連燃燒着的爆炸的響聲也聽見了。於是她母親便暈過去。到第二天中午火熄後，是還不看她父親來，姨父便陪着母親走回那完全焦燬了的村子去。滿坪

滿塌盡是滿着血跡不完整的屍體。牆依然壁立着。牆外面又堆了許多被燒後又被砍死的女人。門已成洞，瓦礫滿地。還一小處一小處的燃着那餘剩的火。屋宇已不能認識了。走到自己門前時，只見一片碎亂的鋪着破瓦的荒場。姨父勸不必再看了，但究竟她父親卻被找到，是在挨後屋的腰牆邊，有三個燒焦了的又帶有不全的還沒燒透的肉屍體。這三人是緊緊把手握着，筆直的躺在牆根。那小的一個便是她叔叔，那駝背的大約就是她的堂伯了。從這次，秋水村便敗落下來，合起那夜逃出命來的三十幾個人和在外面的一些老小婦女，還不到一百人，終年只能掙着命去圖一飽，復仇的事是誰也不能計較了。她便在這厄運中出世，生長，終年母親都是愁眉不展的。一直到母親的死是也八九年前的事了。於是她眼睛又張開來，往前望着：

她便看見了那火。那燒焦了地，燒亮了天的大火，一大團一大團的直向上湧，並吐出千萬條的火蛇來，彷彿這火蛇又好像就朝自己奔來，於是她失聲的叫了。

叫聲便響徹了空樑，空樑上又浮着一層淡淡的慘寂，一種可怕的景象又壓緊了她

的心，她忘了嘉瑛已出去，既至「嘉妹」的呼喚聲快吐完時，才明白這學校是空的了。

現在她是只想能有那末一個人，來把她從悲苦中拯救出，往日的生活是大淒涼了。現在是沈悶得比往日還難堪！以後呢，是更渺茫得不敢去想，自然決不會有幸福的。但那裏會有如此的一個人呢，又要能愛她，又要能體會她，聽她說出那曾經有過的一縷淒情的心，又要細心的能陪伴她走向生活的正路。她似乎又缺少這樣，又缺少那樣，她簡直羨慕起德珍來了！

於是那披着紗，放着幸福的光的德珍的影子便出現了，並且那「老等」的故事又來在她的腦中循迴一次。而一個十六七歲的帶着微紅的光潤面孔便驕地跳上她的心，她是會很愛過那面孔的，那是她的表哥。也是在一個夏季，她還在高小唸書的時候，是在城裏表哥家的。表哥剛放假回來，穿着短短的白竹布制服，把頭髮蓄得很長的蓬在頭上，找着她要教她認識ABC D的一些字母，常常在無人時便輕輕捻她的手。有一夜，兩人不期然的在屋後的大院中遇着了。他便把她引到那稻草堆那邊，家裏看不見的那邊，

他輕輕的擁着她，她用那微微抖着的心在細味那伸過來的一隻灼熱的手，以及那使她迷惑住了的甜蜜的吻。他連說：「妹妹！我喜歡你！我一定要娶你的！」她自然也忘形了，她也任他摟抱住，也說：「我也喜歡你，哥！」但當他去脫她衣服時，她爲一種羞慚的心驚醒了，她用力掙脫，便跑回家來了。第二天她就離開了城。那時她母親是還未曾死。後來當她到武陵師範時，表哥還從省城裏寫了許多滿含情愛的信，而她自己卻始終找不出一點勇氣敢於再向表哥說：「我也喜歡你，哥！」若是這時母親還沒死，則自然有人作主。現在呢，唉！表哥已在做第二個兒子的父親了！

想到表哥，就更覺得表哥可愛起來。其實這時的她的表哥已變成很黝黑的一個中年男人了，又好喫酒，又好打牌的一個不好的父親。

同表哥可以同時想起的是還有一個很矮的不甚好看一個沒有脾氣的小學教員，現在是屬於她的一個同鄉，一個也非常矮小的姑娘的。那時是快畢業了，她很苦，母親死了幾年還不得葬，而自己的衣食都很缺乏，於是這位好男人便會託人自薦過，她也很動

心，但又聽了旁人的話，覺得這乘機而起的野心不能相靠，且那種賣身葬母的節孝思想也正爲着一種很不能清白懂得的新潮衝激着，於是又辜負了一番美意。到現在想來，僅在感情上，人情上，總也有悔意的。

懊悔的事，似乎太多了。如若那時不同母親爭執着要下武陵來進學校，也許母親不死去也說不定。既已死去，而自已就由家裏人，或親戚，無論把自己的命運丟到怎樣不好的地方，想也不至有什麼不滿吧。無知無識的終日操勞着那簡單的毫不須用思想的一些笨事，因而便把生命浪費去，不強於現在這孤另的住廟生活嗎？

承淑每天便是如此來回的懊悔這些事！她很希望能同一個朋友說說也好，然而一想到別人都是非常滿意這小縣城裏的小學教員生活的，只得又把口閉住。

其實，她錯了！只在她對面房裏，終日睡覺的志清，便正如她一樣在忍受着這找不出一點興味的寂寞的時日。

八

志清簡直對於自己都起着一種很大的反感，尤其當望着那一堆賬簿時，金錢能值個什麼！她以自己的勞力是很可以來負擔自己那菲薄的菜蔬的，她並不缺少錢，她缺少一種更大的更能使她感到生命的力。她想遍了，但她卻想不出一條方法來自己救拯自己。只懊悔着，神往到已逝去了的可愛青春。她總這樣想：『如若我現在還年輕時，我便可以……』然而時光是追不回來的了，所以她便灰起心來，終日離開那些幸福的人們（她以為幸福的）把自己關在一間小房裏，蓬着一頭不梳的短髮，裹着一件渾身縐摺的舊衣，靜靜的躺着，瞪着一雙日漸凹了進去的眼眸來夢幻般想到那些只能夢想的事。於是那榮譽的境界，情愛的境界，種種能暫時溫柔一下她那顆不安的心的境界，便不斷的從帳頂上閃映出來。她便坐在那榮譽的情愛的王位的中心。她微笑着，有時竟笑出聲來，這笑聲又驚醒了她，於是夢境剎的又退遠了去，而且黯淡了，帳頂是很髒，又為夜來很

利害的鼠患留了許多新舊的跡印，一塊一塊斑斑點點的裝飾着，因此她更明瞭了這纏緊她的是些什麼東西。有時她竟這樣對自己說：『能把我的夢再延長點就好！』

有一天，她收到一封信，是一個已嫁而又做了母親的同學寫來的。信上滿說了許多做一個人家媳婦的苦痛，懺悔着自己太薄弱了，不敢同家庭反抗，現在是只羨慕着她的無拘無束，並且很恭維她能始終她的獨身主義，這主義便是能解決婦女許多問題的。

不過她還沒把這封信看完就扯了。這名詞——獨身主義——是會當她勉強用着一種自慰的神情來振作過自己的，但現在她用不着振作了，就是說，那種驕矜已不能安慰到她這許多年所忍受過的寂寞了！她覺得那種矯作的思想很可笑，而且她很羨慕那朋友所說出的一些苦處！她想：如其她也是正處在那境地的話，她一定能領略出其中的一切溫柔處，並且她一定非常能忠實她所做的！

她很想回一封信給那朋友，說明她自己的生活是比做人家媳婦的還苦的多，然而她找不出那能吐出自己思想來的字句，所以她把信紙又捺開了。

從前她也不滿意這教鞭生涯，說是歡喜小孩，說是她信仰教育，也都只是從別人處學來的冠冕話；她只覺得很須要安謐，很須要物質的不缺乏，於是她努力積錢，為將來可以離開這終日上課堂，終夜改卷子的生活，可以去安閑的住着享點清靜的福，她為着這一種願望，她有目的，所以她能奮鬥。但是，現在呢，所有從前的願望都破滅了。若是說她將要靠這一點點錢去獨自關在家裏，每天吃了飯睡覺，她便會哭起來，為什麼在她的生涯中不能生出一點點可詠嘆的事？

她一天比一天瘦了，有時竟不出去喫飯，田媽若再來請，就生氣，飯並不是一個人真真所須要的呀！

承淑已兩天沒見着她的面了。田媽又說怕她是生病，所以這天承淑便踱進她的房裏去，既至她很鄭重的再三說她沒有病，承淑便把她硬拖起床又同着一處喫晚飯了。她忽然覺得這學校只剩她兩人，於是便問：

『嘉瑛呢？』

承淑不覺的嘆了一口氣，且把頭低下去，那臉頰的輪廓，顯得是不如從前豐潤了。志清也不覺黯然起來，這若是在從前，她是只嘲笑的：『哭了吧！這樣離不開！叫田媽把嘉瑛追回來就是了！』然而，情形不同了，那嘆聲是正合乎她的情緒的，所以她也拿喟嘆安慰了那坐在對面的那個。兩顆心在不知不覺中便接近了一些。

第二天，志清忽然肯離開她的床了，來在對面房裏，看見又只剩承淑一人，覺得非常願意，於是便坐下來閒談，慢慢兩人不覺的就說到生活上來，這是更投機。從這裏面，兩人便又找到另外一種可以混去時日的方法，因此這學校才不至再寂寞下去，且有時承淑又吩咐田媽在過中時弄點好菜蔬。這好喫食自然是只她兩人得享受的，因為這時嘉瑛已不在校，等到回來時，別人又要睡覺了。而春芝呢，連她兩人都已疑心這並不是住在此地的人，簡直可以說忘記了。

九

其實嘉瑛卻更苦，她厭煩着學校，所以跑出去打牌，然而她就不厭煩打牌嗎？這也是無法擺脫的呵，實在學校太寂寞了，寂寞可以給她許多空閑去想到一切的事，而她又無能再細嚼那悲苦的情緒，她變得很無忍耐，她整天便拿那牌聲，玉子和娟娟們的鬧聲（她自己更鬧得凶）來消磨她的時日，來吞滅她的心靈。她又學得很會敷衍家庭中的太太們了。那些人都很喜歡她，她既無派頭，又大方，輸了錢沒有不給的，且常常代墊那中午時所用的點心錢，然而她還得受氣。氣是娟娟給她的，因為她發錯了牌，給娟娟的嫂子和了一副三番。娟娟便責備她，她笑着分解，又說：「是大嫂和了，要什麼緊，你們一家人？」這話卻使娟娟更不快活，說她既然覺得別人是一家人，覺得打牌無味，也不是這種打法的。當時她很氣，很想一逞她平日對於承淑的脾氣，但是娟娟卻不是好惹的，並且既來到這裏，就應該忍受，若真的吵起來，像個什麼樣子？於是她又笑着來陪禮，不過一到中午，她就託辭承淑有事便別了那家，回學校來了。

街上很熱，她忘記帶傘，又沒坐車，額上便不止的流着汗，這使得她非常焦燥了！想起

娟娟欺侮人，又傷起心來，誰能像淑姊的那樣能容讓呢！她便很希望趕快到學校，她將告訴淑姊，別人是怎樣欺侮了她，她想淑姊一定會給她同情的。淑姊在做些什麼呢，這又覺得很模糊，好像已好久沒關心到她的生活了，於是她又懊悔，覺得很抱歉一樣。

承淑和志清是正在喫着豐盛的午飯，志清還飲着酒，臉色微紅的。兩人看見無聲走進來的嘉瑛了，便同聲說：「剛好，來喫飯呀！」由於習慣，承淑又忙着站起來照顧洗臉水呀，茶呀，嘉瑛卻握住她的手，叫了一聲：

「淑姊！」

然而她沒有在那張很熟習的臉上，找到像從前一樣所給與她的，也就是她現在所等待的，所以她又把所說出的話咽住，便走到桌邊去找志清說話了。一股酒氣便從志清口中噴出，於是她看見那鮮嫩的鯽魚湯，那臘肉，那滷豆腐干，那辣椒王瓜，那杯中所剩的紅色的酒，她不覺叫道：

「你們如此會享福呀！」

承淑便遞給她一碗炒飯，她看了很侷促的承淑一眼，便推說她已喫過，不過是很粗陋的白糖糕。承淑又期期艾艾的說這也只是偶爾，誰叫你出去的呢？娟娟家自然還有更好的。

『好，讓你們快樂吧，我是還得出去的！』

她辛酸的把來做笑話說着，又走向街頭去了。

剩下的兩人，聽了這句話，便互相交換了一次眼光。承淑便又勸志清還是預備升學法，既然有錢，走得動，何必又戀戀於這自己所不願的生活呢？

志清只哼了一聲，因為她還有着她的難題在，而她現在又不願向人說。

嘉瑛一走到街頭，就躊躇起來，能走到什麼地方去呢？什麼地方都覺得厭煩！於是便順着路走去，心裏很淒惘的，眼看着兩旁舖店的招牌，做一種消遣，是怕自己更深墮入那惱恨的思想中去。到商務印書館時，心想買點信紙信封也好，便踱了進去，那裏的人們都認識她，因為她常常來買小說世界及音樂課本的好幾個就站起身來，但她並不認識

那些人頂多只覺得這面孔還不生疏，所以她依舊很冷澀的揀了一點她要的東西，就又出來了。

剛一走到門口，就聽見有人叫喚，原來是德珍，湊巧在對門一家廣貨店出來，像久別了的一樣，兩人便緊緊的握手握住了。她只說：

「你好！都不來看看我們！現在還要什麼朋友呢？」

德珍覺得也有點抱歉，不過她卻也反責着：

「你們也從不來看看我的呀！假如我病了，我死了……」

「哼！誰才不會那樣傻，要跑到你那兒去給你們討厭？」

爲了要證明他們是若何歡迎着她，所以德珍要求她怎樣也應去看看人家倒底是討厭到什麼程度。她無法拒絕，且因自己正無去處，便答應了。

她覺得德珍越養好了，嫩紅的面頰，顯得是很美。而德珍看她則相反，疑心她正有着
一點病，於是便問：

『你天天做些什麼？』

她是不覺的就憤憤的說：

『我麼，我天天在娟娟家裏打牌，今天別人說我不會打，所以只得回來了。』

『承淑也一同去麼？』

嘉瑛聽到問承淑說不出那心裏的氣，她是總高興別人爲了她而嘆息的，而承淑卻毫不能懂得她的不耐煩，她的在外面亂跑的苦衷，並且承淑反很快樂的，不特未曾給與她一點同情。因此她冷笑了。

『她爲什麼要同着我往別人家去跑，還聽那申叱！她不是整天在棧裏很會好喫好喝好睡的麼！』

『又鬧什麼，反正明日就會相好的。』

她把德珍當一個唯一的好友，所以她分訴起來，她是不會再同承淑吵，她也明白承淑也不會再同她吵，並且承淑對她是非常好過，她應當感激，然而現在她只是煩惱，所以

她也不耐心去在人面前求憐憫，如若承淑要生她的氣，她是不會爲自己說半句話的。

德珍覺得她很可憐，且又燃熾起那很早以前曾向她所生的一種愛好。不過她找不到一種適當的話語，可以表明自己的態度而又不傷她的心，只好仍舊用着那談諧樣子，說：

『咳！不要說的太可憐了，好妹妹！』

嘉瑛聽到了這溫柔聲音，心反而更酸起來，只想哭，但同時又覺得自己很可笑，於是便又笑了。

這笑聲，在德珍聽來，覺得很可怕，於是把那隻小手更握得緊了一些，調快了脚步，朝家中走去。

從此她又接連的每晨走到久大精鹽分公司裏去了。

不過只在第五天晚上，她又非常氣惱的離了那裏。她簡直在咒罵德珍呢，然而這是德珍和明哥的好意。他兩人把嘉瑛天天叫去玩，又有意的示意給他的一個同事，也碰去，

於是四人又打着牌。那駝背的小學教員，是不會令嘉瑛感到若何趣味的，雖說她也並不辭來玩。但別人卻不知道她只是有牌打便來的，想消磨時日的。別人顯然是誤會了，很客氣的同她說話，且常常把手去觸她，肘子也碰着她肘子。連德珍也以為這撮合是將成功，所以也替別人說着話，還向她說那駝子不愧為一個好教員！

她時時跳着腳，心便想着：『哼！好教員！』她又反覆的罵着德珍，難道你自己喜歡教員，我也就得嫁給教員麼？她更看不起這些教員了，當她想着那駝子時，他是既委瑣，又卑污，僅僅數着銅板的樣子就夠人受了！

她是只喜歡那還沒有鬚根兒的十八九歲的少年，年紀同她差不多，性情也相投。她是只夢想到會有一些不意的事的來到。

比喻她若是有個哥哥，在放假的時候，他便穿着一身雪白洋服來到，說是一切都預備好了，只僅僅等她動身，於是她很安閑的隨着他便上了小火輪的特別艙，而且毫不感覺那行旅的麻煩和寂寞便到家了。母親是抱着她哭，弟妹們就圍繞着歡躍。她又能很細

緻的在享受哥哥的，母親的，一切家中人的愛意。而且不多幾天，哥哥的朋友們又來了，是一羣顯得活潑，又聰明，又好看，又有學問，又有機智的少年，而且都很愛她，她也愛他們。在太陽光下，月亮下，星星下便大家圍繞着坐起來，聽風吹掉落葉，聽溪溝頭的潺潺流水，聽悅耳的鳥的歌唱，以及那些小蝴蝶們的翅子拂在軟草上的聲音，於是他們就爲她講述那神奇的故事，歌詠那美麗的詩句，她也爲他們彈着琵琶……以後呢，他們還是很愛她，她也愛他們……

實在她只有這幻想，卻想不出那頂好的結局來；而且她很清白，她沒有如此一個可愛的哥哥，她沒有機會去遇着那世間頂可愛的。她很苦痛這只是幻想，然而她有時卻又想到：我有表哥，我有表弟，他們都是正在外面省會研究着一些高深的學問呢，他們一定是穿着有翻領的襯衫的。於是她又想着家了，她疑心着他們已在暑假中回來了呢。

十

想着回家，又湧上了許多難題，她是並未曾有着那樣一個好哥哥的，並且，兩天的小火輪，一天的轎子，往日還有伴，都夠怕，現在要回去，是只得一個人去照料所有的事。而船上是不限定沒有歹人，路上，孤零零的，如若轎夫就不可靠呢，怎麼辦！照情景想來，無論如何，若獨自一人動身，簡直是不可能。一覺得回家無望，就越覺得家裏可愛了。表哥表弟一定已經回來，他們的家相隔只一個山坡，在清晨她一定可以站在大柳樹下的石磴上，任風吹舞她的薄衣和短髮，去等候那迎着陽光下山來的兩個俊影，風也把他們的襯衫吹得鼓起來……好像這非常福樂的境界，便離得如此之近，然而她卻走不攏去，她又恨起承淑來了。如若那時能同美姐回去，怕不是現在正和着表兄弟們把花瓣壓挾在表兄們的金裝的大冊書裏？於是她又非常煩悶。所以在有一天她看見承淑正坐在中間房和志清說話的時候，他對那後影簡直起無盡的厭恨，她一跳便站在承淑的面前了：

「告訴你，我是要回去，請你設法吧！」

無論承淑怎樣連自己也覺得嘉瑛之在她心上，是已很明顯的不如從前，然而好幾

年了，她都是非常之愛她，體貼她過來的，現在也依然不能便把她棄置掉。她也懂得嘉瑛是在恨着她了，這恨是能再把她的心又拉向嘉瑛一些的，她寧肯接受這惱恨，這是嘉瑛只是終日在外面跑，好像沒有她一樣能使她心裏好受些，所以她還是百般的來撫慰她，如若她真的要回去，則自己可以親自送，送回家了再一人轉來。

嘉瑛是覺得好久都沒有享有這溫柔了。這意外的給與，反使她很難過，於是她真的哭了。哭得使承淑也駭着，只好抱着她陪着哭。她經受了別人如此的好意，便是再有脾氣，也不好意思發了。她只好又留住。

但這平和的時日，是還沒好好的度過三天，又起了風雲，這次她是很傷心的決計離開這裏。她發覺出承淑對她已若何冷淡，而志清反終日在笑着了。她很恨承淑，又恨志清，但她苦於不能表露出這意思來。從前她是覺得這嫉妬是可笑的，現在呢，她只好忍受這嫉妬了。她若是不愛承淑，那是可以的，然而承淑竟又同別人好，則她只覺得這事是如何令人氣憤。她把什麼行李都清理好，且不留一絲東西在學校，是表示永不再來的樣子，無

論承淑又怎樣在哭着，她都冷笑去回報，並且很堅決的拒絕她的伴行。

到下午，她還在清檢一些什麼像片之類的東西，是准第二天一清早搭早班船走的，忽的房門便推開了，進來一個四十上下很嚴重的太太，那是校長，在高傲的態度裏帶着謙恭和氣的聲音說道：

『靜悄悄的，我還以為你們都出去了！一切好嗎，我很掛念。』

看見了那又非常顯着慈藹的人，兩人都不好說什麼，都裝着並沒有發生什麼事體一樣。志清也走過這邊來問候校長。

於是校長打開她帶來的包，包裏放着許多紙張和別的，她又抽出幾張課程表，送給他們每個人，並非常誠懇的請求她們發表一點對於學校的意見，她又向她們說她所有一切想改善的計劃，她又恭維她們的熱心，又道謝她們，她說了許多話，幾人便在這一刻談話中，把什麼都忘掉，都只傾心的聽着那對於教育所發出的宏論。到末了，嘉瑛才嗚嗚的說出她很想回去，可不可以再找個比她好的來替她，這自然驚不着那多才的校長，而

且她了解她們得非常清楚，她只留她再住幾天動身。

把招生的事，便託給她們料理一下，其實這非常簡單，然而她們也很忙着了。

果然，過了兩天，嘉瑛又不走了，她又聽了校長許多好話，她覺得她走，至少是對校長不住。而承淑也願意不再給嘉瑛難過些。至於志清若肯升學去，則校長不會挽留的，因為她很希望她們能如是。然而志清卻始終不走，她非常怕喫苦，那讀書的苦，她總覺得她年紀已不小，而功課又都荒疏，想考進大學去，都還得再補上兩年課，等到畢業，又須六年，這時間是太長了。她只懊悔爲什麼早年卻沒想到這層。而且，她現在又常常去經營她的財產，她又覺得還是有經營的必要，因爲她覺得承淑是很可以陪伴她到老的。

離開學期只兩天了，田媽忙着掃除學校，又請了一個短期的後生來幫她的忙。玉子和娟娟也搬來了。我們可以常常看見嘉瑛又很閑適的坐在風琴邊，練習國歌的譜子了。各人都常常忙着預備那將要教授的功課。

阿
毛
姑
娘

第一章

一

這是一個非常的日子，然而也只在阿毛自己眼中才如是。阿毛是已被決定在這天下午將嫁到她所不能想像出的地方去了。

初冬的太陽，很溫暖的照到這荒涼的山谷；阿毛家的茅屋也在這和煦的陽光中燦爛着。一清早，父親（阿毛老爹）照例就走到菜園去澆菜，但當他走回來時，看見在竈前正燒着飯的阿毛，於是便似乎在說笑話一樣，而笑容裏却更顯露出比平日更淒涼，更黯澹的臉：『哈，明天便歸我自己來燒了。』

這聲音在這頗空大的屋子裏響着，是很沈重的壓住阿毛的心了。於是阿毛又哭泣起來。

「嘿，傻子有什麼哭的終久都得嫁人的，難道就真的挨着我一輩子嗎？莫說養不起，就養得起，我死了呢？」

阿毛更是大聲的哭着，只想能撲到父親的懷裏去。

阿毛老爹又笑着來寬慰她：「那邊很好，過去後總不至像在家裏這樣吃苦。哈，你還哭，好容易才對着這樣一戶好人家呢。你怕丟下阿爸一人在這裏不放心，所以哭不要緊的，等下三姑會來替我作幾天伴；阿寶哥還賴着要住在我這裏呢，他也無家，願意來也好，就把你睡的牀讓給他吧。」

然而阿毛更哭了，是所有的用來做寬慰的言語把她的心越送進悲涼裏去：是覺得更不忍離開她父親，是覺得更不敢親近那陌生的生活去。她實在不能了解這嫁的意義，既是父親，三姑，媒人趙三叔，和許多人都說這嫁是該的，想來總不有錯。並且這疑問也只

能放在心裏，因為三姑早就示意她，說這是姑娘們所不當說的，這是屬於害羞一類的事。雖說她從她所懂得的羞上面，似乎領略到所謂出嫁，不過她總覺得這事大約於她或她父親有點不利，因為近來她在她父親的忙碌中，是常常得了些不安去。

若是別人只告訴她：有那末一家人，很喜歡她，很須要她去，不久就來接她了，那末，她一定會高興的穿起那特爲她預備的衣裳，無論她是怎樣愛她的老父，怎樣對於這荒涼的山谷感到眷戀。但是那好奇的心，那更冀求着熱鬧和愉悅的心，是會使她不願掛慮到一些紛擾的事；因為在她的意想裏，對於嫁的觀念始終是模糊的，以爲暫時做着一個長久的客。

現在呢，她是被別人在無意中給與了她一些似乎恫嚇的好意，把她那和平的意念揉成一種重重的，紛紛的擔心，而她所最擔心的日子，她的婚期，竟很快的大踏步的就來了。

吃過早飯，三姑就來了，還帶來一葫蘆酒。

阿毛老爹說：「唉，這個年成，喝什麼酒，我是越簡便越好，所以在阿毛的好日子，我也沒請客，想在後天回門時，一同吃個便飯就算了。等下只有阿寶會來幫幫忙，其實是什麼事也沒有。」

三姑是一個五十上下頗精明的婦人，雖說也正是從這茅屋嫁出去，然而嫁得頗好，家裏總算過得去，只是未曾生下一個半個她所熱盼的兒子，所以她很愛阿毛，又常常周濟一下這終年都在辛勤中，還愁着難吃飽的父女。她固然很能夠體貼她貧困的哥哥，不過她總覺得既然是阿毛的好日子，又只阿毛這一個女，所以她表示了她的反抗：

「我告你，年成是年成，事情是事情，貓貓虎虎不得的。看你還有幾個今天？」

但是一想到今天，她就住了口，又自己圓轉她的話：「本來，也難怪，昨天一箱衣，就夠人累了。客不請，也算了，只是總得應個景。橫豎是自家幾個人，小菜也現成的。櫥裏雞蛋還有吧，阿毛？」

在她眼裏看來，阿毛也很可憐，雖說她也曾很滿意過阿毛的婆家，且預慶她將來的

幸運，不過她總覺得連阿毛自己也感到這令人心冷的簡陋。於是她擁過阿毛來，細心的替她梳理髮髻。

其實阿毛並不如是。她是在很溫柔的自己理着髻前的短髮，似乎已忘了這非常的事，在很平心的注意聽兩個老人講着許多年前的舊話。

在吃酒的當兒，才又傷起心來，這是完全爲了捨不得離開這十幾年所生活的地方，捨不得父親，捨不得三姑，捨不得菜園，茅屋，以及那黑母雞，小黃狗……

然而總得走的，在阿寶哥來不許久，從很遠很遠便傳來鑼聲，號筒聲……於是阿毛老爹就嘆了一聲氣，走到屋外去；阿寶就忙着茶的事；三姑更一面陪着揩眼淚，又來替她換衣裳；阿毛是真的感到淒涼在哽咽着。不久，轎子就來了。除了三個轎夫外，還跟來媒人趙三叔，和一個阿毛應該叫表舅的六十多歲的老人，他們都顯着快樂的臉在恭賀着。三姑聽說在路上還得住一夜店子，就不放心，才又商量好，讓阿寶哥送一程，等黑五更轎子又動了身時再回來。於是阿毛才也又寬心些，因爲那老頭子，那不認識的表舅，又是那

樣一個忠厚的像，趙三叔也跟着去，想來或者沒有什麼可怕的了。

悄悄的又聽了許多三姑叮嚀的話。知道過兩天還要回來的，所以只稍微又灑了幾點淚，便由老父抱上轎了。

這走的淒涼，是只留給這兩個對揮着淚的老人的；三姑便想到當日自己出嫁的事，父親是很深的在憶念着死去多年的阿毛的娘了。阿毛的娘，也是正像着阿毛一樣，終年都是很快樂的操作着許多的事，不知爲什麼，在剛剛把阿毛的奶革掉時，就狠狠的害着瘡疾了。頭一次算挨過，第二回可完了。於是老人又把希望和祝福，向太陽落土的那方飄去，那是阿毛的轎子走去了的那方。

在轎子裏的阿毛呢，只不耐煩的在想那不可知的一家人家的事。

二

其實一切她都想錯了。她實在沒有想出那熱鬧來，那麻煩來，她只被許多人拿來玩

弄着，調笑着，像另外的一種人類。這時她真該來痛哭了，但她却強忍着，這是她第一次懂得在人面前所吃的虧。她只這樣想：『後天回去了，我總不會再來的！』

這家，這才是阿毛真真的家，是姓陸，本也是阿毛同鄉的人，但搬來這裏，這有名的西湖邊葛嶺，是快有四十年了，早先是由阿毛的阿翁划渡船來養活一家人，現在是變得很興隆了。這個老頭子，還是划着船，不過已是很漂亮的，有布篷，有銅欄，有靠背藤座的西湖遊船了。兩個兒子呢，就替別人家種了幾畝地，單憑屋前的一百多株桑樹，每年進款也就夠可觀的了。阿毛，這算來是第二的媳婦。那大的已進屋十來年了。從前是由於家計未曾很滿足的熱鬧過，現在就大大的請客了，客大約總屬於划船的人，旅館裏的茶房賬房先生，還有幾個熟店鋪，絲行裏的，其外便是幾個廟裏面幫開的朋友，以及隣居之類。

客人既是如此混雜，又知道主人是不會厭煩囂鬧的，所以都豪飲着那不十分劣等的紹興酒，加以那新娘的菲薄的嫁奩，抬不起他們的敬意來，所以他們只是那樣毫不以爲意的來使人受窘。阿毛真覺得苦，但她知道還另外有一個人也正像她一樣在受人調

排，她不禁又同情着那與她同命運的人，只想把頭昂起去看看，不過想起三姑的話，頭是依舊垂着，垂着，不怕已是很痛的了。

實實在在，這使她同情過的另外那人，便是她還未曾十分領悟出的所謂丈夫，是更嚇着她了。她只想能立即逃回家去，她是並未會知道她是應該被這陌生男人來有力的擁抱住，並魯莽的接吻，她只堅決的把身子扭在一邊，無聲的飲泣着。那男人也就放了她，翻身睡去了。

一切的人都非常使她害怕，無論她走到什麼地方，都帶着怯怯的心，又厭恨着那每個來呆望着她的臉。直到又要預備回去的那天早上，她才在眉尖上展開那蹙緊了的心來。

事實自然不是像她所想出的那樣簡單，那樣無拘無束，終於她又別了她開始才發見的福樂來。是有十多年了，自己就都是生長在那樣恬靜，那樣自由的仙谷裏嗎？她好生傷感，好生哭泣（是一生所未曾有過的）的把將要離別的一切都投過去那深深的——

瞥，才又隨着她那很健壯的夫婿走向她所懼怕的那個家去。

這家的位置，是在從葛嶺山門通到初陽臺的路邊的山坡上，屋前滿植着桑樹，在冬天是只剩枯枝了，因此把湖面却更看得大，白堤只是像一縷線樣的橫界在湖的中央。屋後是一個姓陳名不凡的『千古佳城』後來又蓋上許多類似洋式的房子，佳城便看不見了，却從週圍的牆上，懸掛出許多花藤，在冬天也只顯得是如絲一樣的無次序。左手是通到另外幾個深幽的山坳去。那裏錯錯雜雜的在竹林中安置着幾所不大的房子。右邊，便是上山去的石板大路了，路旁遍植着松柏，路的那邊，便又是一所為松柏遮掩不住的粉着淡湖色的房子。在界於屋與路之間，便是一條已將完全乾涸了的小溪。這裏是同樣排着杭州鄉下式的瓦屋三家，她的家便是最右臨着溪，臨着大路的一家，是既靜，且美，又宜於遊玩，又宜於生活的一個處所。

剛住下來，依然還是不安，僅僅從一種頗不熟習爲口語中，都可以使她忽略去一切美處。然而時間一拖下來，也就很慣了。開始是囡囡的笑，抹去她所有對人的防禦的心；這笑是如此天真，坦白，親愛，竟好像從前家中那黑貓的親暱的叫聲了。她時時來找囡囡，囡囡又歡喜她。因爲常同囡囡玩，囡囡的娘，她大嫂也就常同她來閒談了。大嫂是一個已過三十的中年婦人，看阿毛自然只是把來當小孩看，無所用其心計和嫉妒，所以阿毛便也感到她的可親近。

第二便是頗能愛憐她的夫婿了。這男子是比她大八歲，已長成一個很堅實的，二十四歲，微帶紅黑的少年，穿一件灰條紋布的棉袍，戴一頂半新的烏打帽，出去時又加上一條黑綠的圍巾，是又帶點城市氣的鄉下人。冬天沒有什麼事，又爲了新婚，得准許在家稍微滯留一下的，有時就整天的留在家裏劈粗的樹幹。所以在阿毛梳頭髮的當兒，他也可

以去替她擦一點油，在阿毛做鞋子的時候，他又去替她理線。只要是阿毛單獨留在自己的小屋子中時，他總得溜進去試用他許多愛撫，起始阿毛是很怕他，不久就很柔順的承受了，且不覺的便會很動心，很興奮，有時竟很愛慕起這男人了。他又替她買了一些賤價的香粉香膏之類的東西，於是她在一種好報答盛情的謙虛中，很珍惜起她一雙又紅又壯的手來，髮髻也變成一個圓形辮式的餅。

阿婆看見她很年輕，只令她做點零碎的小事，燒火，掃地，洗衣裳……自然是比起在家中又要鋤地，又要檢柴，又要替父親擔糞等等吃力的事，是輕鬆得多了。所以每天她總有得空閒時候去同姪女們玩，大的姪女是在隣近的一個平民學校讀書，是已在三年級的一個十歲的伶俐女孩。第二，便是不很能給她歡喜的一個頑皮孩子，小的，便是囡囡了，囡囡只兩歲，時時總喜歡有人抱，一看見阿毛，便拍着手，學她娘一樣的叫着阿毛的名字：「阿毛……阿毛……」

隣家也是操着同樣生涯的兩家，阿毛在這裏便得了兩個很投洽的女伴。三姐便是

住在她間壁的一個將嫁的十九歲的大姑娘。在阿毛的眼中，是一個除了頭髮太黃就沒有缺憾的姑娘。人非常聰明，能繡許多樣式的花，這令這新來的朋友很吃了驚的。阿招嫂是用她的和氣，吸引得阿毛很心服的，年紀也才二十多一點，穿得很時款的一個小腰肢瘦的婦人，是住在那靠左邊的一家。她一看見阿招嫂走住溪溝頭去了，於是她也走下石級去，在用石塊攔成的那小水凹中淘米，趁這時，她們就交換起關於天氣，關於水，關於小菜的話來。或是一聽見在屋前的坪壩上傳來三姐的笑聲，她也就又趕忙把要洗的衣服拿往坪壩上去洗。從三姐的口，她是可以聽到許多她未曾看見，也未曾聽過的新鮮的事體。三姐說起城裏來，上海來（三姐是在九歲上到過那裏的），簡直像一種神話中的奇境，她揣擬都無從揣擬了。

一到夜晚，從遠遠的湖上，是天與水交界的地方，便燦爛着很繁密的星星，很大的金色的光映到湖水裏，在細小的波紋上拖下很長的一溜來，不住的閃耀着，像無數條有金鱗的蛇身在不動的蜿蜒着。湖面是靜極了；天空也很黑。那明亮的一排繁星，就好像是一

條鑽石的寶帶，輕輕攏住在一個披滿黑髮的女仙的頭上。阿毛是神往到那地方去了，她知道那就是城裏，三姐去過的，阿招嫂也去過的，陸小二，她夫婿也去過的，所有的人都會去過。她不禁羨起所有的人來了。她悄悄地向陸小二吐露了這意思，是還帶着怯怯的心，怕所得來的是無窮的失望。

陸小二聽到他幼小的妻的願望，便笑着說：『沒有什麼可看的，儘是人，做生意的。你想想，等兩天吧，路遠呢。』

於是她小小心的又來盼望着。到十一月尾的一天，這希望終於達到了。

四

這旅行之於阿毛，從所見的種種繁華，富麗，便給與她一種夢想的根據，每一個聯想都是緊接在事物上的；而由聯想所引伸的那生活，那一切，又都變成似似的美境，能把人網縛得非常之緊，使人迷醉的升沉到裏面，不知感到的是幸福還是痛苦。阿毛就由於這

旅行，把他那在操作中毫無所用的心思，從單純的孩提一變而為好用思慮的少女了。

同去的人，是連自己也算進去，四個人：三姐兩母女，還和着大嫂的女兒玉英，因為這天是禮拜，學校放了假，也要陪伴着去玩的。阿毛遵依着夫婿的話，從衣箱中翻出一件最好看的大花格子布的套衫，罩在粗藍布的棉襖上，在鏡子裏也很自詡的了。然而小二却搖着頭，於是又交給三姐一塊錢，是替阿毛做衣料用的，阿毛也就更高興了。實實在在，這虛榮確是小二很鼓舞了她的。

出去的時候，是早半天。她們迎着太陽在湖邊的路上，迤迤連連向城裏走去。三姐一路指點着她，她的眼光也就始終現着驚詫和貪饑隨着四處轉。玉英不時拿腳尖去蹴那路旁枯草中的石子，並曼聲的唱那剛學會的國民革命歌。阿毛覺得那歌聲非常單調，又不激揚，只是苦於不能說清那自己從歌聲中得到的反感，於是就把脚步放慢了。一人落在後面，又半眯着眼睛去審視那太陽。太陽是正被薄雲纏繞着，放出淡淡的射眼的白光。其外有許多地方，又是望去不知有多少遠，又不知有多少深的藍色的天空。水也是清澈

如一面鏡子，把隄上的樹影，清清楚楚的影印在那裏，而且動也不動。

不怕天氣的很冷，沿路上還是有不少燒香的客，那穿着老藍布大衫，掛着大紅，杏黃香袋的能走路的小腳婦人，都是那樣顯着鄉愁的臉，大踏步的往前趕路。

於是三姐說：『這都是往天竺去的咧。』

她忍不住又問天竺是什麼地方，原來是幾個香火非常之好的寺廟，而且到天竺去，還得走過一個更其堂皇的，甚是有名的廟，那裏燒香的人更多，去玩的也多，爲了遊客們，遊客們的需要是又開了不少店鋪的地方。她還想再去問一問那廟的名字，然而已走上一道橋，橋旁是矗立着一座大洋房，這是出她想像中所有的那樣巍峨，那樣美好。她注視的望到那懸在天空中飄揚的一樹旗子，她心也像旗子一樣，飄揚個不住。旗子上面也顯出一個紅而圓的太陽，其實那布片已很褪色了，然而阿毛是覺得那太陽也正同於青天之下的日光是一樣的輝煌，一樣的閃耀在人心上。

她走攏那門去，是一個鐵欄的門，從門隙中她想看清一切，慌張的把眼睛四處溜走。

忽然，便從她腦背後響起劇烈的喇叭聲，並和着重載的車輪軋軋聲，把她竟嚇昏了，掉過頭來就想跑，但就在她前面，便衝來一輛長四方籠子樣式的大車，黑壓壓的裝滿一車活的東西，擦她身前就衝上橋去了。路旁的眼光，是全注到她身上，許多笑談也投過來，她癡迷的站着在找她的同行者。

『啊~~~~~嗚~~~~~嗚~~~~~天哪，快來吧！』這聲音非常熟，所以她不困難的就望見三姐她們已走到一條街市上了。於是她走擁去，姪女玉英也嘲弄了她。

似乎像受欺了一樣，很含點悲憤，但瞬息又忘了。雖說這街市很破亂，阿毛也頗感到趣味，一手拖着三姐的娘的手，隨着走，又來留心到街兩旁的店鋪，店鋪中又有着一種坐滿了人在喝着茶的，阿毛覺得很有趣。但所有的人，又都是正如同她公公，她父親舞着大 hands 在談天的一些穿老布的鄉下人，所以她又忽略過去，只很豔羨那些偶爾擺在茶桌邊的鳥籠，那裏是關有不知什麼名字的鳥兒，又好看，又機伶。

阿毛想：『一定到了。』

三姐只在唇上笑了一下，說：「才一半路呢，就走不起了嗎，不是爲什麼那樣急於要到呢？」

這城裏好像一個神奇的，也許竟不能走到的地方了，在阿毛是如此以爲的。

是的，在她那可憐的夢想中，知道是如何的把一切事物幻想得多麼夠人笑，只要有入去一注意那在湖濱馬路出現了的阿毛的臉，就可知道這正是一個剛從另一世界來的膽小的旅客。什麼事物也不能使她想出一個回答來。連那裹着皮大氅，露着肉紅的小腿在街上遊行的女太太們，她都不知這也正是屬於她一樣的女性。她以爲那只是別人特意把來裝飾起來好看的，像裝飾店鋪一樣的東西，所以她總也把眼光追過去。實在那太好看了，那好像假裝上去的如雲的光澤的黑髮，那彎眉，那黑眼，那小紅嘴唇，那粉都都的嫩臉，一切都像經了神的手安放上去的。她並且看見所有街上入的眼光，也正在跟着那咯咯的高跟緞鞋走，她就越覺得城裏的人聰明；在如此寬闊，熱鬧，闊氣的馬路上，會知道預備幾個美麗的，活的比鳥兒，比哈吧狗，比什麼都動人的東西，來讓人瀏覽；這圖舒適

的方法，不爲不想得周到了。並且她疑心她自己怎麼也會插足在這樣的一個社會中，她欣賞這樣，欣賞那樣，在她是不是生來也就安排定這福氣的？

一行人，彎彎拐拐走了幾條熱鬧的街，她遇着許多男的女的，穿着一些她不知是什麼東西做的衣服，又光華，又柔軟，樣子也是令人只想去親近，又令人不敢去親近。他們都是坐在洋車上，汽車上（這也是剛才學來的知識），在街上遊行，在店鋪的沉重的大門邊進進出出的，阿毛這才領悟爲什麼城裏要設着這許多店鋪，許多穿粗布衣的人來服侍，自然是爲的他們，不過阿毛是沒有想出爲什麼那些人會不同，不過立即便來了機會讓她了解去。

不久，她們走進一個堆滿布匹的店鋪了，那些美麗得正如阿毛所豔羨，所景仰的人們身上的布匹，閃着光，一長條，一長條，竟是那樣不愛惜的拖在玻璃窗的後面。阿毛問，阿毛知道了她也將要在這店鋪中檢一段好看的布匹做衣服，爲了過年穿。她是覺得什麼都好，既然也可以進來由自己檢，無論在窗中拖着的，在架上堆積着的，在匣子裏安放着的

的。三姐替她檢了一段綠色的自由布，夾着一縷縷的白條，像水的波紋一樣，她歡喜得跳了，但是三姐自己檢的，却令她彷彿更喜歡。她希望也同三姐一樣，然而三姐笑了。三姐說小二哥只給她一塊錢，若是定要買三姐買的假花畢幾，則要二塊多了。

阿毛本沒有想到要做衣，而小二要去愛惜她，自由布本已太夠她滿足，但既懂得是因錢少了却得不到假花畢幾，自自然然她會忘記她夫婿的好意，並且似乎在剎那間，她狠狠埋怨了一下那特省下別的錢爲她做衣服的小二了。本來也是，引誘她去欲望，而又不能給她滿足。她是只想：『爲什麼他不給三姐兩塊多錢呢？』

回來的時候，在第二碼頭，雇好了一隻船，盪漾的湖水，輕輕把她們推了開去，是離這繁華的都市，一步一步的遠了。她把眼睛避過一邊來，大聲的歎着氣。不過快到家時，她又非常快樂了，那還是一種虛榮。當三姐和玉英教她辨識她們自己的家時候，她看見她們的家是深深藏在一個比左近都好的山凹裏，且在這山凹裏，隱現着許多精緻的小屋。從湖上望去，好像她們的家，就正在一棟紅色洋樓的屋上面。這是幸而她忘記了在這山凹

裏，就僅僅只她們幾家是用舊的木板蓋成的幾家簡陋的小瓦屋，而隨處還須鑲補着舊的，上鏽的洋鐵板，且滿屋都堆着零星的東西，從作工，到吃飯，又到睡覺的什麼破的，捨不得丟棄的什物都在那裏。

五

新的生活，總是惹人去再等待那更新的。阿毛生活在這裏，算是非常快樂了，又忙着過年，阿毛整天幫着阿婆，大嫂，興孜孜的做事。把父親，三姑，一切都忘記了。一到晚上，阿婆便約了隔壁嬸嬸來打紙牌，她偷閒就來看，有時就躲在自己房中同小二玩。近來小二更愛她，她也更樂於接受那諛浪。有時阿婆在外間裏喊倒茶，而小二偏反把腿夾緊些，好看她着急。她雖說恨小二，太同她開玩笑，但她越覺得要同小二相好了。小二的手雖粗，而放在她胸上，是一樣的像有電，她就在發燒，只想把這手拿開，而身子反更貼緊小二了。什麼人都覺出他們兩家頭很好。小二自己也感到他的妻是一天一天更溫柔了。

過年很熱鬧，是她一生中還未嘗過的熱鬧。新年裏，又由大嫂引着在廟裏玩了幾次。這廟就是在她們隔壁那洋房的前面，是一個很有名的瑪瑙寺。寺的命名的意義，自然是懂得，不過那大殿的裝潢，那屋宇的高朗，她是也會賞鑑的。並且那裏面幾個很會說笑話的和尙，幾個幫閒朋友，都非常有趣。阿婆也來廟裏打過牌，住在瑪瑙山居（就是她家隔壁的洋房）看門的金嬌嬌也常往廟裏去。廟裏有個叫阿棠的後生，她從她的本能覺得這人也正在拿小二望她的眼光在望她。她很怕。阿棠生得又醜。不知爲什麼她還是歡喜往廟裏去。實在廟裏比家裏好。僅僅就家裏那瓦檐也就太矮了，好像把一個人的靈魂都緊緊的蓋住讓你的思想總跑不出屋。

閒了時，依舊在三姐處學來許多故事，三姐又津津有味地願意教她。不知還是三姐覺得談講這些有趣味，還是想從這不倦的言談中暫時一慰自己對於許多物質上的希求。

總之，她總算是很幸福了。而且她真的也曾覺得很快活來。不過一到春來後，不知爲

什麼總有許多事物把她極力牽引到完全墮入思想裏去了。

第二章

一

阿毛從小就生長在那荒僻的山谷。父親是那樣辛勤的操作，所來往的人，也不過是像父親一樣忠懇的鄉下老人，和像她自己一樣幾個癡傻，終日勤着做事的孩子。沒有事物可以使她一想到宇宙是不止就限於在她谷中的，也沒有時間讓她一用她生來便如常人一樣具有的腦力，所以她竟在那和平的谷中，優遊的度了那許多時日。假使她父親，她姑母不那樣爲她好，爲她着想，嫁到這最容易沾染富貴的西湖來，在她不是頂好的事嗎？在那還依舊保存原始時代的樸實的荒野，終身做一個作了工再吃飯的老實女人，也不見得就不是一種幸福？然而現在，阿毛是已跳在一個大的，繁富的社會裏。一切都使她

驚訝，一切都使她不得不用其思想，而她又只是一個毫無知識，剛從鄉下來的年輕姑娘。環境呢，又竭力去拖着她望虛榮走。自然，一天，一天，她的慾望加增，而掉在苦惱的裏面，也就日甚一日了。

在新年裏面，本是很快樂的，所接觸的一些人物，也使她感到趣味。當然，她是只看到那謙抑，那親熱，那滑稽，而笑臉裏所藏住的虛偽和勢利，她却無從去領解。所以她終日都在嬉笑中，而帶着熱誠去親近所有的人，連從前曾一度很擾着她的那城裏的繁華都忘掉了。

直到有一天，天氣不很冷，溫和的陽光正曬在屋前院壩裏。她和大嫂在那陽光處黏鞋底，三姐，阿招，嫂她們也各自搬着小椅在屋外作活。幾人談談笑笑的，也很不寂寞。大嫂又時時把她黏好的鞋底拿給別人看，大家又來打笑她，她是非常愧慚，很悔從前不學好這針線，現在是全虧了大嫂來教她。

正在說話很有勁的三姐，忽的把話打住了，阿毛看見她在怔怔的望到外面。阿毛也

就掉過頭來，原來從山門外已走進兩個人來。那穿皮領的，那阿毛從前所看見過的美人兒，正被夾在一個也穿有皮領的美男人臂膀間，兩人並着頭慢慢朝山上走。於是阿毛又隨着三姐走到挨溪溝的這頭，等着他們。終於他們也來了，他們是那樣華貴，連眼角也沒有望到她那邊，只是那樣慢慢的，含着微笑的一步一步，兩種皮鞋諧和着響聲往山上蹶。不知那男的說了一句什麼話，於是女的就笑了，笑得是那樣大方，那樣清脆。柔嫩的聲音，夾在鳥語中，夾在溪水的汨汨中，響澈了這山坳，於是連路旁枯黃的小草，都籠罩着一種春的光輝。笑完了，又把兩手去互相撫弄那雙玲瓏的小手套。於是這手套，在阿毛看來，就成了一種類似敬神的無上的珍品。阿毛一直送着那後影登了山後，才悵悵的回轉頭來。阿毛看見三姐同樣也顯着那失意的臉，並且三姐又出乎她意料的做了個非常鄙屑的樣子。

回到原位時，大嫂和阿招嫂正在談講那些時款的衣式。阿招嫂勸大嫂作一件長袍出門時穿，而大嫂稱說她年紀已太大，不願趕時興。於是阿招嫂又說阿毛頂好做一件。阿

招嫂又誇說阿毛生得倒很體面，加意打扮起來，是頂不錯的。大嫂也笑了她幾句。

從此，阿毛就希望得一件長袍，其實她對於長袍和短衣的美，都不能分明的看出，只覺得在別人身上穿起總是好看的，阿招嫂既說長袍是時興，那自然長袍比短衣好了。

並且，那女人的影子，那笑聲，纔在她腦子中幌，她實在希望那女人再來一次，讓她好看得更清白點，她實在想懂得那女人到底是做什麼的，就是說她要知道那女人的生活。她常常想，既然那笑聲是那樣的不同，若煮着飯，坐在竈門前拿起火鉗撥着火時，不知又是將如何的迷人了。但是她立即就否認了。別人那樣標致，那樣尊貴，怎麼會像她一樣終天坐在竈門前燒火呢？於是她又想起燒火的辛苦，常常爲去折斷那乾樹枝，把手割破是常有的事。並且那矮橙的前前後後，鋪滿着的髒茅草，髒樹葉，把自己的鞋襪都弄得不像樣了。阿毛是簡直忘掉從前赤着腳在山坡上爬茅草，而兩寸來長的毛蟲也常常掉在她的頸上，或肩上的往事了。

不久，阿毛所希望的事，就慨然的來了，並且還超乎她所希望的，實在她應從此得到

快樂了！

二

許多人都沸沸揚揚，金嬌嬌一早就跑過來報消息。阿招嫂說：『看樣子很有洋鈔呢！』
『上海來的吧！』三姐很迷亂的發着話。

阿婆似乎降臨了什麼好事一樣，眯着眼向金嬌嬌笑：『你們今年一定可以多賺幾個酒錢了。去年住的那和尚，很吝嗇吧？』

『是的，外面人手頭大方多了呢，昨天看妥房子，知道我們是看門的，一出手就給了兩塊錢，說以後麻煩我們的時候多着呢，說話交關客氣，轉去時又坐了阿金的船，阿金晚上轉來，喝得爛醉了，問他得了多少船錢，他只搖頭，我總想至少也給了半塊。早上我們還說，可恨上面住的黃家同老和尚又不搬，不然換幾個年輕人來，好得多了。只有師寶師父還算比較好些。』

金嬌嬌這一番話，把個個人臉上都加了一層豔羨的光，都聽到那兩塊錢去了，心也發着熱。於是阿婆和三姐的娘又都拜託金嬌嬌以後有生意，請也照顧點。金嬌嬌是儼然貴客一樣又在這裏坐了一個鐘頭，大家都不敢怠慢的陪着她。

一吃過早粥，在瑪瑙山居的大門前，陸陸續續就出現了許多人，扛着箱籠的，抬着桌椅的。阿毛快樂顛了，時時偷着跑到金嬌嬌家去瞧。直到下午二點多鐘了，那穿藍竹布袍的年輕聽差的東家才坐了洋車來。阿毛認得她，那就是她所渴於欲一再見她的美人，那男子也正是那陪着她來玩山的一個。不過這次她的衣服又換了一件，依舊是皮領，高跟緞鞋，然而却非常和氣，一進門就對金嬌嬌一笑，看見帶破氈帽的阿金叔，也點着頭，阿毛覺得金嬌嬌是也可愛了，仰慕的去望她，而在這時，那和善的眼光，帶着高興的微笑的眼光，又落到她自己臉上。於是阿毛臉紅了，心跳跳的反不敢再去望人。那女人呢，也就接過一根很玲瓏的棍子，是她丈夫給她的，一步，一步的踱上那通到小洋房的曲徑去。那步法的娉婷，腰肢微微擺動的姿態，還是像那天遊山時一模一樣。

阿毛很想再隨着走上去瞧瞧，又覺得非常氣餒，無語的便退回家來了。那久閉的窗，已打開了，露出沉沉垂着的粉紅的窗帷，遊廊上也抹拭得非常乾淨，放着油漆的光。

一到夜晚，刺眼的電燈光便射放過來，阿毛站在屋外，可以從窗帷裏依稀看見懸在牆壁上的畫，或偶爾一瞥的頭影。阿毛想知道那裏面的人在做些什麼，常常一人屏息的站着聽。可是都寂然。直到有一夜，是夜深的時候，阿毛被一種高亢的，悲淒的提琴聲所驚醒。阿毛細細的聽，識出這正是從那一對剛搬來不久的新鄰居所發出的，阿毛聽到那琴聲直想哭了。她悄悄的踱到屋外來。然而那聲音却又低沉下去，且戛然便停止了。瞬即燈光也熄了，一切又都寂靜得可怕。

阿毛真想不到那聲音是從什麼東西上所發出，而那年輕夫婦爲什麼到夜深還不睡，並彈弄出那麼使人聽了欲哭的歌調來。阿毛更留意到間壁了。

是有着明媚的陽光的一天，阿毛正在溪溝頭清洗衣服，忽然聽着一種聲音，好像就

從自己頭上傳來的一樣，於是阿毛又跑上溝邊的高岸，她看見那女人裹着一件大紅的呢衣，把上身傾在欄杆上面，雪白的手腕就從紅衣的短袖中伸出，向下面不住的揮着，口中不知在說些什麼，又是那樣的笑。而從瑪瑙山居的門邊，就轉出幾個同樣的女人來，尖着聲音在向上回報。這使阿毛恍然，原來那也並不是什麼希奇的東西，也許有着成百成千在她們那社會裏，就如同在阿毛的這社會，也就有着不少的正像阿毛，正像三姐的人在。

並且天氣一暖，山色也由枯黃而漸漸鋪上一層嫩綠，所有的樹都在抽着芽，遊山的人一天多似一天了。而來玩的，多半總又屬於正像她鄰居一流的人，這使得阿毛非常煩悶。縱然她懂得是由於她的命生來就不能像那些人尊貴，然而爲什麼她們便該生來命就不同，並且她們整天到底在享受一些什麼樣的福樂，是阿毛日夜都不安，把整個心思放在這上面的來由了。

三

去年的十月，是阿毛嫁到這裏來，而現在才二月，這幾家人家又忙着要吃第二場喜酒了。日子是選在清明那天把三姐嫁到城裏去。三姐雖比阿毛嫁時更懂得離別的悲苦，時常牽着別人的手哭，然而在她臉上，却時時顯着她媽媽還焦急的臉，默默的又隱藏不住那高興的笑。三天，兩天，母女倆又進城買衣料去，打首飾去，所有的人都看得出那兩顆心也整天盤旋在熱鬧的街市裏，早就不安於這破亂的瓦屋了。

三姐嫁得很闊氣，在朋友中，鄰居中很驕傲的就嫁到婆家去了，原來新郎是一個國民革命軍中的軍爺，新近發了點小財，而又似乎被神捉弄了一樣，有一次逛湖，坐了三姐爸爸的船，湊巧那天三姐進城去轉來，也一同坐着走了一程，那軍爺本有老婆的，但却很看上了三姐，又欺着三姐爸爸的職業低，敢於開口要，誰知三姐一家人就都非常高興的答應了。

等到三姐再回來，已變得不再是從前的三姐了。穿着一件閃光的肉紅色花長袍，一雙挖花皮鞋，雖然不是高跟，但走路時的樣式，也隨着好看了。特別是連鬢子也剪去，光溜溜的短髮，貼在頭上，並垂在鬢旁，而且那意氣，是什麼都變得使人驚訝。她不再同阿毛她們隨意說笑了。走的時候，還同阿招嫂鬧了點小氣走的。三姐的娘也覺得阿招嫂竟敢開罪於她女兒，是可氣的事，女兒走後，又數說了阿招嫂幾句。大嫂則屬於同情阿招嫂一邊，借着毫不懂事的团团笑着說：

「好寶貝，你要安分些，你娘是不得靠你賣給別人做小老婆來過活的。」

阿招嫂也不時投出那帶刺的話，不過在三姐第二次回來時，她們又都非常豔羨的，同三姐很要好。

只有阿毛是不能了解爲什麼別人要輕視她，同時又趨奉她。阿毛只覺得三姐已更可愛，而且是跑到離她自己很高的地方去了。她把三姐的驕矜，看得很自然。那比三姐穿着得更好的女人，不是更顯得驕矜麼？她並且想，如若她得有三姐的那些好衣服穿，那她

的氣概，將也會變成三姐那樣了。所以她始終都非常敬重三姐，還特別敬重那未曾見過面的三姐的丈夫。三姐又不倦的歡喜講着他，那軍爺的一些軼事；那軼事一到了三姐會說話的口中，就變成許多有趣味的事了。並且那主人翁似乎是一個神奇的人，一個十足的英雄了。

阿毛雖說很天真，但她却常常好用她的心思，又有三姐，阿招嫂等的教誨，所以也早就不是從前的阿毛了。這算是她唯一的損失，她已懂得了是什麼東西來把同樣的人分成許多階級。本是一樣的人，而竟有人肯在街上去拉着別人坐車的跑，而也竟有人肯讓別人爲自己流着汗來跑的。自然，這使他們不以爲羞的，都是因了錢的緣故。譬如三姐近來很享福，不就是因爲她丈夫有錢的緣故麼？再譬如那些來逛山的女太太們，不也是因爲她們丈夫或者爸爸有錢，才能打扮得那麼美麼？那末，自己之所以醜陋，之所以吃苦，自然是爲的自己爸爸自己丈夫沒有錢的緣故了。從前是還能把這不平歸之於天，覺得生來如此便該一生如此，在這把命運看爲天定中，總還可以消極的壓制住那慾望。然而現

在阿毛不信命了。現在她把女人的一生，好和歹一概認爲是繫之於丈夫。她想：若是阿招嫂不是嫁給阿招哥，而嫁給另外一個有錢的人，那她自然不必懷着姪還要終日操作許多事。假設三姐不給軍爺去做小，而嫁到她生長的那山谷去，那三姐還能驕矜些什麼呢？再譬如自己不是嫁給種田的小二，那總也該不至於像這樣爲逛山的女太太們所不睬，連三姐也瞧不起的窮人了。

當她一懂得都是爲了錢時，她倒又非常辛勤的做着事，只想替她丈夫多幫點忙才好。

四

是養蠶的時候到了。阿毛從沒有看見過，也沒有作過這等事，不過她却比所有的人都高興。阿婆本來只願解兩張的皮紙就夠了，但因了阿毛的勸說，也就解了三張。從清早起來，到睡覺，都是阿毛在那裏換桑葉。公公還說：「這孩子倒不懶呢！」

阿毛對小二，是比以前更溫柔了，總承着他的意思去做事。誰料得定小二將來不發財，不把他老婆打扮起來呢？阿毛總幻想到有那末一天，也許小二做了軍爺，也許小二從別的方面發了財，那她就可以把這雙常爲小二親着的手，來休憩着。或者也去做點別個有錢女人所做的一些事。想來那事體也一定各如其衣飾一樣，恰合身分，那一定非常有趣。而小二呢，小二是做夢也不會知道，正有人把火樣，無限大的希望來在他身上建築，且越堆積得高起來，他是整天都和着大哥無思無慮的跑到十里路外的田地裏工作，看到太陽下山了，便又扛着鋤頭走回來，回來後，吃完飯，洗了腳，就快是睡的時候了。他連同阿毛玩都沒有時間，也振不起心情，那裏得知他妻的耐苦的操作中，會壓制得有極大的野心？

其實阿毛真可憐什麼人——就是連她自己也不會懂得，當她打起精神去喂蠶，去燒飯洗衣的那種想從操作中得到自慰的苦味！

阿毛已經消瘦了好多。大嫂總喊她歇一會兒吧，莫做出病來，她却總不願住手，似乎

手足一停止工作，那使她極感到焦躁的欲念，就會來苦惱她。她又認爲這富貴之來，決不是突如其來，一定要經過長久的忍耐的。

一到夜晚，小二倒頭就睡熟了。於是阿毛在黑暗中張着兩眼，許多美滿的好夢，紛亂的便來擠着她的心。有時想得太完全了，太幸福了，忍不住便抱着小二的臉亂吻，或者還吻在他身上，覺得那身體是異常熱，自己也就發起燒來，只希望小二會醒來同着她玩一下，就僅僅用力來抱她一下，她也不就更可以像真的已嘗着那福樂了嗎？有一次，她實在忍不住了，推了幾下都不醒，她就去撥那眼皮。小二是醒了，但立即在她光赤身上打了一下，並罵着說：

『不要臉的東西，你這小淫婦！』

這能怪小二嗎？小二是整天走了那麼多的路，做了那麼多的事，是疲倦使他躺下來的。而在他自己，一個正在年盛力強的男人，他又那麼喜歡阿毛的，豈有不願去討好阿毛，而讓阿毛感到不滿？譬如幾個夜晚，他被阿毛轉側的聲音所擾醒，而他就抱過阿毛

來，阿毛溫柔的身體又鼓舞了他，他不覺就在他妻面前很放肆了。

若是阿毛是真的感到須要這性的安慰，那阿毛自然會很有精神的來回報小二了。但阿毛卻又覺得小二是欺了她，可是她又不反抗，因為太忍受了，反更覺得傷心，這是當小二醒時，也許她正又在想到失意的事在很灰着心呢！

小二看到她冷淡，也無趣，有時又要罵着她幾句。

並且常常當她一向他說起種田不好時，他也要罵她癩。他問她到底要什麼事才好，她又答不出話來。

小二縱不必定要有那遠大的志願，而像他妻一樣，是只企望在有那末一天也會被人看得起些，小二總也該特爲他妻生出一種超乎物質的愛來，或者那正在苦咬着慾望的焦愁的心，會慢慢從另一方面得到另一種見地，又快快樂樂的來生活也有之的。然而小二是一個種田的人，除了從本能的衝動裏生出的一種肉感的戲謔和魯莽，便不能了解其餘的事，連想使他變得稍微細緻點，去一看他妻的不好言笑了的臉，他都不會留

心到與在新婚時有什麼變異。自然，在這情形下，已成爲一個有貪慾的他的妻，竟從此把他推遠了去，是可能的事。

五

阿毛真的對於小二就起了劇烈的反感嗎？不呵，無論她已成爲在她那種階級中，那已是一個勇敢的英雄，不安於她那低微的地位，不認命運生來不如人，然而她卻並不真的認識了什麼，她只有一縷單純的思想，正如許多女人一樣。她的環境告訴她不能恨丈夫，所以她依舊常常受人蹂躪；同時又因爲她不了解人們定下的定義，背叛了丈夫去想到別的男人是罪惡，所以她又不知不覺中落在那更其不幸的陷網裏，而其不幸是更苦惱了她。

早先她把所有的希望都建築在小二身上。這根據可以勉力使她去忍耐做她已有怨懣了的事。但是，慢慢的，她便覺得這希望是比夢還渺茫。而且小二一點也不能鼓起她

再有此希望於他的心。這根據既失了憑藉，她自然是深受到那失望的苦緒，而對於一切，又都澈底的灰起心來。現在是雞生了蛋，也沒人管，蠶子正在上山的時候，而桑葉總換不及。阿婆和大嫂幾乎整天都在竹箔邊，飯又弄得潦草，屋子又髒，所有的事都失了次序。有天晚上阿婆實在生氣了，大聲嚷着：

『別人養了兒子享福，我就該命苦，還要服事媳婦！』

公公也知道是罵給阿毛聽的。公公又不知道阿毛真懶散得怕人，只看到許久都是很勤快的，而忽然又那樣罵着人，反替年小的阿毛有點不平，所以他淡淡的說：

『阿毛！你假使有了什麼病，你就說吧！』

阿毛是仍然懶於去回答。

『哼！病！在我們家很有着人去嬌寵的小娘子，怎麼不會有病！既然是那樣嬌嫩，就躺着去吧，橫豎有人來孝敬的！哼！到底是害了什麼病——莫不是懶病？』阿婆一口氣說完了，又打着冷笑。

正在洗脚的小二，覺得母親好像連自己也很着了惱似的，並且自己不來理這事，也決不會就停止了。他討好的也大聲的嚷着：

『媽啦個B，不做事，就替我滾回去！』

阿毛把眼張開來望了她丈夫一下，又把眼闔下來，什麼地方都於她一樣。她想，回去也成的。

不過阿毛並沒有回去，也許這又是錯，不久阿毛又犯着從前的老病了，而且更甚，一沒有事，就忽忽忙忙的站在屋外，看山路上上下下的人。她左邊那高處的房子裏，也搬來兩家像她右隣的人。他們進出又得走過她院壩，她常常等在那路口邊去仔細看，現在她只看那衣飾了，她已不甚注意那臉蛋，覺得倒是走路時的姿態，反惹人愛慕些。所以在晚上，在黑的院壩裏，她常常踏着脚尖去學；學得似乎很像了，她就更不安。爲什麼自己就永該如此？阿招嫂曾告過她，那些女人都是在學校唸過書的。但阿毛一想，橫豎也一樣，未必她們唸過書，就會不同於自己。未必她們會歡喜穿粗布衣，燒茶煮飯，任人看不起？未必

她們也不會只希望嫁的丈夫有錢而自己好加意來打扮並且阿毛也不自量，阿毛不懂得所謂書是如何的難唸，她以為如若她有錢，她自然也會唸書，如同她也會打扮一樣。

現在她把女人看得一點也不神奇，以為都像她一樣，只有一個觀念，一種為虛榮為圖伏樂生出的無止境的慾望，這是鄉下無知的阿毛錯了！阿毛真不知道也有能幹的女人正在做着科員，或幹事一流的小官，使從沒有嘗過官味的女人正在滿足着那一二百元一月的薪水；而同時也有着自已燒飯，自己洗衣，自己嘔心嘔血去寫文章，讓別人算清了字給一點錢去生活，在許多高的壓迫下還想讀一點書的女人——而把自己在孤獨中所見到的，無朋友可與言的一些話，寫給世界，却得來是如死的冷淡，依舊又忍耐着去走這一條已在這純物質的，趨圖小利的時代所不屑理的文學的路的女人？

若果阿毛有機會來了解那些她所羨慕的女人的內部的生活，從那之中看出人類的淺薄，人類的可憐，也許阿毛又非常安於她那能忠實於她的生活的一切操作了。

阿毛看輕女人，同時她就是一切女人的造化之功，加之於男子了。她似乎是這樣以

爲，男子的好和歹，是男子自己去造成，或是生來就有一定。而女人只把一生的命運繫之於男子，所以阿毛總是那樣想：『假設他也正是屬於那一流穿洋服，拿手棍的人，就好了。』

然而這希望是無望，阿毛也早就不再去希望了的；所以她現在只是對於每個逛山的男人，很細心的去辨認，看是屬於那一類的男人，而對於那穿着闊氣的，氣概軒昂的，則加以無限的崇敬。至於女人呢，她已只存着一種嫉妬，或拿着來和自己比擬，看是否應不應有那兩種太不相等的運命。

慢慢的，她就更浸在不可及的幻夢裏了。

六

白天，她常常背着家人跑到山上遊人多的地方去，不過從始至終永久都沒人去理睬她。她總希望有那末一個可愛的男人，忽然在山上相遇着，而那男人就愛了她，把她從她丈夫那裏，公婆那裏搶走，於是她就重新做起人。她又把那所應享受的一切，夢繼續的

做下去。她又糊塗，又少見識，所想的又脫不了她所見的一些根據，有時竟想出許多極不相稱的事。然而她依舊在山上走，希望憑空會掉下什麼福樂來。或者不意揀到一個錢包，那裏面正裝得有成千成萬的錢，拿這錢去買地位，去買衣飾，要怎樣，便怎樣，不也是可能的事嗎？但那錢包似乎別人都抓得極緊，而葛嶺上也決不會有金窖銀窖等着阿毛去挖。因之，阿毛失意極了，也辛苦極了，反又興奮着，夜晚長久不能睡，聽到枕畔的鼾聲，更使得她心焦。性子不覺的也變得很煩躁。譬如，阿婆罵了，就乘機來痛哭；嘔了一小點氣，總要跑到院牆裏大柳樹下去抹淚，連公公也看不過，常常嘆息。姪女們看見她沒有一點喜悅相，也不去惹她。大嫂總嫌她懶，跑到隔壁家去數說。三姐再也不轉來了。就是三姐轉來，也只能更給阿毛一些不平嗎？阿毛是除了那夢幻的實現，什麼也不能給與她的需要。

那夢幻終於來了，但於阿毛是得的什麼呢？

一天，阿毛正穿一件花布單褂在院牆裏迎風坐着，那黑兒就汪汪的吠了起來。轉過身來，阿毛正看見開壁洋房的那一對還和另外一個頗高的男人從溪溝那邊越過她這

邊來。她於是就站起身來看。那女人，只穿一件長花坎肩的女人，舉着那柔嫩的，粉紅的手，就朝阿毛搖了起來。阿毛不知那另外又送過來的笑臉是什麼意思，心怦怦的跳，臉就紅了，也不知怎樣去回報才對。

三個人很大方的就走上她坪壩了，並朝她走來，她起先非常怕，看着幾個異常和氣的臉，也就把持住了。

「你姓什麼？我聽見別人叫你做阿毛，阿毛是你的名字，是不是呢？」女的那個更走近了她。

兩個男人在互相說着阿毛連一個字也不懂的話。

阿毛臉紅紅的點了幾下頭。

女的繼續又來問着她的家裏人，和她的年紀。

阿毛只覺得在那兩對正逼視到自己渾身的眼光的可怕。阿毛想躲回屋子裏去。忽然她又想到莫非那男子，就是她所想像的那個，於是她心更跳了。她望了那人一眼，頗高，

很黑，扁平的臉，穿着的却非常講究。阿毛眼睛似乎正有着什麼東西在燒着一樣，焦痛得又垂下來了。她這時只想就隨着那人跑去就好，假設那人肯遞過一隻手來的話。時間在她似乎非常走得慢了，她擔憂着，深恐她會被什麼人瞥見了會走不成。其實阿招搜就在門邊瞧，团团還在院墻那端玩。而阿婆這時也看見了，走出屋來就喊她。

她一聽到喊聲，就又朝那男人望了一下，好像含了無窮的怨懟一樣。那女的呢，却反走在阿毛前邊，在同阿婆招呼。阿婆也笑吟吟的走了攏來。阿婆又令她搬幾張矮椅來給客坐。兩個男人也同阿婆說得很熟了。

閒話說了半天，那女人的機伶丈夫望了阿毛一眼才，又向阿婆說：

『我們想拜託你一件事，希望你總要幫到這個忙……』

『總要竭力的，請說是什麼事吧！』阿婆不等別人說完，插着來說話，顯然很有興味的樣子。

那人又躊躇了一下才又接着說下去，其餘兩人都含着微笑在聽他說。

『這位先生，』手拍了一下那黑高個兒。『是住在哈同花園，是國立藝術院的教授，是教學生畫畫的。現在他們學校想請一個姑娘給他們畫，每月有五十幾塊錢，這事一點也不要緊的，沒有什麼難為情，我們覺得這位姑娘就很好，不知你們肯不肯答應？』

阿婆臉色變得很快，但又爲了在閩人面前，依舊又裝着笑，說是阿毛有丈夫的人，怎麼能做那樣營生，於是他們又解釋那職業，且保證說那裏的人都是規矩不過的。

阿毛自己是什麼也不懂，只以爲那男人一定是愛她，才如此說，聽說又有錢，更願意，及看見阿婆總不肯，心就急了，並且那幾人覺得既無望，站起身也就預備走，阿毛忍不住就叫了起來：

『我要去的！我要去的！爲什麼不准我去？』

阿婆一掌就把她打在地下了。當她抬起頭時，她還看見那男人最後投給她一個抱歉的眼光。

這夜小二也非常咆哮的打了她，公公也罵，所有的人又故意給她看一些輕視的眼

色。阿毛哭也不哭，好像很快樂的挨着打。

七

這能說她是一生來就是如此溫柔嗎？恐怕光靠性情不會撒賴，未必就能如是忍耐。那接連落在身上的拳頭。她實實在在在咬着牙齒笑。有那末一種極蠢的思想正在鼓舞她去吃苦呢；她總覺得拳頭越下來得重，她的心就跑去得越遠，遠到不可知的那男人的心的處所去了。並且這痛也好像是正爲了那歡喜自己的男人才身受的，所以倒願意能多挨幾下也好。而在第二天，天還沒亮的時候，她又振作起她的希望，朝山上跑去。

一口氣就跑到喜雨亭。山上一個人影也沒有，鳥兒還很安靜的睡在窠裏。湖面被霧氣籠罩着，似一個無邊的海洋。側面寶石山的山尖，也隱沒在白的大氣裏。只山腰邊的叢樹間，還依稀辨出是正隱現着幾所房屋。阿毛凝望着瑪瑙山居的屋頂，她把所有的能希望的力，都從這眼光中擲去。她確確實實在夜深時候，還聽出他們所傳出戶外的笑聲，而

她又斷定那笑聲中是正有一個聲音是她所羨慕的那高大男人。她等着他來。她在喜雨亭默等了許久，而他竟不來。霧氣已看看快消盡了。白堤已迷迷糊糊在風的波濤中顯出殘缺的影。於是她又向絕頂跑去。她似乎入了魔一樣，總以為或者他是已先上去了。既至跑過抱樸廬，又到煉丹臺，還不見人影。她已微帶了失望的心情，慢慢又踱上初陽臺。初陽臺上是冷寂寂的，無聲的下着霧水，把阿毛的頭髮都弄潮溼了。這裏是除了十步以外都看不清，上，下，四週都團團圍繞着像雲一樣的東西，風過處，從雲的稀薄處可以隱約看出一塊大地來，然而後面的那氣體，又填實了這空處了。阿毛頭昏昏的，說不出那恐怕來，因為非常之像有幾次的夢境，她看見那向她亂湧來的東西，她嚇得無語的躲在石龕子裏，動也不敢一動。正在這時，她彷彿又看見那路上，正走來一個人影，並且像極了她所希望的人，於是她又叫着跑下去，然而依然只有大氣圍繞着她。她苦惱極了，她慙極了，却還打着勇氣從半山亭繞到赤壁庵。庵裏蹣出兩條大黃狗朝她亂吠，她才又轉到喜雨亭。到喜雨亭時，白堤已顯出在灰色的湖水裏，而瑪瑙山居的屋頂是更清晰的，又被許多大樹所

遮掩的矗立在那路旁的山嘴上。她看着那屋頂又傷起心來，而且哭得很利害，大聲的抽咽着。

她想起昨夜的挨打，她不知這打是找不到償還的。她很恨，又不知恨誰，似乎那男人也不好。而阻礙她的是阿婆，是所有人，實實在在確是小二阻礙了她。如若她不嫁，那自然別人不能借口她是有丈夫的人而拒絕別人，她真有點恨小二了。她又無理由的去恨那男人，她爲他忍受了許多沉重的拳頭，清脆的巴掌；並且在清晨，冒着夜來的寒氣，滿山滿谷的亂跑，跑得頭昏脚腫，而他，他却不知正在什麼地方睡覺呢。既然他並不喜歡她，爲什麼他又要去捉弄她？現在她是不知怎樣來處置自己了。當她趁着一點點曙光跑出家門來時，她是沒有料到她還該帶着失望和頹喪又跑轉家門去的。但是無論如何她總不能便留在這山上而不去。假使竟像她所想的，那男人便在這有着濃霧的清晨而把她帶走不是頂好的事嗎？

霧還沒向山頂退完時，紛紛的細雨就和着她的淚一同無主的向四方飄。葛仙祠的

老道士在這時跛着草鞋下山來了，是往昭慶寺去買豆腐的，看見阿毛坐在石磴上不住的哭，就問：

「一清早，什麼事跑到這裏來哭，小心受涼了，要病的！」

阿毛覺得有人正在可憐她，反更傷心了。

道士等了她半天，不見她答應，而且哭得更有滋味一樣的，便手套着竹籃，從石級上又走下去，口裏一邊說：

「好，我去叫小二來。」

「求你！不要說，我馬上就回去。」她跳起了一把抓住了那道士。看見他已點了頭，自己才向山下跑去，但立即又轉過身來，加上一句叮嚀：「青石師父！求你呵，不要說起這回事吧！」

於是她一邊拭着淚，一邊連跑帶跳的回到家裏去。

小二問她到什麼地方去了，她說到廁所，砰的一下，小二又打了她：

『你這媳婦，又扯謊！我就剛從廁所來。』

她不做聲，轉到廚房去煨早粥。打開廚房的側門，她看見隔壁那粉紅窗帷還沒掀開，依舊靜靜的垂在那兒。

第三章

一

自從這次挨了打後，阿毛就不再挨打了。雖說阿婆還是不快活她，却找不出她的錯處來。小二有時覺得她近來更其沉默了，又瘦得可憐，想去問問她是否有病，而又爲她的冷淡止住了。說恨她沒有講話，又說不出口，所以小二只好也默着。常常當兩夫婦單獨在一塊，阿毛就裝睡着。小二也知道，有時受不了那靜默，就站起身走到院壩去。在阿毛自己看來，或是在什麼人眼中看來，她都太夠柔順了。然而在家庭的空氣中，總還保留着一種

隔閡，如同在平地上的一道很深的溝。就是說無論阿毛怎麼在耐心的操作，那耐心却只能表白出她的心，的倔強，而阿婆，大嫂……一切人都看出那個強的心，是跑得離這家非常之遠了。

其實在她自己呢，她是不願再計較到這些事了。她也不再希望，她覺得一切都無望。她想：『也好，就如此過一生吧！像我一樣的命運，未必會沒有！』

然而她却並沒有就不再繼續她的夢幻。從前在這夢幻中是緊咬着一顆跳躍的心，極望那夢幻的實現；現在呢，現在却只圖能在夢幻中吐出一點快樂的甜意，作為在清醒時所感到的悲涼的慰藉就算了。但在夜靜後，所現出的一絲笑意，能抵得從夢境裏醒來後的一聲嘆息嗎？那縈迴流盪在黑暗的小房中的嘆息，是使得她自己聽來都感到心悸，而又流着淚，她自己也是也不懂為什麼那嘆息會發出那樣悲淒的音。

無論什麼人都是如此，在一種追求中去生活，不怕是苦惱得使你發癲，然而這苦惱却在另一方面又含有別一種力去安慰你那一顆熱中的心。只是像這種，像阿毛一樣，只

能在無人去擾攪她時，爲自己願意找點可暫時麻醉去悲苦的心靈，而便特意來浸沈自己在一種已認爲不必希望的美滿生活的夢境裏，真是想不出補救的可憐！

阿毛偶爾也一望那對屨的人，常常穿一件大衫在遊廊喂鳥食的女人，不過瞬間她就掉轉眼光來，似乎怕看見什麼可以刺痛她心的事物。

更其使阿毛不願常見的，還是住在阿毛左邊山坡上的一個蒼白臉色的年青姑娘，她常常斜倒在一個世界上最和善的美貌男人的臂膀裏，披着一雙嫣紅拖鞋，在碎石的曲折的小徑裏，鏗鏗鏘鏘的漫步到阿毛她們的院壩邊，站一會，或者坐在路旁的巖石上，兩人總是那樣細細柔柔的談談講講，然後又擁着，更其悠悠閒閒的走回去。並且幾乎每天她和他都要並坐在一張大籐椅裏，同翻着一本書，或又諧和着高低音在共唱着一首詩歌。也許阿毛是由於覺得她是太幸福了，所以怕看見她，怕看見了她，會相形出自己的不幸來，又感到傷心，阿毛總也願意自己能快樂點才好。其實，那女人卻正感到比阿毛更其應該的難過，因爲她的肺病是很重了。不過在阿毛眼中看來，即使那病可以治死她，也

是幸福，也可以非常滿足的死去。

阿毛不願出去玩，是怕看見一些足以引自己又陷在無望底希望的悲苦中去。阿毛也不願和家裏人以及阿招嫂等談講，是怕讓自己更深切的懂得她自己也正是確定屬於她們那階級的人，並且還常覺出她們的許多僥倖處。所以她是終日埋着頭做事，做完事，就呆坐着，或呆躺着，簡直不像從前終日都徜徉在這裏，或又躲躲藏藏的在那裏了。

一一

阿毛病了。她自己是不知，她不知道她發青的臉色是比那跛着拖鞋的女人的蒼白還來得可怕。她整夜的不能睡，慢慢的便成了習慣，就等到燈一熄，神志反清醒了。於是又恣肆的做着夢去。天亮時，有點覺得疲倦了，但是事情又催促她起來，她不願爲了這些又去讓阿婆罵她懶，她又並不覺得那些操作會有什麼苦，有時又故意讓柴去劃破自己的手，看那紅的鮮血一顆一顆的冒出皮膚來。又常常一天到晚都不吃一口飯。有天小二

實在忍不住了，就問她。辭色之間是非常現着憐惜的樣子。

沒有人去理會她，她也並不知道有病；但一有人去體惜她，她就又覺得真的是已病得很深了。因為太悲痛了自己的得病，便又似乎應該去怨恨許多人；這病總不是她自己歡喜牠而尋找得來的！她看着小二那忠厚的臉就怪聲的笑起來：

『放心！我不會馬上就死去的！』從那直向小二射去的兩道眼光，却明明是顯出那怨毒的意思，而且話也是如此話。『放心！總有一天我就會死去的！』

她自己毫不思量的把話亂投過去，小二自然是正如她所願的感出那話的鋒芒了。而她自己就會好過些嗎？當她未曾說話以前的心境，也許還平靜點；爲了那言語迸出得那樣傷心，又加上從空氣中再傳來那音調的抖顫，反把那種本不甚悽愴的情調，更加濃了。她好像真的又覺得是沒有一個人不樂意她死的。而這病就是這所有一切人的對於她的好意，她忍不住又要哭，垂下頭去撫弄那短衫的邊緣。

小二本是一番好意向她，而得來的却正是相反的惡笑，心也恨了，只想罵她；又看見

她那低着頭默坐着的樣子，顯得也很可憐，便制住他自己的怒氣，大踏步跑出去了。

如果小二能懂得她的苦衷，跑過去抱起她來，吻遍她全身，拿眼淚去要求，單單爲了他的愛，去一珍惜她的身體，並發出千百句誓言，願爲他們幸福的生活去努力，那阿毛又重新再溫暖起那顆久傷的心，去再愛她的丈夫，去再爲她丈夫的光明的將來而又快樂的來生活，也是不可知的事。無奈小二，他只是個安分的粗心的種田的人，他知道妻是應該來同着過生活的，他不知道他却還應該去體會那隱祕着的女人的心思。也許這又是阿毛的幸福，因爲在他那簡單的，傳統的見解上，認爲更是她妻的不對，更去折磨她也有之的：那末阿毛就可以永遠沉浸在她的夢幻中。

阿毛看見小二出去了，覺得他冷淡得很，簡直待她是非常之狠心，因此她更大顆大顆讓眼淚直拋下來。

後來阿婆也覺出她的病來，看見她茶不思，飯不想的，疑是有了喜，倒反快樂，也願意寬待她些了。覷着在無語把一雙手浸在涼水裏洗衣服的阿毛，這老婆子就大聲喊着說：

『放在那兒吧。今天你起得太早，去躺一會兒吧！』

家裏人又都似乎對待她很和平了，不過她依然還是那樣從不見一點笑容在臉上，讓人放不進一點好意去。

三

是八月的一天了，阿毛病還沒有好，她依然起得非常早，早得院壩裏還沒有人影來往。頭是異常的暈眩，她近來最容易發暈，大約是由於太少睡眠，太多思慮的緣故。但她還是毫不知道危險的一任這情狀拖長起去。譬如這早上，已有了很涼的風的早上，就不該穿着薄夾衣站在大柳樹下，任那涼風去舞動那短髮。而且她把眼睛就放在那清澈的湖水上，心更比湖水還盪漾在更遠的地方去了。看見在天空中飛旋的鷹鳥，就希望自己也生出一兩片強有力的翅，向上飛去，飛到不可知的地方去，那地方是充滿着快樂和幸福。所以她又常常無主的望着天，跟隨着那巨鷹去翱翔。鷹一飛得太遠了，眼力已不能尋出

那蹤跡，於是又把那疲倦的眼皮闔下來，大聲的嘆着氣。

她正凝望着那天際線出神的當兒，一隻手却拍在她肩頭，她駭了一大跳，原來是阿招嫂，也沒有理好髮，衣裳還是歪歪的披在身上。

她癡疑的望着阿招嫂，覺得她也瘦了些，她是自從七月裏分娩後就不常見了的。

「喂，你沒聽見嗎，是那兒來的哭聲呢？」

阿毛還沒答應出她有沒有聽見，阿招嫂又用力拍了她一下，「聽！」並且現着一付緊張的臉。

她覺得很可笑，什麼事該值得那樣去注意？然而同時她也聽見了，那哭聲真來得那樣悲痛那樣動人！

慢慢她們都聽出那哭聲正是從她們左邊那山坡上所傳來，阿招嫂又拖着她向那哭聲處走去。一直走到最後邊的一所洋房了。她已不敢再繼續去聽那激昂的狂亂的痛哭，不過她又不知抵抗的隨着阿招嫂走上那遊廊。房裏的聽差已看見她們，也沒有來禁

止，都木偶樣的站着。從靠東邊的紗窗望進去，她們看見那鋼絲床上，平平的無聲無息的躺着那蒼白臉色的姑娘，她的臉色是比平常更蒼白了，蓋一床薄花氈，眼睛半閉着，眉毛和柔髮，都顯着怕人的濃黑，那美男人呢，就掙扎在兩個年輕朋友的懷抱裏痛哭，硬要撲到那死屍身上去。阿毛望了那女人半天，想不出什麼來，只覺得那情景和哭聲忽然變成了一種力，深深的痛擊了她的心一下，便掙脫阿招嫂的手，跑回去了。

阿婆，大嫂聽說那嬌美的姑娘死了，都跑去瞧，也都帶着嘆息回來。整天，她們又都在談講到這事。

到下午，由幾個人抬來一口白木棺材，又聽到那更其放縱的可駭的哭聲。不久，又由幾個朋友送着那棺材出去了。阿毛坐在門邊看着那匠人在不平的石級上，很吃力的走下去，好像她自己的心也消失在一個黑洞裏面。

那棺材中，不就是睡了的阿毛所怕見的最以為幸福的人嗎？那病，那肺病，就真的不情的致死了她，使她不能不棄了她的一切福樂而離了塵世，可是她是不是像阿毛所想的，她

死是很滿足了的呢？

阿毛望着那慢慢隱滅去了的棺材，就是那女人最後的一點影，阿毛真想哭了，覺得一切都太可悲。一切的夢幻都可從此打碎去。宇宙間真真到底有個什麼？什麼也不有！頭來，終得死去！無論你再苦痛些也好，再幸福些也好。人一到了死，什麼也一樣了，都是毫無感受的冷寂寂躺在大地裏。那女人不是阿毛所最以為幸福的嗎？然而到現在，她還不是毫無所知的一任幾個穿短衣的匠人把她抬着，遠離了她愛人的懷抱，而抬到不可知的陌生地方去了？

從此，阿毛不再嫉妒那死去的人了，她也沒覺得那死是有什麼可憐。她只感到這一生是太無味。她想，假設她現在是處在一個很幸福的地位，她也不會不因了這女人的死而想到一切事去悲傷。

這一整天，什麼人都該看出阿毛是完全浸沉在深思裏過去了。

四

那可愛的蒼白臉色姑娘的死，給與阿毛思想上一個轉變，使她不再去夢想到許多不可能的怪事上去。不過她的病却由此更深了。而阿婆已知道不是喜，好像很惱了她一樣，時時要拿話來刺她，好在她自己並不在乎，也不把那些話放在心上。直到她實在不能起來的那天，她爲了不願把那空氣弄得不太安靜，她懇求的對小二說：

『拜託你，幫我一點忙，請阿婆原諒這個吧。我今天實在起不來，好不好讓我靜靜的躺一會兒？』

小二摸她的手，覺得異常燒熱，又瘦。本來已起身了的他，又倒下去吻了她一下，並去摸她全身，身上也如手一樣的熱，微微的漬着冷汗。小二覺得她很可憐，又覺得自己很抱歉一樣，好久都不很理會她了，只因她癖性怪，自己不好說話。小二撫慰的向她說：

『不要緊，你放心，多躺躺吧！我明天會替你請個醫生來看看。』

她只悽然的一笑，又有聲無力的回報了小二一個「嗷……」

到第三天，她父親，阿毛老爹也來了。老人家依然很健壯的走了來，同親家還沒交換上三句話就到阿毛床面前了。阿毛把手遞給他時，兩人都哭了，都說不出一句話。相別還不到一年，而他以為可以放心嫁出去的活潑女兒，是變到他一眼已認識不清的一個無生氣的瘦弱女人了。他哽咽的說：

「唉……我害了你！現在我來接你，你跟我回去吧！呵，阿毛，同爸爸回去呵。」

阿毛緊緊的抓着她父親，眼淚亂流，想能同着父親回去也好。然而最後她又搖頭，說什麼地方都一樣；又說父親難得來，她病還不知會好不會好，來了就多住幾天，讓她多看他也好的。

父親很傷心的依着她的話暫時留下，不過，只住到第三天，他便發誓他寧肯死，他願住在這兒了，他受不了她那種沉默！他看她無聲的流着淚，又找不到她的苦痛，問也問不出。於是他苦惱的忍着心回去了。

醫生來過一次，看不出什麼病，開了一個藥方也就去了。

阿婆總說不出對於她的不滿來。又疑心她向她父親說了什麼歹話去，所以他去時是現着那樣不痛快的臉；又疑心小二也偏護了她，接連兩個晚上都睡得非常遲。

其實，只過得兩天，小二仍然不很留心了。夜晚，黑寂寂的，她不再想起許多事，因之，只望天快亮，聽到點外邊的鬧聲，把心事混過去就好。但夜又長，等着等着，她說不出那苦惱來，她很希望那庵裏的徹夜的木魚聲會傳來，那單調的聲音不是很可以催她暫時睡一下嗎？或是有點別的什麼響聲也好，好把她不定的心又引開一下去。

五

有一夜，當她剛剛想到一個人死去的事，而傷心起來，而長長的嘆了氣後，那聲響，那淒惻的聲響，是她從前有一夜聽過的，就從她右隣的人所單奏出的提琴聲，那歌調在那絃上是發出那樣高亢的，激昂的，又非常委婉淒惻的聲音，阿毛又想哭了。她從前懂不了

那音節的動人處，爲什麼會抓着一個人的心，使你期然的隨着牠的悲楚而留出淚來。現在呢，她覺得那音調是正諧和於她的曼聲的長嘆，那末，在那音調裏面所顫慄着的，是不是也正同於她的那顆無往而不傷的心呢？

她懷疑得利害，到底那對無憂的美夫婦，爲什麼要在這夜深奏出如許動人的哀音？她拚命掙起來，走到屋外，從玻璃窗望去，在明亮的電燈光底下，她把那女人望得清清白白的！那女人，她披着一件紅的大衫，蓬亂着一頭短髮，手抱着一件東西，狂亂的搖擺着她半身。那聲音便從那不知名的東西上所發出。忽然，那女人猛的又擲了那東西，只聽見砰的一聲，連女人也倒了下去。許久，許久，又都寂然。燈光從牆上反射出很明亮的光照到好遠。

阿毛很想跳到對面去，抱起那女人來哭。那女人曾和她談過一次話的，是如何的和愛近人呀！爲什麼她也會獨自在夜深如此的悲苦？她不是也現得幾多幸福的麼？

阿毛在露水很重的夜裏站了許久，心就盤旋在那間精緻的，倒有一個美女人在地

甌上的房子裏，直到阿婆的咳嗽，才又驚醒了她。她只得又勉強一步一步慢移回房去。她本只以為幸福是不久的，終必被死所騙去，現在她彷彿又以為根本就無所謂幸福了，幸福只在別人看去或羨慕或嫉妒，而自身是始終也不能嘗着這甘味，這又是她剛從這個女人身上所發現的一條定理。她輾轉思量了一夜，他覺得倒不如早死了好。

六

這夜過後的第二個夜晚，小二剛睡熟，便被他妻的轉側所擾醒。她揪着被角把身子彎成一團，不住的喘着氣。小二也駭倒了，一摸她，滿頭渾是汗，身上也是的。而且剛當小二的手一觸着她時，她從咬緊的牙關放出一聲尖銳的叫。但小二再問她，她又默然了，且強制住那喘氣。

小二起身去把煤油燈點亮了。她兩眼直瞪着，兩手緊壓住肚子。小二再三問是不是肚子痛，她才點了一下頭，立即又大聲的喊道：「放心！不要緊的！」

一陣已比一陣利害，臉色慘白得怕人，於是小二去敲前房的門：

「大嫂，大嫂，請起來一下，阿毛病得很利害了呢！」

大嫂看見她時，直叫了起來，只喊：「怎麼了，怎麼了，你，阿毛？」

大哥也走了來看，阿毛把被角咬着，手扳着床緣，直望着他們搖頭，意思是說不要緊的樣子。

這時阿公阿婆都醒來了，阿毛也強制不住，時時大聲的叫喊着。小二去替她撫摸，她猛然推開他的手去，並且叫道：「不用！不用！水！拿點水來！」

小二捧過水去，她一下就吸乾了。但更呻吟了起來。大哥斷定吃了什麼東西，問她，她還是亂搖着頭。

阿婆又嚷起來，說是好好的人，要吃什麼東西來駭人，反威逼她說出。

不久，她又平靜下去，弱得一點力也沒有，小二走攏去握着她，她又哭了，她嘶聲的說：「原諒我吧！遲早我總得死，現在死了，免得長年躺着來折磨你。我不好的地方，你就

忘掉了吧……」

她又把眼光望到大嫂去，微笑的點着頭，說：

「謝謝你一切，阿毛死了，來生投報吧！」

大嫂倒被她的樣子弄得也哭泣起來，勸着她不要焦急，病總有天會好的。

但猛的她又劇痛起來，她在板床上打着滾，口裏叫着：「痛死我了！痛死我了！」

小二用力的去抱她，扳着她問：

「說呀！你吃了什麼了？」

她啞聲的嘶喊着，又怪聲的笑了起來，在墊被下抓出一大把火柴桿來拋出：

「是的，我吃了！我吃了！我現在就會死去！我現在就會死去！」

大哥披上鞋就朝昭慶寺跑去趕醫生。

但等不了醫生來時，她已在狂亂的翻滾中，又把自己毫無聲息的攢在床上了，大張

着口，朝上面呆望着。

小二走上去：『阿毛說，爲什麼你要尋短見？』

『不爲什麼，就是懶得活，覺得早死了也好。』

小二還想再去問，她作了一個手勢，小二就停止了。這時從右隣又傳出那動人的哀音。她咕嚕着：『唉！什麼事都從此完了！』

小二再去看她，她已死了。在肚腹間還不住的起伏着。

於是一片哭聲號咷起來。同時，那提琴聲就又慢慢低沉下去，且戛然便止住了。

最後一頁

自從剛到上海，知道了有人肯印這本書之後，就湧起了許多感想，在自己是覺得有非向讀者說不可的。然而，時間一拖下來，到現在，我懂得了這是不必須的。我不願我只能夠寫出一些只有淺薄感傷主義者所最易於了解的感慨。在作法上，我既不能正面的或反面的來替自己誇張，而書也印出來了，更不必向什麼人來致歉衷了。我也不再希望那些批評者來向我唱過分的，不切實的讚歌，也不再希望那些爲貪圖換一兩張書券而寫出的一些含混的，不負責的攻訐，所以我是已再找不到我曾有過的來寫這書的序文的熱心。

不過在我個人一方面，這書算爲我生活中的一個紀念。不敢說是便把來獻贈給我的蘋，因爲我沒權力說這句話，我不能翻悔說我沒整個會自甘任他佔有。但爲了他給我

寫這書的動機和勇氣，我願做爲了我另外的一部分，在蘋的心上，是奢望着要盤據一個地位的。

末了，我要向一些會勉勵我而且希望着我的先生們，女士們，尤其是我的母親致謝。爲了這些好心，縱是自己毫不能自信，也要努力下去的。

九月八日。

民國十七年十月初版發行
民國二十一年五月四版發行

實價大洋七角五分

(實價不折不扣
外埠酌加寄費)

“在黑暗之中”

[本及普]

有著作權不許翻印

著者 丁玲

發行者 上海東百老匯路仁興里
杜海生

印刷者 上海東照華德路餘慶里
美成印刷公司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九五號 開明書店發行所

分發行所 廣州惠愛東路
湖北楊梅竹斜街
漢口鼓樓北山路



1